

福建乡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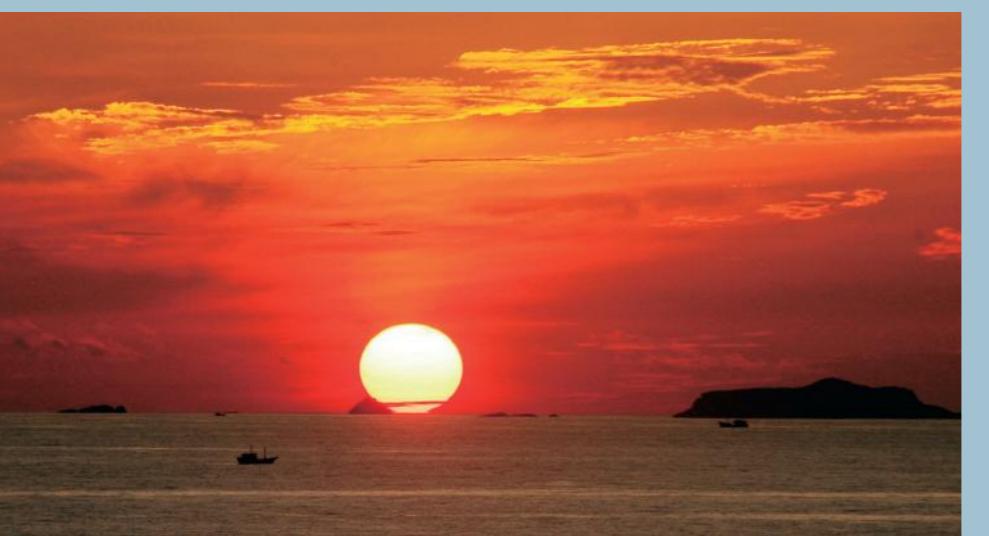
福建乡土

2024.1 总第181期

2024/1
总第181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 35-1056/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6-074X
RMB 15 元 HK\$ 15 元

ISSN 1006-074X
9 771006 074067
03>



▲西台岛海上日出



▲福鼎西台岛雨伞礁



▲霞浦四礵列岛（南礵岛）

◎ 魏勇摄影作品 ◎





主 编：刘 泓
执行主编：周而兴
副 主 编：卢秀琴
责任编辑：张春强
美术编辑：晓 林

《福建乡土》杂志
主管主办单位：中国民主同盟福建省委员会
编辑出版单位：《福建乡土》编辑部

国内统一刊号：CN 35-1056/D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6-074X
投稿信箱：fjmmxt@163.com
电话：0591-88016752(编辑部)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Q6796
国内发行：《福建乡土》杂志社发行部
地址：福州市湖东路276号同心楼四层
邮政编码：350003
网络查阅：博看网 www.bookan.com.cn
印刷：福建省地质印刷厂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定价：人民币15.00元 港币15.00元

目录

2024年1期

卷首语

◎八闽长廊◎

- 2 平和烟火的蓝 / 小 山
5 窑 变 / 莫 沽
8 唐开元二十九年的曙光 / 郑建光
11 福州的“茶马古道” / 戎章榕
13 逶迤驿道逐云天 / 缪淑秀
15 飞舟跨海战海坛 / 杨国栋

◎神州广角◎

- 18 新疆三题 / 张江丽

◎人物述林◎

- 20 一生进退关社稷 / 云中山
22 盛均：开永春科第之先 / 王炜炜
24 先生在我心中 / 薛晓燕
26 追忆不可忘却的良医 / 李晟昱

◎山水走笔◎

- 30 花封别径 春染乌山 / 欣 桐
31 一条路的风景 / 赵玉明
33 烟雨君山 / 林宝华
35 石码，石码…… / 雪玲珑
37 福自德田种 / 张国琳
40瀛洲河印记 / 江枝铃
41 走进下党 / 江旭升

◎海峡茶道◎

- 42 “一代完人”与茶饮 / 林长华

◎诗苑撷英◎

- 44 在须弥山石窟（外一首）/ 年微漾
44 星光的倒影 / 郑泽鸿
45 青松，是青山的主人
——谒访古田会议会址 / 吴伟平
45 匡山颂（下）/ 张冬青
45 高峰谷秋吟（节选）/ 马 乔
46 坐着台阶上的列车开进深秋
——阿尔山行记 / 念 琪
47 群山呼吸，脚步轻盈 / 赖翠伟
47 永远的星座 / 荷 露
47 武夷秀色 / 江水一湾
48 归去来兮——深切悼念余光中先生 / 丁瑞武

◎闽江杂谭◎

- 49 乌石山三十六奇 / 万小英
53 一个老军人的冶山情怀 / 林 哲
56 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大电影浅谈 / 蒋羽宁

◎文踪纵横◎

- 58 半山可望一江春——读吴睿的诗词 / 汤伏祥
62 根植想象，意象的王国——读吴友财诗集《光速》/ 林育辉

◎美食天地◎

- 64 热辣澎湃武夷山 / 陈文波

◎翰墨清韵◎

- 66 妙笔出华章 醉墨达古意 / 林耀琼

封面：花封别径 / 陈 奇

封二：福建文艺家风采 / 陈丽宇

封三：福建文艺家风采 / 方 希

封底：魏勇摄影作品

卷首语

年初，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时刻。《福建乡土》2024年1期，以福州乌山“花封别径”的美景为封面，扑面捎来大地迎春、万物复苏的气息。

品读本期作品，如煦阳朗照八闽大地，温暖心田；如春风吹拂闽江两岸，滋润清爽。无论是山水走笔、人物述林，还是茶道叙事、诗心行吟，抑或随感杂谈，文踪纵横，倾情描述，给人以“揽一程山水，盈一袖书香”的感受。

福建民间制造陶瓷历史悠久，在与海外漫长的交流过程中，输出瓷器是海丝之路的大宗物品。【八闽长廊】专栏中，知名作家小山的《平和烟火的蓝》美文，以流畅的笔触，围绕“蓝”这一核心意象，通过叙写柚子花、林语堂故居、水路花山溪等与“蓝”有关的景物，溯古追今，生动描述平和县南胜镇烧窑造瓷的历史。再现明末清初装满瓷器的小船，从花山溪顺流而下，进入九龙江，抵达月港、韩江……运往日本、荷兰、西班牙等国家的情景。文章传递了作者对平和瓷窑重新点燃熊熊窑火的希望和期待。

莫洁的《窑变》，以清新淡雅的笔调，富有画面感的语言，生动描述屏南县制硃师吴观应父子对硃器制作技艺的热爱与坚守，以及他们在制作硃器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让人感受到对传承传统工艺的珍视和推崇之情。

郑建光在《唐开元二十九年的曙光》中，撰写唐开元年间古闽越人后裔高伏率领部落开拓尤溪县的史料，戎章榕在《福州的“茶马古道”》中叙述大义河边船尾村“茶马古道”的故事，让人耳目一新。

【人物述林】栏目中作家云中山的力作《一生进退关社稷》，以精炼生动的文笔描述民族英雄李纲的事迹，映射出文武双全的李纲忧国忧民、忠烈耿直的大无畏精神。王炜炜的《盛均：开永春科第之先》中叙写的历史名人盛均，以及李晟旻的《追忆不可忘却的良医》中描述的良医黄良谋，笔致娴熟生动，历史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山水走笔】栏目中佳作迭出，其中有欣桐描绘的花封别径，春染乌山景色；有赵玉明追叙的榕城交通干道六一路的风景与路上的经历；有林宝华记写烟雨中的君山盛景，以及君山村落的往事；有雪玲珑描叙石码古镇的变迁；还有江枝铃追忆的瀛洲河印记等等。笔调轻盈，文字欢实，娓娓道来，倾力描述，增强了山水随笔的感染力。

福建种茶历史悠久，茶文化底蕴深厚，茶文化与历史名人也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海峡茶道】专辑中林长华的《“一代完人”与茶饮》，叙述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文学家、民族英雄黄道周一生爱茶，以茶育人、以茶倡廉、以茶敬贤、以茶励志的故事。文笔流畅，描绘黄道周这位清官形象令人敬仰。

本期【诗苑撷英】刊发了年微漾、郑泽鸿、吴伟平、张冬青、马乔、念琪、赖翠伟、荷露等诗人作品，内容有山水远方、有老家故里、有忆念亲友，文采飞扬，诗意盎然。

【闽江杂谭】栏目中万小英的《乌石山三十六奇》，林哲的《一个老军人的治山情怀》；【文踪纵横】中汤伏祥的《半山可望一江春—读吴睿的诗词》评论，林育辉对吴友财新诗集《光速》的解读；【美食天地】中陈文波的《热辣澎湃武夷山》，以及【翰墨清韵】中林耀琼的《妙笔出华章 醉墨达古意》佳作等等，亮点纷呈，值得品读。

平和烟火的蓝

文 / 小山

七年前我去平和县，是因为要看柚子花。

在果园里终于见到了柚子树枝头上乳白色一簇一簇的小花，我竟然有些激动，相见恨晚的感觉。那一年，我也看到了林语堂大师的童年故居，和他走出家乡的水路花山溪，真是感触颇深。他家门上的对联句子，我品咂再三，“信为田可耕可耘”，作为平民之家，甚至是贫寒出身，林氏父子留给平和县的丰厚遗产很是耐人寻味。就像柚子花一样，很小、很小的花儿，结出的果子大得惊人。蜜柚之乡平和县，一个有福气的地方。

今年夏末初秋时节，平和县南胜镇邀请我走访。于是，阅读相关资料，从当地文友那里了解南胜镇历史概况，观看南胜镇的风土照片和小视频，同时通过网络，我寻找到了不少可见的器物图片以及文字记载，感兴趣的平和窑文化，一点点浮现在眼前……

在此之前，我对“克拉克”这个洋名字的瓷器所知甚少。难以想象，地处偏远的山区平和县，其物产怎么会有西洋味道的称呼。但是，推开历史之门，走进往日的平和，热闹的景象犹如古画《清明上河图》里的情形。那山水间浓重的烟火气息，和花山溪上密集的往来小船，装货的，挑担的，烧窑的，拉坯的，绘制的，不亦乐乎！外销瓷器的畅通无阻，把平和村镇的独特魅力展现了出来，由窑炉和瓷器推动的繁荣经济，让平和县在明末清初的朝代，的的确确如同焰火闪亮起来。

好一个饶有趣味，平和的县名，竟然出自中国大思想家王阳明之手！但那个时刻的阳明先生，还是一个军事帅才，他统领兵将从江西入闽地，平定寇乱后，取“寇平而人和”而设置县治，从此，闽南山地有了这个特别美好的县名——平和。人生以心学大成著称于世的王阳明，当年就给平和县带来了福祉。后来，他离开了平和，却把江西的不少兵士与随行人员留在了平和。是这些江西人在平和点燃了窑火，又逐渐教会了本地人烧窑做瓷器，从而改变了平和的经济生态。平和山地村落里的窑烟袅袅升起来了，不是一处，是诸多村落的山坡和沟壑之间，人们变得忙碌了，过往从未有的技艺在平和人中间传播开来。因此，由于原材料枯竭，并且战乱不断，所导致的景德镇瓷器业减产、停产，老

瓷都景德镇萧条了，被新兴的平和窑替代。更由于漳州月港那时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外贸港口，带动了整个漳州地区经济发展，平和瓷器与茶叶、竹器、丝织品、纸张、蔗糖等物品一起成为外销货，被遥远地方的人们关注。装满瓷器的小船，从花山溪顺流而下，进入九龙江，抵达月港。还有一条宽阔的水路，是韩江。——瓷器被送上了外国大船，荷兰、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贸易船从月港出发，每艘大船的船舱里动辄几千件、上万件平和瓷器，纷纷到达世界十多个国家。一时间，平和的各种品类瓷器热销，民间烧窑造瓷的热情高涨。无论如何，头脑发达的王阳明，也想不到有此结果吧。

百里窑烟缭绕在山地上，所产瓷器各有不同，大小、用途、色彩分门别类，如今可见的仿制品也能看出平和瓷器的丰富样式。我是瓷器外行，谈不上懂得好坏，尽管家里也有二十几个瓷物，实在话，我仅凭着兴致看哪个器型好一些、美一些，就买下收藏，并不在意产地之类差异。近些年，我越发喜欢瓷器了，会不止一次特意到景德镇选购，途经浙江也看看古窑，更不用说本省的德化和建阳两地，自然要前去观瞻并买上一两样，我尝到了品味瓷器的乐趣。然而，行家甄别材料和质量，不是我等粗浅眼光。古人较真更是厉害，同样的平和瓷器，就有人说南胜镇的最好，居然记载在《平和县志》中，“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说明那时的南胜区域出产，尤其被珍惜。现在人们去南胜，见得到花仔楼窑、田坑窑两个有名气的窑址，却没办法亲眼辨识一下南胜瓷器的美妙，几乎没有完整文物的古窑中，只给我们一个烧窑的迹象了，不像德化县尚有熊熊窑火，依然在继承远古的技艺并发扬光大，使得德化县今天还能称为瓷都圣地。仅仅有烧窑遗迹的南胜镇，何时能再窑烟升起，制作出精美的瓷器，对我们来说，是个盼望！我们期冀见证《漳州府志》里所记的，“瓷器出南胜者，殊胜它

邑……”我很相信，如果有这一天，必将又给南胜镇或者平和县带来新的纪元。经济腾飞，有时只把一件事做正确，便能实现神话。今人如此在意财富聚拢，何不让已有的文化遗产“财富”，再一次升值为一方瑰宝呢？我觉得自己并非在胡说，不久前见到一个雕塑家朋友，他说自己在烧窑了，烧制一些个人设计的茶器。我以为不可能，但是，这位艺术家让我们眼见为实，不得不佩服他的跨越式创造力，可以带给他经济实惠。我在德化县也见过此类的艺术家苦心经营。平和县和南胜镇，此时有这样的艺术家存在吗？也许是我扯远了！

回到古代平和窑的蓝色烟火中，洋洋大观的瓷器蔚为壮观。我在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杨征先生著述的《平和窑》中读到“平和窑产品种类丰富，有青花瓷、青瓷、素三彩、五彩瓷、色釉瓷（白瓷、酱釉瓷、黄釉瓷、蓝釉瓷）”这样的叙述，而且，他强调“青花瓷是平和窑主要产品，约占全部品种的百分之九十五”。青花瓷，也是国内外很多人都熟悉的瓷器，又称白地青花瓷、青花，源于中国，遍行世界，产于唐代，兴盛于元代景德镇。平和窑的青花瓷已经独具特色了，从现有能看到的文物照片和仿制品，我们可见平和青花瓷器的构图和颜色，都非常有个性。布满蓝色花纹的大盘和碗、碟、壶罐，大部分开光，密不透风的蓝色让我浮想联翩……我甚是喜爱那些图案吉祥的开光大盘，可能是外销瓷器的缘故吧，绘制得很符合外国人的审美，挂在墙上或者在桌前倚墙而立，不失为一个个美术作品，哪里舍得用于饭菜食器呢？可漳州的朋友给我说，平和窑所产瓷器很多是粗制品，老百姓也用得起。或许如今也能见到寻常人家有克拉克瓷大碗小碟，也是指不定的事情？这不是在使用文物吗？我难以置信。但瓷器耐用，只要没打碎，属实可以用几辈子也是正常事了。我没见过平和的瓷器，只当传说吧。然而，论到青花的大美，倒是会赢得许多人的共鸣。直到当代，不仅青花瓷作



为纽带连接了中国和世界，成为符号化的“中国特色”。对青花的偏爱，即便时尚女孩的裙子、一些画家的画作和工艺品、装饰物，也会采用青花的色彩，来凸显祖国传统艺术之曼妙，在人群和物品中依然夺人眼球。青花的蓝色，是一种丰盈的蓝，或者含紫了，或者含红了，或者模仿了蓝天，或者学习了大海，总之，不是那么单调的蓝。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纯色的蓝，纯色的蓝极少好看，有些刻板。青花的蓝，让我想到了炊烟和草木灰，这种烟火气使人亲切。平和窑的青花瓷纹样，更蓝了许多，不管是动植物画，还是人物和文字的艺术化表现，都青蓝得厚重，青蓝得有深度，似乎毛笔绘制图案的时候，融入了平和人安静深沉的感情。个人经验，我认识的漳州人，好像有共性，他们性格低调、内敛，不张扬自己的优点，都务实简朴。而平和的文友们，往往心胸豁达，和气里蕴含才气——这又让我联想到林语堂了，一个走出了平和，有世界眼光，却又身心保有故乡气质的大作家。

平和的青花瓷在过往的岁月远销海外，得到这瓷器的外国人也视其为宝物吧。在《平和窑》里，杨征先生写到了平和瓷器在东南亚、欧洲、美洲、非洲都有馆藏品。我注意到了日本人对平和瓷器尤

为情有独钟，以至于有瓷器专家见到平和古窑会落泪的程度。日本瓷器制造，应该是受到平和窑所产瓷器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像是有了某种亲缘关系。但说林林总总的青花瓷纹样，大体继承了景德镇的模样，这就稍显底气不足了。事实上，平和窑的青花纹样还是和景德镇瓷器上的画法有区别的，我仔细看了书里每一个瓷器照片和图片。我突发奇想，搜寻柚子花或柚子树的身影，却全无可见，这，是我的遗憾！

我还感到遗憾的是，现在平和瓷器被简单地命名为“克拉克瓷”，只是来自一艘外国沉船的名字。这样洋化的名字对我们来说，有点儿不尊重了。作为产地平和，应该给自己土地上的出产重新给个自豪的名字。在书写中，最好避免使用沉入海底不见天日四百年的这一不幸“悲剧”之名，而心怀自信地把“平和瓷器”写入今天的教科书中，让孩子们记住平和特有的荣耀。

“信为田可耕可耘”，相信，就能行动。不必通过四百年时光隧道，看过去的平和“克拉克瓷”。也许，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会如愿见到平和山地又点燃了窑火的烟气，那缥缈的蓝色，与柚子花的白色，将一起构成开光大盘上的“福”字。



窑 变

文 / 莫 活

一

春日里，初醒的日头红彤彤的带着些羞涩，有点慵懒。日光在不经意间洒落，温和如羔羊，毫无脾气，甚至还驱不走料峭的寒意，但却有一股内散的力量，是发春的种子。和煦的日光落到大地上，酣睡的大地犹如接到一个结实的吻，浑身都热乎了，地底下的种子纷纷撑起小伞儿探出头来，不稍两日，小伞儿齐刷刷地掉了，露出尖尖的绿芽，大地一片嫩绿。

砾厂是一座以砾命名的村庄，藏在山窝窝里，很小，小到张开十指掰个来回，即可将全村的房子数个遍。一阵春风吹来，她才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在万绿丛中露出藏青的底色，温存着暖洋洋的日光。村后的平头顶是村子的龙脉，山上睡着数条老迈的砾窑，有长长的龙窑，也有圆鼓鼓的凤窑。窑子老了，老到可以用“古”字来作它的名字；老到浑身的肌肤处处皲裂；老到藏青色的瓦屋顶早已倒塌。从烈火中走来的古窑睡得很沉，任落叶残枝的搔挠，拍打，鸟啼鹰啁的吵闹，以及山下轰隆不

绝的车辆噪音，也打不断它困倦的鼾声。

徐徐的春风吹拂在古窑上，吹得窑顶上枯萎的狗尾巴草一摇一摆的；金色的日光温存在古窑上，古窑的浑身都热乎了，那一口接一口的窑身发出拔节般的脆响，古窑在一股燥热中苏醒了。

二

这是一条从清乾隆年间走来的古窑，她享受到的人间烟火时断时续，若不再续起一窑的火，就随时都有可能整窑坍塌而成为一处废墟，曾经的辉煌将随着历史的尘封消失。明清年间，屏南的砾器不仅“足资屏古两邑之需”，更是通过肩挑水运走出国门，销往日本及东南亚一带，有“梅岭左右廿四窑”“砾窑盘盏出大洋”“莒州运砾出琉球”等歌谣在这一方土地上传唱。砾厂这座小小的自然村，当年满山遍野都冒着熊熊的窑火，是响当当的制砾大村。

在山沟沟里烧制出来的砾器，究竟有啥魅力能走出山门迈向大洋彼岸？

硃，是用泥土制作出坯，再用松火烧至一千二百五十至一千三百一十摄氏度而成的，是一种介于陶与瓷之间的“透而不漏”的皿器，即，可透气却不会渗水，能够让茶与酒在密闭的世界里自由呼吸，保持着潜伏的生命力，宛如一位发心修禊的高人，是茗茶、贮茶、品酒、酿酒、贮酒、腌菜的佳器。按形状及工艺分类，俗者有厨房内的水缸、砵头、菜瓮、油盐罐，餐桌上的碗碟盘勺；威者数高高在上的栋顶狮，享受人间香火的大小神像；霸者雄踞于村口的风师爷，那双大而深邃的眼睛直透人心；猛者把守于宗祠庙堂大门口，威猛的形象让人不寒而栗；雅者如书房里的镇纸、笔山、笔洗、笔滴、书画筒，时时散发出淡淡的书香；精者似茶几上的茶杯、茶盏、茶壶、盖碗、茶叶罐、酒杯、酒壶，可谓雅俗共赏。这些硃器不管是俗也好，雅也好！无不是泥土经浴火重生的精灵。

硃，汉典曰，通“礮”，古同“碍”。可见，原意并不指向器物。屏南人借“硃”字，发“亥”或“孩”字音，指代这一由泥炼制成的器具，散发出一种浓浓的地方气息，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经过窑变后的茶盏，或如于飞凤凰，祥云绕日；或如孔雀开屏，金丝飘盏；抑或如枝绽红梅，万毫齐飞……那些天然浑成的图案，迷幻的色彩，看得让人不禁感叹，千盏出浴火，涅槃重生，难得一窑变！

何谓窑变？“一曰窑病，一曰窑宝，病者全窑皆毁；宝者夺目神幻，举世无双。”硃厂村的老制硃师吴观应缓缓地吸了一口旱烟，吐出了一连串升腾的烟圈，慢悠悠地话语就从远去的烟圈中飘了出来。嚼之，有喜悦，也有辛酸。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 方寸朝霞，桃花欲燃，星辰瀚海 / 同是一质，遂成异质 / 岂知，水土遇合嬗变，本非易事 / 天作之成，现世无双，火性幻化 / 苦心孤诣，如泪如霜，鬼斧暗画 / 光焰夺目神妙……”一曲流行的说唱歌，唱出了窑变的神奇与

魔幻。“大河之上 / 天地之中 / 窑变一幅画 / 千年丹青难描它 / 红若胭脂青如翠 / 都是情牵挂 / 都是心变化 / 入窑人间事 / 出窑万古话……”又一曲朗朗上口的电视剧片尾曲，唱出了传说中的窑变与制硃师的匠心。一个普普通通的泥硃坯，它的命运是否能得到翻转，就在于入窑与出窑之间的那一场浴火。可见，窑变是集人巧、火攻、天工于一体的人间尤物。

三

春天，平头顶的绿，绿得苍翠欲滴，满山生机勃勃，连上山的机耕路与山顶的大坪都长满了芦苇与一些不知名的野草，老作坊内结满了蜘蛛网。已年逾花甲的制硃师吴观应，因儿子的回归而显得格外兴奋，他手握着一把锋利的山锄，带着一家人走在最前面，一到山顶就迫不及待地奔向老作坊，用山锄掀开角落一个土包子的遮盖物，顿时露出一大堆色泽光润的硃土，那是经岁月封藏后的特有光芒。他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是他为儿子吴伦理屯下的全部家当。

碎土，和泥，提纯，匀泥，光是制作坯泥的一套“粗活”，就让初出茅庐的吴伦理手忙脚乱，他一边聆听父亲的言传，一边动手操作，有时还不乏“手把手”地身教，曾经熟谙的制硃技艺，复又活络起来。

外出求学，跟随兄姐往上海经商，吴伦理已经多年未曾染指制硃这门手艺，许多技巧都还给了父亲，更不用说核心技艺了。倘若再不回来重操旧艺，那么始于清乾隆年间的硃厂吴氏观应家族制硃技艺就要失传。一个寒颤让吴伦理哆嗦了一下，但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手上活，也没有阻止他放飞的思绪。父传子，子又传子；师传徒，徒又传徒，古老的窑火就这样代代相传。掐指一算，父亲吴观应将手艺传到他手上整整九代了，吴伦理为硃厂传统制

孩技艺第九代传承人。

四

拉坯，是一个塑形的活。一抺泥，一个转盘，一双粗糙的手，让柔软的泥土立起，泥土的生命初步成形，犹如母体中的婴儿。这一抺泥，将成为一个精美的杯，或一个高贵的盏，抑或仅成为一个低贱的夜壶，它命运的定位完全掌握在制孩师的手中，这是土变成器的一次脱胎换骨。接着阴干，修坯，上釉，每一道工序都得倍加专注，丝毫不得马虎。上完釉，再阴干，择一个好日子，上一炷香，即可装窑，点火开烧。

烧窑是制孩的核心技术，松火熊熊，猛则易裂，弱则变形，窑温的控制全凭烧窑师的手感。当地球悠闲地自转一周半时，烧窑结束，进入自然降温的环节。熊熊的松火在烧尽最后的余木后，熄灭，自然降温，烧窑师在静静地等待着时间的流逝，当第三次白昼交替之时，即为上香开窑的时辰。

老制孩师吴观应知道这是一条龙窑，适合烧制小件孩器，是一条曾经被自己驯服得服服帖帖的古窑。没想到，开窑后的孩器不是豁嘴，就是缺手短腿，有的干脆开裂，不用说，最不愿意看到的窑病出现了。

“一条新筑起来的窑，它的性子基本掌握在制孩师的手中，而一条修补过的窑，就有可能是一条完全摸不着脾气的犟窑。”烧了四十多年窑的吴观应心有不甘，想起了父亲生前的教诲，决定再试一窑，没想到这一试就毁了九窑！

“一窑五千多个盏，九窑就是四万五千多个啊！”吴观应叹了一口气，心疼地问道：“还烧不烧？”

“既归，则烧，哪怕倾家荡产！”

“好，有出息！”

.....

吴观应从儿子的身上看到了一股拼劲，满意地点了点头。事实上，从一次次向好的九窑数据中，他对烧制第十窑已经胸有成竹，只是从未有过的惨败，在他的心里蒙上了阴霾。

父子俩说干就干，第十窑如期开窑。

“哇，成功喽！”父子俩高兴地跳起来。开窑即见，见的是自己亲手制作出的孩坯，在烈火中重生了，恰如十月怀胎的母亲初见自己的婴孩一样喜悦。

五

孩，源于生活，理应服务生活，点亮生活。本着这一质朴的理念，结合“孩生活·爱生活”的生活美学空间和集聚经营平台，吴伦理以谐音之法，打造出响亮的“大孩正器”品牌。

2018年6月，由大孩正器选送的“金砂落叶”“火凤涅槃”“星云极光”“万仞飞瀑”“菊绽芳华”等五件作品入选意大利弗罗伦萨设计周大展；2019年9月，“金砂落叶”小组套件入选“新中国七十周年华诞国家博物馆‘时代新章’工艺美术作品邀请展”，入选该展的全国工艺美术作品仅一百二十件，年轻的制孩师吴伦理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列入“文化产业创业创意人才扶持计划人才库”。

“感恩，随缘，等待，包容，大爱。”是吴伦理经营孩器产品的十字经，用他的话来说：“有大爱，方有正气凛然的孩器。”疫情前，大孩正器年营业额四百五十多万元，吴伦理抽出利润的百分之十，成立大孩公益基金会，以感恩回馈社会。2021年8月14日，河南发生百年洪灾，大孩正器捐献出一整窑的孩器进行义卖，将义卖款悉数捐献给灾区重建。

窑火熊熊，窑变迷幻难测，而可预测的是疫情后多彩的未来。

唐开元二十九年的曙光

文 / 郑建光

唐开元二十九年——这是一座里程碑。笼罩了千年的乌云散开了，晦暗的天空终于出现大片晴朗，这块无形巨碑在尤溪矗立起来，山民从此走向新的文明形态。

酋长高伏率领部落约一千户人家男女老少，逶迤走下山峒，走出溪谷。他们是闽越人后裔，短褐穿结，面对峨冠博带的唐修忠，眼睛里流露出忧疑的神色。高伏抬头看了看云开雾散的天空，刺眼的万丈光芒从高远的九天迸射而出，哪里才是祖先血脉的源头呢？聚拢在他身旁的一大群青壮年，茫然失措，嘴里嘶吼土语，气氛紧张。

这是七年前的情景。

高伏作为这部落的酋长，他不知道自己的来处。此时福建人已经不是什么“南蛮子”，汉武帝南征给闽地山河制造满目疮痍的景象，经过八九百年时光的修复，尤其是大唐贞观之治后国力无比强大，对南方加强经营，已然万象更新。唐玄宗接

手盘子后走向鼎盛，不久就迎来了开元盛世，山外早已洒满文明的阳光，只是高伏他们身陷溪峒，浑然不觉。可以想见，敢于雄视天下的大唐怎能容许“蛮夷之邦”“化外之地”，那多没面子呀！因此，张九龄拜相不久，便力主派一位有能力的京官到福建任都督，不多久又指名年富力强的唐修忠协助都督工作，担任军事长官。这位韶关人对近邻福建的情况不陌生，开疆拓土，成竹在胸。因此，唐修忠去年再次威风凛凛策马而来了，高伏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酋长的脸膛黑里透红，眼睛乌黑明亮，对左右及身后一群高声吆喝的壮汉挥一下手，让他们安静下来。只见他丢下蛇头藤杖，张开双臂，向唐修忠友好地走过去。他阻挡不住大唐汹涌而来的气势，不得不赌一把，宁愿相信等待他们的是好光景。这时，整个部落所有人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头顶百鸟翔集。高伏没有留下画像，黑亮的眸子能够洞穿迷雾和诡计，我猜想他一定有一双这样的眼

睛，因此才让一个年号镌刻上特殊的印记。

今天，福建经略使唐修忠在延平军节度使陪同下，又一次踏上这块土地。他头戴乌纱垂脚帽，身着绯色袍，腰束蹀躞带，足蹬乌皮翘头靴，披一身大唐威仪出现在高伏面前。尤溪山高林密，熊黑虎豹不分昼夜下山袭扰，草丛中蛇蝎出没无常，不时上演伤人悲剧。唐修忠数度深入尤溪疆域，确实需要胆量。高伏敬佩他是条汉子，也换上新缝制的圆领皂色袍子、头顶平式幞头，以示尊敬，表明诚心归顺的态度。平式幞头就是未塑形的乌纱，高伏的穿戴自有深意。今天，唐修忠以天子使者的身份，正式接纳高伏来归，从此尤溪纳入唐朝版图，设立县治，隶属福州。唐修忠为福建最高军事长官，随后，他建议朝廷在归顺大唐的边地实行军管，闽中地区设立中都督府管理区域内军政，尤溪县配置令、丞、簿、尉各一员。由此可见，在天宝年间以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尤溪县实际上属于军管区。

虽然高伏具有一双黑亮的眼睛，也看不到更遥远的过去，穿越不了时空阻隔。其实，早在先秦时期闽地亦非蛮獠之属，只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让这个顽皮的孩子遗失在大人的视野之外，暂时脱离了监管。“闽”最早见于《周礼》，《职方氏》篇记载的“七闽”当是指古闽族。这个先秦部落，到了周朝形成七个大部落，史称“七闽”。新石器时代，古闽族人在福建沿海和闽江流域发展出昙石山文化和黄土仑文化。大约在中原的商代，古闽族人已进入到青铜器时代，并从事渔猎和原始农业，蛇则是他们崇拜的图腾。至今，在福建许多地方，还能看到大量蛇崇拜印记，如闽江之滨的南平樟湖坂蛇王庙、尤溪县厚丰村蛇文化节等等。

公元前334年，即周显王三十五年，楚威王打败越王勾践七世孙无疆，越国遗民纷纷逃难入闽，外来的古于越族与古闽族经过长期交流，逐渐融合为闽越族。无疆被灭国一百多年后的战国末年，越王后裔无诸创立闽越国，自立为闽越王，后受刘邦

追封。

淮南王刘安说：“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闽越国地理条件恶劣，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闽北、闽西北“地广人稀”“民食渔稻，以渔猎山伐为业”，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局面，“或火耕而水耨”，栽培方式粗放，产量低。手工业方面，除了冶铸业等少数行业较发达，总体水平不高。在闽北闽越王城发掘过程中，从未出土过哪怕一枚半枚的古钱币，以此推断，闽越国即便到了后期，还处于以物易物的落后阶段。福建青铜时代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停留在原始社会后期向奴隶制过渡的经济形态。闽越国国力十分薄弱，大小头领均有属于自己的部属和领地，争权夺利，极大地削弱了原本就不强壮的体魄。公元前135年，闽越国进击南越，汉武帝出兵相救，余善趁机杀死哥哥闽越王，夺取政权，被汉王朝封为东越王。闽越国后期分裂出东越与越繇两个政权。自闽越王无诸死后，闽越人对汉王朝极不尊重，不但长期拒绝向汉王朝称臣纳贡，而且时有挑衅举动，还与汉王朝一些不安分的藩国暗通款曲。吴王刘濞叛乱失败后，太子驹逃到闽越国得到庇护，躲避汉王朝的通缉。收留叛王之子，与叛乱无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先祖勾践当年的霸业，一直是闽越人挥之不去的梦想，“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占领已经向中央王朝归顺的东瓯人故地。闽越国根本不把汉王朝放在眼里，侵犯周边小国，无理取闹，激怒了汉武帝。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得出“闽越悍，数反复”的结论，决定举兵讨伐，永绝后患。东越王余善不敌汉军，在闽北战败后逃到福州一带，被越繇王居股所杀。至此，闽越国灭亡，立国九十二年。汉武帝平定闽越后，大多数闽越人被迁往江淮地区，使福建历史出现了数百年空白。

闽地就这样被“南蛮”了。高伏部落属于少数没有被移民的闽越国遗民，称为“南蛮子”。闽越

国已经灭亡八百五十年，再往上追溯，高伏部落到底是否是古越族，还是古闽族，作为酋长的高伏眼前也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障。八百五十年，这是多么漫长的时光啊！高伏部落在尤溪流域蛮荒之地，经历过怎样艰辛的繁衍生息，居然无从考证。今天，我们对高伏的身世与一千多年前他对自己的来处一样感到虚无缥缈，因为他只是一个部落酋长，与草民无二。但唐修忠不一样，身为朝廷命官，鸣锣开道而来，来路清晰，一头连着长安，另一头是福建、是尤溪。官与民历来不在一个台面上对话。开元二十九年（741），对尤溪来说，就是从蛮荒走出来，有了靠近那张台面的机会，如果运气好，山民的疾苦声也许可以上达天听，所以，这是一座里程碑。它能够矗立在明晃晃的太阳底下，除了张九龄、唐修忠勇于开疆拓土之举，以及高伏在关键时刻睿智果决的表现因素外，主要是有赖于开元盛世。福建在开元年间设立的县治就有晋江、宁化、尤溪，以及析侯官县部分新置古田县。

此时，唐朝已建立百余年，北边相对稳定。自魏晋之后，中原汉民大批入闽，中国社会重心逐渐南移，历代中央王朝较为重视对南疆的经营，大唐也不例外。开元二十一年（733），为了加强边防，朝廷决定增设福建经略使，与福州都督府并列，由福州别驾唐修忠兼任经略使。经略使为边防军事长官，多由节度使兼任，可见唐修忠很有来头。他出生在一个当官专业户家庭，父亲唐休璟是位名将、当过宰相，逝世后被追赠荆州大都督。高祖唐规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曾祖父唐世宗、祖父唐谐都是县令。大哥唐先慎，任陈州刺史；二哥唐先择，任右金吾将军。虽然，父亲此刻已经离开人世二十个年头，但并不影响他出任福建经略使，后来四弟唐修孝和五弟唐履直也在宦海畅游，一个任南郑县尉，一个任太原府司录参军。家庭背景决定了一个人必然要成就一番功业，他显赫的身世，足以吓唬住高伏。更何况此时大唐在北疆连战连捷，设立福建

经略使当年，都山之战击败契丹；开元二十五年，发起青海西之战袭击吐蕃；次年又发动盐泉城之战攻击吐蕃；开元二十七年，发兵进攻西域诸部……唐修忠政治观念强，谙熟当官潜规则，也善于治理边疆。在此一百年前，廖轮将军率部入闽征剿“南蛮”，他的儿子廖董钊、外甥杨胥马率部留居泰宁，屯垦立业；七十年前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八千府兵数十姓入闽，不少人进入闽中及闽西北，来到尤溪流域，军民人口逐渐融合同化。最近百余年的快速汉化，使得古闽越文化痕迹淡化，天下大势趋于一统，相信高伏部落应该深有体会。甚至，高伏的父亲、祖父，可能见证过周边不少部落归附中央政权的先例。虽然说此地“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但绝不是“蛮夷之邦”“化外之地”，因此，唐修忠对收服高伏胸有成竹，信心满满。

一切顺利，朝野欢呼。高伏抖擞精神，收拾旧山河，再出发。他急匆匆在翠帷山麓、青印溪畔搭盖衙门，换上崭新体面的服饰，登堂议政。跟班们也学会了打梆子，巡更维护治安，不时喊几声：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关门关窗，防盗防盜……这年夏天，李白写下了著名诗篇《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而尤溪人还不知道诗歌为何物，刚刚从漫漫长夜里睡醒，渐渐告别穴居，迎接曙光，学会造屋；慢慢改变以渔猎为主的生存方式，学会垦荒造田；并计划劈山开路，垒土筑城；可能还请了一位先生，教授子弟读书，因为中原地区科举制度已经推广了好几代人了……开元二十九年，尤溪开启了新纪元，一方面努力挖掘和继承闽越文化，另一方面，大胆打开山门，从抵制和被动接受客家文化的渗透，变成主动吸纳和融合中原先进文化，社会进入了全新的文明形态。

福州的“茶马古道”

文 / 戎章榕

船尾村？第一次接触村名，旋即联想，这个村与水有关联。当抵达船尾村，临近一条河，涓涓细流，水波不兴，怎么也不会与“茶马古道”联系起来。

当地人告诉我，这条河叫大义河，在河道、护坡改造之前，叫它大义道，又名船尾道。历史上的大义道可谓是一条黄金水道。起点是福州台江码头，终点则是闽侯县青口镇的“大义道”，船运到此也就算是到了末端，因此人们亦称“大义道”为“船尾道”，船尾村的村名由此而来。别看现在水小，过去一个流水，即涨潮落潮的时间，相当于6个小时，乡人这样回答我。

走过一座桥，是长楼村和船尾村。桥是新桥，名是旧名——“观音桥”。历史上的长楼村和船尾村同属大义村。即便今天在乡人交谈时，不时还沿用了大义村。

船尾村以叶姓居多，系沪屿玉山叶氏之宗支。船尾村最为壮观的建筑是“叶氏宗祠”。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迁入，繁衍后裔450多户，2500余人。盛世修祠，2009年秋落成。充分展示了叶氏宗亲慎终追远、饮水思源、民德归厚的情怀。

宗祠正门上方石匾勒“玉山船尾叶氏宗祠”和祠内正厅高悬横匾“俭德堂”，均为叶氏宗亲、时任第十届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叶家松的墨宝。字体端正，圆润大方，鎏金装裱，熠熠生辉。左边门上方石刻“入孝”“出悌”，表明叶氏后裔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崇。在中国宗祠文化中，固然有不忘本来的溯源表达，也不乏开辟未来的深情寄望。

走进船尾村部，见有一块“村情历史风貌”展板，开头赫然写道：“说起茶马古道，可未必指的都是那条闻名的‘丝绸之路’。其实，早年福州地区尚未有今日之繁华畅通之时……”读此，内心一怔，怎么能将这里的大义道称之为福州的“茶马古道”？历史上有走水路的茶船古道，行进的路线并不在此。我既为乡间文化人无所顾忌、自说自话而莞尔，又为他们因应时代、关切当下而慨然！转而又想，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将这条念兹在兹、休戚与共的水道视同“茶马古道”，总会有说道吧。

大义村历史上是不产茶叶的，这条逶迤的水道，除了输入榕城的商货外，也输出当地的农副产品。

在大义村生产的农副产品中，盛名的是观音桃。这种桃较之我们惯常见到的毛桃要大，却比水蜜桃要小，大约一斤六七粒，口感甜、脆、多汁，最大特点是内核分离。村里一位名叫叶伙水的老人比画着、咂味着。他的讲述，仿佛让我也感受到桃子的芬芳与鲜甜。等到桃子上市的季节，通过这条大义道，观音桃源源销往榕城，渐渐赢得口碑。

为啥叫观音桃？则众说纷纭。此桃品相好，白里透着淡淡的红，如晤美人之娇容；啖一口香甜沁心，似吻美人之朱唇。有人说这是观音献桃，有人说此桃堪与观音媲美，还有人说桃子采摘之时，正是农历六月十九日时观音菩萨出家之日……联系村口那座观音桥，也就不难理解了。观音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女神。在佛教诸菩萨中，观世音菩萨无疑是为群众所熟知的一位，深受人们的崇拜与敬奉，更有“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之说。

历史上将村里盛产的名贵特产，以世间最崇敬的神灵命名，如同今天乡人将大义道比喻成为福州的“茶马古道”一样，其感情都是朴素的也是神圣的。

将大义道与茶马古道相提并论，是由于这条船运水道的道头——台江码头是当年著名的茶市。福州于明朝清代，特别是咸丰年间就大批量制作花茶，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业已鼎盛。专业制作花

茶的茶厂和经营花茶的茶商，遍布福州城，集中在台江码头。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福州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福州成为中国三大茶市之一。不仅出口本土的花茶，且还担当起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市的茶胚，帆影幢幢，商贾云集。在巨大的商业利益的背后，也吸引了外国人到台江一带创办茶厂或茶肆。

在船尾村，我意外地了解了与茶有关的人与事。

当叶伙水领着我去参观他的祖屋，不看则已，一看惊讶。在船尾村这样不显山露水的地方，能盖一栋600多平方米的古厝，宽敞高挑，雕梁画栋，在当地绝对算得上出类拔萃。

听我这么一惊叹，叶伙水可来劲了，说是当年从福州峡南到船尾村，有七个里，一个里居住人口大约有二三万，相当于现在一个镇。他祖父一代人就曾闻名七里。他的曾祖父叫叶世管，生有五个儿子：若布、若代、若存、若本、若郁。“世管”与福州话“世敢”同音，因此乡里人称祖父一代人为“敢敢仔”，敢闯敢拼，名声传至七里八乡。他们不曾做官，也不是特别富有，能够花费两万大洋盖起如此气派的房子，全靠兄弟几个同心协力，勤俭持家。这栋古厝是兄弟五人共建的。1928年奠基，1930年落成，持续两年。这期间全家有36口人吃饭，几个妯娌轮流煮饭。

叶伙水滔滔不绝讲述古厝的故事，让我联想起适才在“叶氏宗祠”里看到的“俭德堂”的牌匾。“俭养德”“和为贵”，中国人不就是靠着传统文化一代代繁衍生息、发展壮大的吗！

这栋房子，不论是挑高，还是构造，甚至中西合璧的元素，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我顿悟，这条大义道承载着不光是南货北运，还让世代务农的叶氏子弟有机会走出去，见世面，向外谋生。也从另一个侧面为福州的“茶马古道”多了一个生动的注脚。

如今，叶家这一脉人丁兴旺，开枝散叶、枝繁叶茂，现有200余人。总是凑不齐拍一张全家福，

叶伙水笑着抱怨道，说是遗憾，实则满足。这难道不是祖屋带来的荫庇？

知恩图报。早在2006年，叶伙水兄弟几人商议，对祖屋进行修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多则三千，少则一百，再度上演了祖父一代人“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的当年造屋一幕，与修建叶氏宗祠异曲同工地彰显了乡人的文化自觉。

随着时代的变迁，陆路交通的兴起，大义道中落了，一如美滋滋的“观音桃”滋味，只是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是，船尾村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当年祖辈靠水路跑运输的故事，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仍在延续。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大义村成功实现了转型，成为远近闻名的专业运输村。

“茶马古道”孕育了船尾村叶水金与生俱来的运输基因，而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他深藏内心的运输意识。最早经营运输的他承包鼓楼区一家运输公司，赚了钱反哺家乡、回馈家乡。

当叶水金在外承包成功后，他看到大义村毗邻福厦公路的地利，毅然决然回来带动家乡的发展。他在家乡成立了运输公司，从卡车起步，艰苦创业，不舍昼夜。当年叶水金的运输公司可了不得，光是半挂车就将近二三十辆。业务不只限于福州、省内，甚至向周边省市拓展。正当业务蒸蒸日上之际，叶水金不幸死于车祸，令人扼腕叹息！

叶水金人虽然走了，但带动起来的大义村运输业却如火如荼，风生水起。货车、半挂、集装箱、客运……即便今天的日达客运公司，仍由大义村人在经营。这对于当地村民的发家致富、对于青口镇的产业转型、对于闽侯县及其周边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今，青口镇已然是一座闻名遐迩的东南汽车城在崛起，当地许多农民上田洗脚转岗进工厂上班。身份变了，但记忆尚存。乡里乡亲依然在提及、感念大义道——福州的“茶马古道”！

逶迤驿道逐云天

文 / 缪淑秀

“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道尽了寿宁古代的行路之艰难，也足见千百年来大山儿女的生存之艰辛。

寿宁地处闽浙边界，自古是“两省门户，五县通衢”，东界泰顺，西连政和，南接福安，北邻景宁，西北与西南又与庆元、周宁毗邻。境内千米以上山峰225座，峰峦叠嶂，峡谷壁立，自古民间流传着“地无三尺平，路无三尺宽，出门要爬岭，开门就见山”的民谣。明嘉靖年间知县钱亮在《科贡题名记》中记载：“寿宁之山，崔巍峻极于天；而其川也，奔腾澎湃趋于海，此固非常之山川也。”

山高岭峻，川流纵横。在没有公路之前，先民们逢山辟小路，遇水搭便桥。寿宁最早的古道开辟时间已无从考证，明清时期有“正道”和“偏道”两条，并设置铺递，为官府传递文书。之后，形成五条县际古道和以县城为中心通往乡村的四条县内古道为主的陆上交通动脉。

古道基本是依地势修筑，大多采用溪石铺砌，蜿蜒曲折，坎坷不平。如今，除了车岭、九岭、乌石岭、双岗岭、犀溪岭、北山岭、檀香岭，其余已鲜为人知。

自明景泰六年（1455）建县至清雍正十二年（1734），寿宁隶属建宁府。冯梦龙在《寿宁待

志·铺递》中写道：“正道通政和者六，曰总铺，曰叶洋，曰芹洋，曰尤溪，曰平溪，曰南溪。”“余每铺立一牌坊，标名某铺。至南溪界首，复立坊，题曰‘政寿交界’，使入吾境者可计程而达也。”当年，府县官员往来和公文递送主要奔走在这条以“九岭”为标志的古官道上，经芹洋、平溪、南溪、政和，抵达建宁府。

九岭始建于宋朝，因山有“九峰”，所以岭名“九岭”。巍巍洞宫山脉经箬坑坳（海拔1527米）由西北向东南蜿蜒而来，在芹洋境内东部耸起名山九峰坛（海拔1108米），而“九岭”就像古藤缠绕大树一样，从九岭溪畔（海拔316米）向九峰坛攀延而上，至岭巅（海拔890米）高低悬殊达574米，全长5公里，素有“九岭爬九年”之说。

因行路艰难，九岭沿途设茶堂1座，凉亭5座，供行人避雨解渴。明朝嘉靖年间知县罗献臣（广东番禺人）曾在诗中提及九岭，曰：“十年奔走一萍踪，谪吏杨梅觅旧封。带月振衣悬九岭，隔云飞锡望三峰。鸣钟禅定惊巢鹤，弹钵僧房起卧龙。莫惜浮生闲半日，大玄真论几相逢。”

万历四十一年（1613），知县蒋浩（广西桂林府金州灌阳人）捐俸让村民在九岭两侧栽植松树、樟树、枫树、柳杉数百株。同时，还鼎革刑罚，允许处笞刑的犯人在九岭栽种松树、枫树以赎罪，以致九岭沿路古木参天，形成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线。

沿九岭官道西去15公里是平溪铺。平溪原名“驻马”，大概缘于古代在驿道上奔驰的传邮信使在此驻马食宿。1999年8月，村民在村头的犀牛山修路中出土了三件新石器时代的石戈、石锛，推测这是个有着数千年文明活动史的古遗址。明清两朝在平溪境内设有“平溪公馆”和“南溪公馆”。

《寿宁待志》记载，冯梦龙赴建宁府述职，都要“预先行牌传谕，令诛茅辟径”“一遭天雨，寸步登天，亦付之无可奈何矣”。在建宁府管辖的279

年间，曾有76位县令经九岭往返奔走于寿宁与建宁府间。据专家推测，宋乾德三年（965）寿宁的第一位进士陈洪軫也是沿着这条古道一步步走到建宁府，一路向北，进京赶考。之后，官至兵部侍郎（去世前追赠礼部侍郎），留下了“陈洪軫当官为全福建人”的美名。此后，又有多少的学子、官吏、驿使、文人墨客及商贾行走在这条古道上。当年，官台山银场所产白银大多也是通过这条古道运往京城。饥荒年代，寿宁先民沿着九岭背井离乡去“上府”（即建瓯、建阳、浦城一带）讨生活。

千年古道见证了多少悲欢离合，又历经了多少风霜雨雪。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寿宁县改隶福宁府。自此，寿宁行政重心南移，逐步形成了以“车岭”为标志的从寿宁县城经斜滩往福安至福宁府的官道。

车岭修建时间大概是明景泰至成化年间（1450—1487）。最早记载“车岭”的是明朝崇祯十年（1637）冯梦龙撰的《寿宁待志》：“偏道通福安者五，曰青竹岭，曰大洋，曰三澄，曰元潭，曰武曲。”

车岭自海拔176米的山田村开始，至车岭头海拔745米，高低落差569米，因岭陡峻而得名车岭，全长5公里，4480级台阶。山岭陡峭，蜿蜒盘旋，除了岭亭引道稍平缓，无一节平路，酷似天梯直上云霄，峰高触云，恍若“去天五尺”，取名“车岭”，亦有“车岭车上天”之说。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知县戴镗为防卫倭患设立“车岭关”，为东南路第一险峻处，有匾额“南门锁钥”。沿岭有4亭2泉，岭边遍植枫松。知府李拔赋诗：“车岭岩峣高接天，白云深处涌清泉。漫言一勺消炎暑，还剩膏腴溉浦田。”岭头石壁有嘉庆十七年（1812）郭宜魁题的“岭峻云深”摩崖石刻。

攀上车岭头便能观赏到寿宁第一瀑百丈漈瀑布

的壮观景象。百丈漈又称更漏岩，清光绪十年《福安县志》载：“更漏岩，两岸屹立，瀑布飞下百余丈，俗呼百丈漈，声若更漏，故名。”百丈漈瀑布高30多米，源于风景秀丽的西山顶，雨季巨大瀑流如银河天落，十分壮观。伫立岭头亭前，观赏百丈漈瀑布，顿生“二三星斗胸前落，百十峰峦脚底生”的惬意。

在1958年7月福寿公路通车之前，斜滩是寿宁物资吞吐的集散地和水路运输的枢纽。在明代，斜滩就有盐商乘船往来交易，清代中叶到民国期间，内外物资交流渐趋繁盛，商贾云集，被誉为“闽东小上海”。寿宁县内的茶叶、桐、榛油和粮食等大宗特产，都要肩挑到斜滩，然后水运外销。内运的盐、糖、水产、棉布及南北杂货，也从赛岐水运到斜滩，再肩挑转运县内各地及浙江的景宁、泰顺、庆元，直通龙泉和江西省广丰县一带。可见，从斜滩运往寿宁上半区及闽东北、浙西南的货物都得靠人力肩挑背扛上车岭，再发往各地。有民谣道：“千年扁担万年筐，压得背驼腰又弯。磨烂两肩流尽汗，工钱不够饱三餐。”

逶迤古道逐云升，踏破风霜不计程。不甘贫穷落后的先民们又沿着崎岖的车岭古道和蜿蜒曲折的长溪走出“地僻人难到，山高云易生”的大山，走向大江南北。

深感寿宁行旅之难，知县丁居信在《鳌阳小记》中写道：周遭山岭曲径，旁通村落。其最高者，莫如车岭、檀香、乌石诸岭，遥瞻岭巅，势凌汉表，循级而登，岌岌欲坠。并赋《檀香岭》：“后洋岭过又檀香，鸟道浑如九折肠。尽日行人踪迹少，山光争艳也凄凉。”另作《法岭》一诗：几回盘曲上危坡，遥指前峰石蹬多。历尽峭岩临绝顶，四山环翠绕青螺。

如今，路网建设四通八达，古道也完成了历史使命，静静地隐匿于时光深处，但行走古道的艰辛更坚定了大山儿女勇往直前的步伐。

飞舟跨海战海坛

文 / 杨国栋

1949年炎热季节，计划解放平潭岛（亦称海坛岛）的28军军长朱绍清，通过认真研究海岛地形地貌，除了得知平潭岛为全国第五大岛、福建省第一大岛外，专门指示司令部绘制该岛近千个岛、礁组成的100多个岛屿分布图，做到对于气候、风力、潮汐等，烂熟于心。

其时，国民党73军军部和15师，以及73军238师、74军残部等盘踞在主要的岛礁上，其中不乏在福州战役中被朱绍清军长、陈美藻政委领导的28军击溃的残渣余孽部队。然而这些守军毕竟有着先进装备，如大小舰艇10多艘，大炮和轻重机枪等数百门（挺），总兵力近万人等。为了打有把握之战，朱绍清军长此前就分别派出侦察员潜入敌军驻地进行勘探侦查，获取第一手资料后得知，敌人的部署是：第73军两个师防守于平潭岛北半部。其中714团守防大练岛；712团一个连守防小练岛；军属工兵营一个排守防草屿；第74军残部布防在该岛南半部；舰艇游弋于闽江口和平潭岛周围。

看到侦察员报来的敌军守防阵势，朱军长审时度势、精心部署。1949年8月下旬，朱绍清军长专门在距离岚岛西岸的福清县主持召开了全军作战会议，制定了完善的作战方案。那些年，朱军长率领部队一路长驱直入，从北方打到南方，所向披靡，

高奏凯歌。他和广大指战员们一样欢欣鼓舞，喜笑颜开，却时时刻刻保持着清醒冷静的头脑。平潭战役虽小，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而他谨记毛主席的教导，哪怕很小的战斗，很弱的敌军，也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当下的平潭战役，虽然胜算在握，朱军长还是清醒而睿智地看见了敌人正在边整编边抢修阵地工事，在相关路面设障阻击，甚至还在城南修建了一个小型的野战飞机场，妄图负隅顽抗。

战斗方案制定并被上级批准后，朱军长所在的28军指战员闻风而动，全军上下迅速展开各项战斗准备工作：筹集民船，雇佣船工尤其是船老大，勘察地形，临战训练，深海游泳，海上救护，战斗动员，研究潮汐规律和气象等等。经过半个月的紧张而有序的准备，朱绍清军长于9月11日下达命令：战斗部队分别进入待机地域。12日夜晚，平潭海空一片漆黑，在滚滚乌云的翻卷中，疯狂的海风一阵紧似一阵，咆哮的巨浪一波压过一波，像是在考验久经沙场陆战节节胜利的28军官兵们，如何过五关斩六将夺取平潭战役的胜利。

激烈的海战如期打响。

247团、250团、245团、252团，作为第一梯队，分别以部分兵力向着平潭敌占卫星岛之大小练岛、结屿、草屿、塘屿发起猛烈的攻击。

247团首先攻打小练岛。看似军力部署强大于敌人，可是海面上六级台风的骤然出现，多处豁口强力台风的持续飘打，让猝不及防的一线指战员被狂风当头劲吹而心智迷惘，超高的海浪如同妖魔那般，直接朝着没有心理准备的指战员浇淋泼洒，几个来回就将指战员脑袋转晕，呕吐不止，明显地减弱了渡海作战官兵们的战斗力……

好在渡海作战的指战员事先受到政治动员和教育，经历过血与火、生与死的战场考验。他们准备了清醒脑袋的万金油，往太阳穴抹上并揉搓擦动几个来回，顿时提起了精气神，勇猛地向着敌人的据点推进。敌人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掌握了解放军善于在夜间发动猛烈进攻的规律，如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淞沪战役、福州战役等等，往往第一枪都是在夜间打响。于是敌人73军等官兵大白天大部分人躲在碉堡或据点里呼呼大睡，只留部分小兵马弁值守望风。故而，三颗信号弹向着风高浪急的海空发射后，247团等第一梯队主力奋力搏击，强行渡海。敌人认为守株待兔成功，便在事先建筑的前沿军事工事中，集中火力向着我人民解放军连续扫射。一时，247团4连打头阵的指战员进攻受阻，不得不驾船转舵，规避敌人正面的猛烈火力打击，加快了速度进程。其时，247团4连6班班长、共产党员叶栋良带病参战，因受强台风袭击身体更加虚弱。当帆船航行触礁受阻时，叶栋良首先跳下水，带领全班战士朝着敌人阵地英勇冲击，因水深浪大，不幸以身殉职。其他班的战士继续冲锋，终于在一阵比一阵激烈轰鸣的枪炮声中，坚毅顽强地攻克了小练岛，将迎风飘扬的红旗插在了小练岛上。继而，不畏艰险的247团指战员再次攻击大练岛。这次是8连担任主攻。13日21时，全连在华东二级人民英雄、连长刘玉瑞和副指导员苏守良率领下，乘着古老的木帆船，冒着起伏波动的六级大风浪，朝着登陆地点破浪前进。尽管我军顽强反击，还是受到来自敌人猛烈火力的疯狂阻击，前进数米都显得困难。

我军毫不气馁，以更加猛烈的进攻火力强压敌人火力，助推部队边射击边前进。此情此景，引发了一班长刘树美的思考。他机智灵活地迅即转舵驶向侧翼，组织轻重机枪猛烈的火力压制敌人，掩护连长带领突击队冲锋前进。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惨烈，敌人强烈的阻击，导致双方持胶着状态，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朱绍清军长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当时8连船上的36人已有24人伤亡，却没有一个人畏惧。

在同样的时间段，82师245团攻克了草屿岛，252团攻占庸屿岛，250团攻占结屿岛，这对铲除平潭主岛西面和南面进攻航道上的障碍，为28军总攻主岛平潭创造了有利条件。

猛烈狂劲的大台风过去之后，平潭岛四周的海面上显得宁馨安谧，风平浪静。激情四射，呼天抢地，咆哮尖啸的风波巨浪，渐渐趋于舒缓温和。都说彩虹总在风雨后。海天一色的洋面上，飞跃海空的彩虹光耀夺目，灿然辉煌，给胜利在握的28军指战员无比舒心宽慰的享受，前两日暴虐的台风狂雨巨浪强烈冲击留下的愕然恐怖印象，瞬间就被色彩斑斓缤纷的彩虹冲淡消隐。然而，大多来自北方和内地的指战员万万没有想到，东南沿海的阳历9月（阴历八月）往往在大台风大暴雨过后，气温陡然上升到三十七八摄氏度，让驻扎在野地帐篷里的指战员燥热难耐。海面上纹丝不动，激浪远离了岛礁，海风停止了呼吸，碧波断裂了摇摆，秋风藏匿了身形，诗情画意的海面顿时让人们失语。

28军所要进行的军事战斗还在延续。

9月15日20时30分，对主岛平潭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总攻。

那是一幅多么壮观辉煌的海上激烈战斗画面啊！

高远旷达的海空中，弯弯的上弦月凸显在深远的天幕上，几分皎洁，几分明净，月亮的一半被照亮，为半圆形。弦在左，弓背在右；周边闪耀着可以数得清的十几颗星光。浩瀚辽阔的海面上，在

28军炮兵团强大威猛的炮火掩护下，一艘艘离岸的木质大船如飞箭似的由西、南、北多个方向穿行，可谓千帆竞发，百船奋进，乘风破浪，一往无前。244团和245团于平潭岛南边之钱边沃东西两侧同时强硬登陆，首先消灭了固守在海边上滩头阵地的敌人，在不见星移斗转的短时间里，乘胜直取平潭城。一路上虽说也有敌军顽抗阻击，却被英勇无畏的解放军指战员从不同方向包抄打击，纷纷溃逃。16日2时，244团直接抢占城堡。紧接着245团也从侧翼攻入城内。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顽抗的敌人73军、74军因为事先准备了许多粮食和弹药，以为防守十天半月没有问题。然而战端一开，城内敌人的心理防线首先被解放军强大的气势宏伟的英勇善战的冲杀声打破，尤其是听到几个滩头阵地被解放军很快抢占，畏惧恐慌的心理如战火中燃烧的烟云那般弥漫了全身心，个个手足无措，精神崩溃。其中一大部分敌兵是从溃逃的敌74军、73军残部进驻平潭岛后强抓壮丁而被迫当兵的，基本上都是乡村里受苦受难的渔家子弟或农家子弟。这些兵丁一旦听说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国民党因为腐败透顶而失去民心，也就觉得没有必要再为国民党卖命打仗。他们见势不妙，丢下枪支弹药向平潭城北部潜逃。我28军军部派出的侦察员，第一时间发现溃逃的敌人一部逃往观音沃，大部朝着流水渔村港口方向逃跑。带队逃跑的敌人军官可能得到台湾李延年司令官的所谓“支援”“抢救”的谎言，便有了从海上乘坐军舰逃往台湾的企图。朱绍清军长得知这个情报后，当即向各个进攻的战斗团发出迅速追击敌人的军令，要求244团一部乘胜西卷娘宫半岛，将守敌全歼，一部向流水方向进攻。要求245团一部乘胜东卷观音沃，全歼守敌后，两团迅即朝着流水方向追击逃敌，务必在短时间内拦击前往海上逃跑的敌军。

为了打好这场胜券在握的战斗，朱绍清军长同时间给平潭岛西面进攻的250团和247团（含加强

251团1个营）分别由结屿和苏沃、罗沃登陆，250团登陆后直取韩厝，与攻城的244团会师后，朝着流水和君山高地方向进攻；247团（含加强251团1个营）由苏沃、罗沃登陆后，首先荡平在桃花寨、青峰岭一线的敌人，之后沿着北海岸直取排塘兜之敌人守军，再朝着流水方向发动猛烈进攻，消灭驻守在君山的守敌。在朱军长的谋划部署中，上面四个团追击敌人于平潭岛东北部的流水、王爷山、白犬山，将敌人包围在流水、君山地区。战斗打得还算顺利。可是敌人依托预设阵地工事负隅顽抗，等待海上军舰接应，好像是病入膏肓者被注入了强心剂似的，非要做一番垂死挣扎的样子，给我人民解放军加大了进攻的难度。双方攻防战斗变得异常激烈。同日上午9时许，海峡东岸敌人军舰驶来一艘。守敌看见后一时如获得救命稻草，迅即疯狂起来。敌人哪里知道，这个敌情其实早在朱绍清军长和其他军首长的意料之中。朱军长从望眼镜中发现敌舰有着企图靠岸的诡计，当即下令我军炮兵部队向着敌舰开炮轰击。隆隆炮声伴随着浓烈的硝烟烽火，将敌舰顿时吓得赶紧调转方向，加速朝着原海路方向逃窜。我军进攻的四个团指战员们抓住这一有利的战机，形成强大的炮火和轻重机枪火力，很快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至9月17日，除敌军73军和74军个别头目在敌占东西庠岛之敌掩护下乘小木船逃走外，其余敌人全部被歼灭或者被俘虏。尤其是那些被抓去给国民党军队当壮丁的渔家和农家子弟，个个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其中不乏投诚起义的部分官兵。部分家庭困难的渔家农家子弟，被接受教育后放回家中农耕或者渔耕。

还是在17日，在朱绍清、陈美藻等坚强有力的领导指挥下，250团以强大的火力攻势攻克了东庠岛，平潭战役遂告结束，并缴获敌人全部武器装备及战备物资，为10兵团南下夺取漳（州）厦（门）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疆三题

文 / 张江丽

琼库什台

踏上开往琼库的路，才发现那路弯多路窄，真是惊险又刺激，一路上翻过一座又一座山，真是一座座沟，一座座梁，有的山是荒芜的石头山，有的是绿油油的草原。路遇堵车，终于到了琼库什台景区。由于昨天夜里下雨，今天进山，这里的天也特别蓝，像洗过一样，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阳光更加明媚，空气清新。沿着一条清澈的大河，我们一直往前走，一棵棵杉树，很粗壮，很高大，笔直笔直的。走入这片原始森林，眼前的河翻滚着白色的浪花，清新凉爽，还有不远处的草原，碧绿舒爽，讨人喜欢，最美的风景应该是这些树了。它们很直，很高大，也很粗壮。看着这些树，我似乎感受到了历史的沧桑。

原来这些让我刮目相看的树叫做雪岭云杉，位于天山林区，这里的雪岭云杉据说4000多万年前由青藏高原迁徙而来，也变成大西北独有而又最壮观的林木。这种树生长特别缓慢，每年只能长2到3厘米，这里的树都有50到60米高，应该有三四百年的历史。有的人以这一种树作背景拍婚纱照，祈盼万古长存，百年好合。前几天在许多地方看到这种树，看着它们黑黢黢的身影，我没有留意，也未发现它的特别。有幸在这片树林里，近距离看云

杉，踩着林间黑黝黝的沃土，仰望着它们的一个个高大挺拔的身影，心里暗暗佩服。

夜宿特克斯的八卦城，县城挂满了灯笼，灯火辉煌。小吃街里热闹极了，处处有跳舞的新疆美女。在特克斯的街头走一走，心里都亮堂了。

那拉提大草原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一首深情而忧伤的歌，因为养蜂女留恋美丽的那拉提草原，因此便留在了伊利，牧羊人却在可可托海苦苦地等待着她。因为这一首歌，人们记住了新疆的好几个地方，也唱火了新疆的好几个地方。

坐景区的观光车进山，我们看到了平坦而辽阔的草原，可以在草地上打滚的地方太多了。这里的草地碧绿，牛羊成群，鲜花盛开，美景让人陶醉。我们登上了高高的观景台，可以清楚地看到周围的美景，那拉提的天空湛蓝纯净。站在高处可以看到那拉提县城有一条河穿城而过，清晰可见。美丽的大草原像一幅画儿一样徐徐铺展开来，在炎炎烈日下，碧绿的草原上，有成群的牛羊，还有膘肥体壮的骏马，它们安详地吃草，像星星一样点缀着美丽的大草原。在景区，到处都是骑马的人，我看到的塑像是马，马被称为草原的英雄。

顺着雪莲谷尽情地向上攀爬，这里的草长得

很肥美，碧绿。草地上盛开着星星点点的小花，可以见到雪岭云杉那高大古朴的身影。或许是雪莲谷的风景太美了，我们都来了兴致，顺着山谷向上攀爬，可能是海拔太高，因而寸草不生。从雪莲谷出来后，我们就又去了网红桥，所谓的网红桥就是一条小溪，两棵高大的杉树根是分开的，树身却紧紧靠在一起，像一对恋人一样紧紧相偎相依。那座木头做的小桥旁排着身着各式服装等候拍照的人，仔细看所谓网红一定是有道理的，茫茫的大草原，古杉树高耸入云，一条小溪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后面是连绵起伏的山峰，在蓝蓝的天幕下，色彩分明，看到它心里就会生出无限的欢喜。

我还知道了那拉提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名字还有个有趣的典故：相传成吉思汗西征的铁骑翻越天山，阴雨连绵，进入了这片草原时，阳光明媚，绿草如茵，情不自禁地高呼那拉提，意思是太阳来了。

那晚，我们终于吃到了心心念念的大盘鸡，吃到馕坑烤肉。这几天我们吃到的美食越来越多，感觉每一种美味都特别好吃。如果有生之年能找到一个灵魂栖息的地方，那该是那拉提了。

独库公路

“新疆是个好地方，坐着火车看新疆”。这是在火车上听到的一句广告词，新疆的确是个好地方，疆域辽阔，地大物博，风景优美。新疆的天山是贯通新疆的山，是新疆的文化和地理标志。就像秦岭是陕西的文化和地理标志一样。我把遥远的天山同秦岭相比，不同的是，天山还是高，有终年不化的积雪，景色各不相同。

从独库公路盘旋而上，公路上的车也很多，一路堵堵停停。走过十里画廊，这里水草丰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碧千里的大草原。炎炎夏日，我们在这里已经感觉到了凉爽。车子盘旋于棕褐色的大山之上，来到了雪山最高处。从独库公路最高点向下

走时，我们才感觉到这里的山高，四处是壁立千仞的悬崖绝壁，褐色的山石连绵不绝。

到了天瀑，我们看到了一条银链似的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从天上挂下来。独库公路像一条巨龙，蜿蜒盘旋在高峻的山峰上，同时还是一条英雄之路。当年的筑路官兵凿通了隧道，在黄羊都望而却步的达坂上修建了通途，跨越了不可逾越的山峰……修建独库公路时，在长达9年的建设中，有168名解放军战士因雪崩、泥石流等原因而长眠于乔尔玛烈士陵园。他们年龄最大的31岁，最小的16岁。后人在独库公路上修建了乔尔玛纪念碑，是为了缅怀那些为独库公路建设而献身的官兵们，这是人们永远不能忘却的纪念！

最给我震撼的还是独山子大峡谷，我们到达时已经是傍晚，景区即将闭园。游人纷纷撤离，夕阳正挂在天边，金灿灿的一片，映照下的大峡谷显示出了特有的风姿。沟沟壑壑，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满脸褶皱，黑沉沉的一片，似乎在警醒世人保护大自然的重要性。说真的，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大峡谷，看到像火焰、像皱纹、像年轮一样的峡谷。大峡谷是河水冲出天山后，切割独山子西南方向，倾斜形成的神奇的风光。

夕阳渐渐下沉，天已经暗下来，风吹响了大峡谷旁木亭的风铃，清脆的响声似乎在诉说着承诺和向往。在暮色中鹿、羊群等出现在峡谷的山壁上，因为游人渐少，它们才找回了自己的领地。这神秘而奇特的大峡谷谷底，河水在静静地流淌，似乎在诉说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坐在景区静谧的台阶上，久久地舍不得离去。独库秘境，亿年奇观，这是大自然最绝妙的画卷。

独山子大峡谷隐藏着奥秘，从冰点到沸点。从奎屯河到温泉河，一条河流经过大峡谷，却可以从冰点到沸腾，这种神秘的气场吸引了许多游客来到独山子大峡谷。人们坚信，只要把冰点踩踏在脚下，勇往直前，不断前行，终将走向人生的沸点。

一生进退关社稷

文 / 云中山

1132年2月，李纲被任命为观文殿大学士，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5月他从福州出发，乘舟船、行水路，直奔闽北大山的南武夷之地。

初夏的邵武乡野，天高云淡，草花飘香。一轮红日升至登高山顶，蜿蜒起伏的古道上传来清脆悦耳的马蹄声，但见简衣装束的李纲与家人李安策马而来，奔至山口拐弯处时，二人松缰慢行，随即停下。李安翻身下马，高兴道：老爷，邵武到了。

李纲文武双全，英气雄杰；诗词文章，沉雄劲健。南宋之初，他位列百官之首，身负重任，忧国忧民，忠烈耿直，无私无畏。有联赞他曰：“朝廷出入系民生，一身进退关社稷。”

宋朝是一个繁华而堕落的朝代，那些醉生梦死的人是高兴快乐的。然而，像李纲、岳飞、宗泽、韩世忠这些忧国忧民、有血性的人是痛苦的。李纲谓为南渡第一名臣，他身上闪烁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传统文化。

《宋史·李纲传》评论说：如果宋钦宗不罢李纲，宋徽宗、宋钦宗二帝不至于被金兵俘虏，北宋不会灭亡；宋高宗如果不罢李纲宰相，让他施展政治、军事才干，宋军毫无疑问能打过黄河，直捣金人老巢黄龙府，收复宋朝的失地。

青灯黄卷，有史可证。李纲一生忠义英勇、可歌可泣。诸如：风雨欲来上奏章、深夜刺臂奏血书、冒死闯宫留圣驾、孤身独苦海南岛、东京军民保卫战、功高遭妒贬长沙、精心治理潭州府、洪州府挂印辞官、不辞羸病卧残阳等一系列惊天地、泣鬼神之青史。其中最典型的是“刺臂奏血书”“冒死留圣驾”这两件事。其耿耿忠心，日月可昭。

二

刺臂奏血书：宋朝与金国联合破辽后，金国转眼毁盟背约，大举南下，进犯中原，京城危在旦夕。在此之前，李纲早已预见金国野心，曾上书《制虏策》指出联金伐辽之举，无异与狼结盟，后患无穷。但宋徽宗觉得联金伐辽是一举两得，一者可改变向太后及朝中大臣们对自己无所作为的看法；二者如果联金伐辽取得成功，自己可完成历代君王想实现而未能完成的大业，流芳后世。于是李纲的《制虏策》自然不合圣意，朝廷免去了李纲督察御史之职，贬任为国史编修的闲官。李纲不屈不挠又上书《再论制虏策》，阻止“联金伐辽”这个危险的决策。

纵观历朝历代官场中，不乏那些庸庸碌碌，只知贪图享受的官吏。联金伐辽之策，其实并非只有李纲一人洞见到其中的危险，但众人都推脱躲避，不敢向皇上吐露真言。唯李纲不惧，独自承责，只要于国家有益。他明知上谏有险，但敢作敢当，与官守为存亡，开人不敢开之口，发人不能发之机，强烈反对联金伐辽。

宋徽宗如若能听得进李纲反对“联金伐辽”的声音，那么宋朝的历史定当另写。

宋史记载：是夜，景灵宫中守庙官吏听见祖庙内隐隐约约传出啼哭声，只是雨浓夜深，有些害怕，便懒于起身探究缘由。次日天明，进景灵宫四处查看，并无见到有人藏匿其中，无意中却看见赵太祖神像两眼似有泪痕，又发现神宗皇帝庙室偏殿有砖溢出鲜血，守庙官吏命人将血迹扫尽揩干。但擦拭不净，乃有血不断溢出，反复数次皆是如此。当下众人大骇，慌慌张张要报予朝廷知道，却被蔡京严厉呵斥阻拦。凡知此异事者因惧怕蔡京淫威，皆不敢声张，更不敢闻奏于宋徽宗知道。殊不知此异端出现在祖庙殿内，乃先祖预兆大宋天下危矣。

宣和七年（1125）秋，金人与宋朝伐辽之后，

果然毁盟。20万金兵大举入侵宋朝，其势锐不可当。短短一个多月，金军连夺十余座城池。宋朝兵少将寡，危如累卵，宋徽宗恐慌失措，群臣们束手无策，没有任何办法阻止金国的进攻。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宋朝廷与宋徽宗早已失去了军心、民心。太子赵桓算是诸王之中有胆识之人，但仅靠一个开封牧名号，难以召集天下英雄豪杰共同抗击金人，保大宋天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宋徽宗禅让皇位与太子，方能收拾人心、重振国威。但未有一胆识之人敢上奏朝廷，禅让君位，重拾民心。在这国家存亡之际，唯有李纲挺身而出，刺臂血书，劝皇上宋徽宗退位。

为大宋江山虑，为黎民百姓虑，李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将所有一切都置之度外。当天深夜，李纲拿起一把雪亮的匕首刺入自己的左臂，鲜血汩汩而出。他沾血挥笔在白绫上写道：

“罪臣李纲泣血上奏吾大宋天子陛下：皇太子监国，是礼节之常理，今大敌入境，安危存之于呼吸之间，犹守常礼可乎？名分不正而无大权，如何号召天下……”

李纲血书上奏皇帝让位，是迫不得已的事，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若失败，至少以他的热血，或许能清醒一下宋徽宗和那些大臣的头脑。

大势所趋，宋徽宗不得不禅让皇位。

三

闻宫留驾。靖康元年（1126）秋，宋钦宗掌权不到一年，金军三十万大军分两路再次向中原进发，全力攻打宋朝京都。当时汴梁城中可用兵力不过六万。为此大臣们力劝宋钦宗暂避锋芒，尽快离开汴京，待金兵锐气退去，再回京都。

宋钦宗正不知如何拿定主意之时，李纲不顾一切闯宫入殿，阻挠宋钦宗出逃。他扯住龙袍，跪地泣劝宋钦宗道：“天下城池当推京城最为坚固，所坍塌之处，臣会同开封府调动民工赶修，如今已修

复加固完好。今日且有消息回报，岳飞收编义军近十万人之众，只等朝廷下旨起程勤王。”

李纲的拼死之举警醒了宋钦宗，自己继位时抗金誓词犹如在耳，不好自食其言，失信于天下。他反复思虑后决定留城，对抗金兵。后来才有了著名的“东京保卫战”。在抗击金国的斗争中，李纲指挥的汴京保卫战，挽狂澜于将倾，大获全胜，战功卓著，功业壮哉。

但由于李纲刚正不阿、直言不讳，为朝廷所不喜不容，先后六次被朝廷降职贬斥，从京城贬到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海南。直至从百官之首，降到一个县城的小税官。

李纲屡遭朝廷贬谪，但为官之道初心不改，忠诚之心丝毫不减。他不以朝廷用还是不用为取舍，考虑的是国家安危，社稷安危。他不为遭贬排斥而生怨，其忠诚义气，凛然远近。他侍大宋，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磨难，置个人荣辱生死于度外。在大是大非面前，李纲态度鲜明地言道：“纵使岁寒途远，比志应难夺。”他一次次被逼到命运的绝境处。但面对扑面的急风暴雨，他在最低的人生境遇中，活出最高的境界。

四

李纲一针见血地指出：“世上没有好做的官，哪怕是抱关之吏，也须夜行早起，为国为民，方为称职。如若说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究李纲一生，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朝廷对他用或不用，他始终都把国家利益、百姓利益、民族安危、社稷安危置于高于一切。故而林则徐题写的“进退一身关社稷，英灵千古镇湖山”，则是高度概括了李纲在南北宋之间的作用和其事迹对后人的重大影响。

国家的强盛与繁荣，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好官人；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官；更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官。为官者凡如李纲，则可无愧于芸芸众生。

盛均： 开永春科第之先

文 / 王炜炜

祠祀乡贤，继往开来。他是永春文庙两庑乡贤祠里奉祀的第一位乡贤，他也是《永春县志》立传的第一个历史人物，他开永春千年文风的先河，他就是永春历史上第一位进士——盛均。清乾隆周凤翔《永春人物风土记》记载：“自唐入版图，赴取士科，首破天荒者，盛昭州是也。”清末举人戴凤仪在《唐昭州刺史乡贤盛平庵先生传》文中提到，都人士慕先生风范，祀为永春第一乡贤。

盛均，字之才，唐南安县桃林场（永春县前身，今永春县石鼓镇桃林社区）人。盛均从小聪颖，博览群书。少年时，与南安人傅荀（820—880）为好友。傅荀于会昌六年（846）登进士第，为榜眼，曾任翰林院修撰，礼部主事。盛均于大中十一年（857）考中进士，成为永春第一个进士，文学声名震一时。当时有舍人皇甫焕，自视甚高，博学善辩，自认无人可比。每遇宴请宾客，他喜欢置酒延坐，探经问难，客人多不能应答而羞愧退席，只有盛均与他旗鼓相当，对答如流。围观者纷纷说皇甫焕遇到“劲敌”了。皇甫焕并不恼，反而大赞盛均的才学，两位才子相见恨晚，视彼此为至交。

盛均官至昭州刺史。昭州在今广西平乐一带，在盛均前，唐代大诗人李商隐也曾担任过昭州刺史。

盛均一生著述颇丰，著《盛昭州文集》。民国《永春县志》主纂者郑翹松赞盛均“文字是学孙樵、皇甫湜（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作家）一辈，于

造句炼句，极有工夫”。盛均从不人云亦云，作文著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当时，世人多推白居易的《白氏六帖》（共30卷，集各种成语、典故），盛均却认为《白氏六帖》稍嫌疏略，于是他广收经、史和诸子百家的精华，扩编为《盛氏十二帖》，颇为当时学者所称赞。可惜《盛昭州文集》和《盛氏十二帖》早就失传了，现仅存于北宋姚铉编选的《唐文粹》中的《仲尼不历聘解》《人旱解》《真龙对》《送建安郡守之任序》等不多的篇目。《仲尼不历聘解》解释孔子行事的意义，宣扬儒教；他大多的文章关乎政事风俗，有强烈的治世之心。如，《人旱解》强调旱灾的人为因素，切中时弊；《真龙对》采用对答形式，展现了他与皇甫焕辩论之风采。明朝嘉靖年间林希元（同安人）称赞盛均的文字成就可与欧阳詹（泉州历史上第一位进士）相提并论：“其辞典，其论高，其味悠永，当在欧阳四门之列。”清乾隆间修纂《永春州志》的黄任（永泰人）也曾感慨道：“桃林场记至今留，因读遗篇识故邱。十二帖销无处问，只因低首盛昭州。”

858年，盛均回到桃林场，看到桃林场一派繁荣昌盛景象，欣然落笔写下《桃林场记》。《桃林场记》为永春县现存最早的文学著作，后收入于清代董浩等编撰的《全唐文》。

桃林场是永春原名，这与永春种桃的历史有关。隋、唐时期永春就有成片桃林。隋开皇九年（589）把南安西北两个乡划为一个场，因境内主溪流两岸桃树成林，桃花缤纷，故把溪流叫桃林溪，后简称桃溪，场名为“桃林场”，后唐长兴四年（933）闽王延钧称帝，桃林场升为桃源县，因“众水会于桃溪一源”而得名，后晋兴福三年（938），因此地“四时多燠”永远如春，桃源县改为永春县。桃城是永春县城的别称。

盛均在《桃林场记》所描绘的桃林场是“视廛里若巨邑，览风物如大邦。鳞鱗然庙宇之罗，霭霭然烟火之邦。一派趋碧，群峰走青。横飞而野鹤冲

陂，旷望而晴郊远去。是以俗阜家泰，官清吏闲。清晨而舟车竞来，度日而笙歌不散”。

盛均笔下的家乡，山川秀丽，民风纯朴，商贸繁荣，烟火兴盛，官员勤政爱民，百姓安居乐业，实在是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现实版。《桃林场记》是最早描述永春风土人情的文学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有很高的地情史料价值，为后人研究千年前的永春提供真实可信的依据。

盛均晚年归隐家乡永春，“筑别业乌石山下，今毗蓝岩即其地也”，现在永春毗蓝岩寺所在地就是第一乡贤隐居休闲的园林别墅。

春日一个周末，我们前往毗蓝岩探访先哲之故居。毗蓝岩安安静静地伫立在桃城镇乌石山山脚下、盛畔小区旁山坡上。抬眼望去，寺庙主体是闽南建筑特色建筑，红砖朱瓦，飞檐翘角，饰以精致的砖雕和泥塑彩绘，显得古朴素雅。此地现为佛教寺院，祀奉诸佛菩萨以及清水祖师。寺院门前的水塘里有一尊高大洁白的观音像，小广场上有一个巨大的铜香炉，拾级而上，黑底金字的毗蓝岩寺几个大字映入眼帘，门两边有一副对联“毗寺与虹天坐起，蓝花梦月宝莲来”。与大多的庙宇相比，它规模不大，更没有金碧辉煌的装饰，在绿树环抱中安详静谧，更像是一处私家的宅院或是读书人的栖憩地，或许，这正是当年盛均选择此地为别院的原因。

关于毗蓝岩，史书多有记载。在明嘉靖《永春县志》与中清乾隆二十二年《永春州志》都有描述了毗蓝岩四季如春的奇观。清乾隆五十二年《永春州志》收录了盛均七世孙盛奇的《毗蓝岩》诗：“别开洞壑翠微齐，萝薛云深路转迷。一榻繁阴炎扫午，六秋岩畔足幽栖。”

听说毗蓝岩寺中藏有“甲第开先”的鼓，我们上前询问守庙人。守庙人大方地给我们看了一大两小的三面鼓，并介绍说，这些鼓是民国年间的。鼓的两面都有朱漆描写的字，一面写着“甲第开先”，一面写着“广陵盛记”。

“广陵”二字是因为永春盛姓源于广陵郡（今江苏省扬州市），称“广陵衍派”；至于“甲第开先”，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备受南宋朱熹撰联称赞的泉州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欧阳詹，欧阳詹“温陵甲第破天荒”，盛均则是永春的“甲第开先”，两人均生活在唐代，相隔数十年，前后辉映，都是当时一鸣惊人的风流人物。

据说这三面鼓最早是存放在盛氏三房祖厝的，鼓上的文字代代相传，如果鼓坏了，新制的鼓就沿袭这些文字。在迎佛赛神、喜庆节日就会把鼓搬出来敲打。“大跃进”时三房祖厝被毁，鼓收藏于族人家中，毗蓝岩重建后，族人就将鼓移置到毗蓝岩。细细想来，将“甲第开先”鼓放在盛均归隐的毗蓝岩，是最合适的，这也是儒与佛的完美融合。

面对“甲第开先”鼓，我们忍不住要敲一敲，悠悠的鼓声是来自遥远的大唐进士的荣光，我们敲敲鼓，沾点先哲的文气，或许文章能更上一层楼呢！

盛均开永春科第之先，谱写了这方土地文人蔚起的新篇章。民国《永春志》曰：“永春自唐刺史均以敏瞻雄以时，继其后人代有闻人。”到了宋代，永春“文风甲于七邑，儒硕彬彬”，“衣冠文物，俪比大帮，诗书弦诵之声不绝”。嘉靖年间，乡贤颜廷渠，任九江通判，九江人以白居易比之。年老辞归，著有：《匡庐唱和集》《燕南寓稿》《楚游草山堂近稿》《从桂堂集》《杜律意笺》等。“桃陵公写字换蚵”的孝行故事家喻户晓。永邑后人在奎峰山建乡贤祠祀颜廷渠，尊称之为“桃陵公”。其书法、诗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永春人，成为当地口授心传的人文标杆。

秀水文脉著华章，如玉书风世代传。明清盛行修建乡贤祠，并在每年春秋举行两次公祭，以最高的礼仪，致敬乡贤名士，激励后人努力向上。时光流转至二十一世纪，永春大地上，相继落成的林俊德纪念馆、余光中文学馆，是新时代的“乡贤祠”，永春文脉正以新的形式风生水起，悠远流传。

先生在我心中

文 / 薛晓燕

上了一早上课，授课老师说了些什么，并没听进去多少。手捧一本以古拙朴实的牛皮纸为封面的散文集《杂家独白》，看得津津有味，浑然不知时间快慢。

《杂家独白》的作者费秉勋先生，和我有一面之缘，十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先生对我的深厚馈赠，心里就会有一种命运待我何其厚也的幸福感涌起。对这位只见过一面的老先生，我心里一直把他看作一位需要好好感恩，对我有知遇之恩的恩人。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2009年1月17日下午，由西安文学研究会、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中华龙凤文化网、西安之子网联合举办的‘厚土文丛研讨会’在西安文理学院成功举办。肖云儒、畅广元、李星、费秉勋、王学民、王仲生、车宝仁、刘炜评、仵埂、孙见喜、张孔明、邢小利、史飞翔等评论家及厚土文丛的作者等50多位人士出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西安文联主席贾平凹致电向会议表示祝贺。评论家充分肯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既是文学的创造，也是文化的套餐，反映了作家们的真实、真趣、真思考，是当代陕西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以上引号内的内容摘自一则网络新闻。

我的第一部散文集《万千灯火》有幸被选入厚土文丛。在这次研讨会上，费秉勋先生对我的拙作《万千灯火》，给予很大偏爱，这份偏爱，给第一次出书、第一次参加研讨会的我，带来春雷炸响般的极致震撼和春草蔓生的巨大喜悦。

我与先生完全陌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一位博学多才、声名远扬的先生，对一个写作上的初学

者，居然辛辛苦苦动用那么多笔墨，认认真真给予极为诚恳热情的鼓励。研讨会的现场，聆听费先生的发言，数度怀疑，此情此景莫不是在梦中。内心里实在不敢相信，这样一份来自陌生人的巨大的幸福和关爱，竟然真的会从天而降。

会后，我赶紧走到先生面前，拙嘴笨舌想要感谢先生。第一次出书，第一次参加研讨会，第一次见到这样一位大人物，天性胆怯的我翻来覆去只会说两个字：谢谢，谢谢，谢谢。费先生似对我笨拙的谢意完全不以为意，他面色沉稳，并没开口说什么，低头一挥手，从桌子上的稿纸本上，“嘶嘶”两声，麻利地扯下两张纸，转手递给我说：“这是发言的内容，你保存了吧。”从他被烟熏到发黄的手指中，接过那两页薄薄的纸，我第一次发现两页纸也可以重逾千斤，这两张沉甸甸的纸张带来漫天飞舞的喜悦，如冬日初雪将我笼罩，让我更加不会说话，语无伦次间只好又笨拙慌乱地说了几遍：谢谢。

散会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心里窃喜，运气真好，一起出版的那么多部书，居然偏偏是我这样一位最不起眼的作者的书，刚好被费老师看到。

这次研讨会上，各位评论家老师基本是就每一位作家的作品稍微说两句，一带而过。费先生脸很黑，又穿着深色的衣服，抽着雪茄，看上去很冷。等他发言时，我才知道这是一位极其热心肠的人。我这样一个和他完全不认识的人，他一点儿都没敷衍了事，很认真评论了我的作品。他的评论，对我这样一位文学新人的影响和鼓励，随着时间推移，愈加显示出深远意义。每当我质疑自己没有文学天

赋，不如就此打住，不要再写下去的时候，费先生对我的肯定和赞美就会在心头浮起来，于是我只有温柔地默默告诉自己：亲爱的，好好写，那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都说你写得好，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呀。

时间年复一年悄然流逝，每每想起沉默不言的费先生毫不吝啬撕下自己亲笔手书的发言稿，大笔一挥潇洒赠我，心里的感动就加深一分。

我在心里暗暗思谋盘算，寻着机会，我一定要去拜访一次费先生，当着面诚心诚意地谢谢老先生。然而，多少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抓住那个时间和契机，心底的诺言一直没有行动起来去真正履行。

2016年8月的一个风雨苍茫的早晨，我无意中在电脑里翻到费先生写给我的评论之语，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心里想着，既然不能面见先生，那就把这些文字在自己的公众号里推送，让更多的人看到先生炽热纯真的心灵，权当感谢的一种。

再后来，忽然发现费先生也开公众号了，有时间的时候就默默地跟着先生的更新阅读那些文字。偶尔也会点赞，打赏，似乎这样，才最适合表达我被时间堆积起来的满腔谢意。

深夜，在费先生的公众号，突然看到了费秉勋先生离世的噩耗。短短的几行讣告，让我震惊与悲伤，眼泪不知不觉滑落，我这个一直自称行动派的人，在这件事情上，此生终究只能沦为一个只配空想的家伙了。我受了先生那么真诚的对待，被先生的话语默默激励了这么多年，却一直只是空想，没有拿出实际行动，勇敢地走到先生跟前，当着他的面，老老实实地表达自己的谢意。如今，被我深埋多年的愿望，此生，永无实现的机会了。想到此，悔愧的泪水模糊了双眼。世间事，所有的果，都有其对应的因。我今天暗自吞下的这枚悔愧之果，都是因为自己懦弱，胆怯，很多事只敢想，不敢做，想得太多，怕贸然，怕莽撞，怕突兀，怕不招人待

见，怕给别人添麻烦，三怕两怕，瑟缩茫然，裹足不前。如今先生满身清辉直上银河去，我这个在尘埃世界中盲目打转的卑微的家伙，只配仰天凝望，长叹息以掩涕兮……

我抹去汨汨而出的泪水，在费先生的讣告之下留言：大师远行，唯有致敬。

2023年9月10日，费先生的公众号在发布讣告之后第一次更新：现征集“追思费老”文章，将在本公众号发布，并与悼词、挽联结集出版。

看到这短短的公告文字，我那颗被悔愧之情占领的心，一下子获得某种救赎，变得轻松。这一定是先生在天上对我的宽恕，我需要认认真真写一篇追思先生的文章，弥补缺憾。

我相信，有一颗对文学后辈古道热肠提携真心的费先生，在那个全是纯净灵魂的世界，一定会因为我文字里的真诚，露出微微一笑。

动笔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提醒自己应该读一读先生的文字，才好动笔。时隔多年，直奔书架某个位置，不需要排查搜寻，一眼就看到了《杂家独白》，在挨挨挤挤满是书籍的书架上，小心翼翼抽出这本牛皮纸封面的书。轻轻翻开封面，深深凝望扉页上先生亲笔写给我的赠书留言：薛晓燕女士存正，费秉勋，2019年1月17日。一笔一画，一气呵成，纸面上潇洒自如的笔迹，如同催泪剂，惹出我的泪水。

《杂家独白》这本书，十几年前阅读时，就被我用黑色的、红色的笔画了太多繁杂的道道，被我勾画过的，都是写得很漂亮的段落。不光画道道，我还做了很多简洁评注，诸如：赞，真理，妙，同感，太好了，我也是，真美等等这样的评语，纷乱地被我用潦草的字迹，写在书页上下左右的空白处。如今重新翻阅，不禁失笑，费先生真神人也。瞧，先生留在纸上的这些新鲜活泼，哲思高妙的文字，把我这样一个散漫粗糙的灵魂给收服的，多么妥帖，多么顺从，多么美好。

追忆不可忘却的良医

文 / 李晟旻

四十多年前，闽清梅浦火车站，彼时四十多岁的黄裕天在候车时听见两位闽侯老农民的谈论，无意间，一句话飘过耳边，“什么叫清官，黄良谋那才叫清官啊”。这个熟悉的名字像一颗突如其来的落石，霎时间在他心底激起层层波澜，他不曾想到，多少年过去了，这个名字还是如此深入人心，在那个艰难困苦、混乱不安的年月里，这个名字如一盏明灯，铲除黑暗和不公，又如定海神针，维护安定和正义，哪怕这个名字早已成为历史，依然被牢牢铭记，时时提及。

这只是他为数不多的一次经过此地，就碰巧听见了大家的议论，若是长久地生活在此，不知还会有多少关于这个名字的评判？在黄裕天心里，这个名字又何尝不是一记烙印呢，从他失去他开始，这个名字就一直让他回忆、追思，他追随着他的脚步，效仿着他的法则，为人处世，安身立命。

又一个四十年过去的今天，耄耋之年的黄裕天想用另一种方式纪念这个名字，一种更加旷远持久的、深刻清晰的方式，不仅仅是被铭记，更是他对

这个名字的感恩和追念。

黄良谋，这个名字属于他的父亲。

世代传承 播下医学种子

黄良谋字声漆，1905年出生在闽清县塔庄莲宅村。在家族的兄弟姐妹当中，他的年纪算是小的，但智慧却不少，打小就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资，不到七岁便能流利背诵《三字经》，比家族里的所有兄长都学得更快更好。闽清有句老话说“茅草针出土就锋利”，而他名字中的“漆”和“针”在闽清本地话里也发音相近，因此家里的长辈常常用这句话夸赞他的聪慧。也许是巧合，也许是父母暗含的期待，儿时的黄良谋真就像一根细细尖尖的茅草针，用力冒出土壤，艰难扎根，扎实生长。

黄氏家族世代崇文尚武，祖上曾出现过武举人和武进士，而到了黄良谋的父亲辈，则以中医传家。父亲黄家远和叔公黄仁传都是有名的中医，乡里但凡有个头疼脑热，都会登门求医。望闻问切，寒热虚实，黄良谋从小耳濡目染，浸润在各种方药

调治之中。要说为何他日后会走上从医之路，家庭环境的熏陶只是其中之一，毕竟他的哥哥及叔公的四个儿子，在同样的生活环境下却没受到丝毫影响，而在熏陶之外，他还比别人多了一点，那便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他可以耐下性子坐在叔公身边看他给病人看诊，在叔公写药方时帮他磨墨，也会在叔公看医书时凑到跟前，似乎书里藏着的那个世界别有洞天。

与家族中其他孩子相比，黄良谋对中医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天赋，这让父亲和叔公意想不到，尤其是叔公，自己的四个儿子没能继承衣钵，他在这个小侄儿身上看到了希望。于是，就像培养自己的传承人一样，叔公开始有意无意地向彼时尚小的黄良谋灌输中医知识。

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童年时听到的故事大多是民间传说、英雄传奇之类，黄良谋不同，从小就对中医表现出极大兴趣的他，是在叔公讲述的名医张仲景的故事中成长起来的。张仲景，这位被后人尊为“医圣”的汉末名医，就这样走进幼年黄良谋的生活，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启蒙的种子，并在其今后的成长及学医历程中，成为不可撼动的精神支柱和行医准则。

在叔公的督促指导下，黄良谋从小就熟背整本《伤寒论》及序，就在这样一篇小小的序言里，学医的信念和决心渐渐生根发芽，哪怕在他成年之后，在他已经成为一名良医之时，也仍然铭记在心。

如果说张仲景的形象及影响来自书中，那么叔公黄仁传则是黄良谋现实中的榜样和导师。因着黄良谋从小表现出的在医学方面的潜力，同为中医的父亲和叔公便一起教他医学知识。两人的教育方式略有不同，与所有父子关系一样，父亲对儿子总是严厉苛刻的，因此父亲的教育方式以压制为主，而叔公则相反，叔公从不吝啬鼓励和表扬，时常夸赞他的聪明好学，这也给他带来了很大信心，信心所带来的信念，让他更加刻苦努力地学习。可以说，

黄良谋在医学道路上的坚持不懈，很大一部分是叔公表扬出来的。

从幼时到少年，家里所有陈修园所辑的医书陪伴着黄良谋长大，大部分孩子的童年是在田间地头的玩耍间度过的，而黄良谋在学习课堂知识以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一本本医书上，耐心地坐在叔公的诊桌旁，本该玩乐的年纪，黄良谋却让自己一点点沉淀下来，一张张药方、一个个病例、种种脉象，他沉浸在自己的医学世界之中，脚踏实地，心无旁骛。

对于学医之人来说，临床实践是获得经验的唯一途径，黄良谋在临床实践方面可谓具有“先天优势”，在叔公的医舍抄写药方，叔公的病患也大多认得这个“小医生”。一次叔公外出坐诊，家里只留黄良谋一人，有人来看病，黄良谋凭借长期学习和实践经验，为病人诊断开方，而病人也信得过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带着黄良谋的药回去，药到病除。

偶然的实践成果，让黄良谋信心大增，而叔公因为精湛的医术为乡里所敬重，也让黄良谋从小以叔公为榜样和偶像，立志成为叔公那样的良医。在乡里，叔公黄仁传人称即三公，他的医术，不只是在本乡，在附近的几个乡镇都被传为佳话。

即三公的“神”，不仅在于普通病症，其他医生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危及生命的危重症，是之所在。十一都池园镇有个危重症病人，急需叔公前去看诊。旧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用两根竹子架起一张竹椅，前后两个人扛在肩头，这种被称之为“竹篼”的交通工具看似简陋，却是当时最快捷的出行方式。快速便捷，也只有在最紧急的关头，留给最值得尊贵的人使用，乡镇的田间地头、崎岖土路上，若是谁坐着竹篼被扛过肩头，此人的身份一定有特殊之处，就值得这样的“高标准”待遇，当附近村镇有危重症患者急需救治，便坐上竹篼，从自家被抬到患者家中，第二天再被抬回来。

正常走路要一个多钟头的路程，竹篼小跑半个

小时就到了，十一都池园镇的这个病人，到他家中时，已经昏迷了两天两夜，浑身冰冷，一经诊断，是“伤寒少阴重症”，立马开药熬药，一碗药灌下去，第二天患者便清醒过来。醒来之后，家人询问患者昏迷之后的情形，患者说，他到了阴间，也喝了孟婆汤，但到了奈何桥边却被拦下，说是没有通行证。什么通行证？就是即三公的路条，没有即三公的路条，就不准过奈何桥。这也许是患者在弥留之际的幻想，也许是对救民之恩的感激和赞叹，真假无从考证，医术广大神通就此传开，甚至当地有个说法，如果家中的父母老人重病而死，若没有找过治疗，子女会被苛责“不孝”。叔公“神医”的名号就这么被大家叫开了。

即三公用自己精湛的医术换来大家的敬仰和尊敬，每每看着叔公坐着竹篼，往返于自家和患者家之间，黄良谋都羡慕不已，他想成为叔公一样的“人上人”，更想自己的医术也能获得大家的认可，药到病除，救死扶伤，这是每一个行医之人的初心，也是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

十几岁的黄良谋，在叔公的榜样作用下，更加坚定了今后的行医之路，也更加专心致志地向叔公学习。即三公在读医书时习惯在空白处做注释，蝇头小楷将自己的心得体会、用方经验写在边上，黄良谋除了阅读医书原文外，也格外重视即三公的注释，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临床经验，独特且珍贵。

拒绝从商 一心深造走仕途

彼时的福州上下杭三保街，是闽清人的聚居地，许多闽清人在此居住经商。1924年6月，黄良谋从闽清县文泉中学毕业，大哥声溶为他在三保街的一家行里介绍了伙计，每个月工资18块银元，老板提供冬夏衣服及食宿，而他只要负责管“一支笔”，相当于文书的工作。当时民众普遍学历低下，能要笔杆子的人不多，因此有了这个机会，大哥声溶一下子就想到了他。每个月18块银元，一年

工资拿回家，在那个年月是够买得起一块田地的，即自己擅长所在，收入又颇丰，在那时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工作，可黄良谋却不乐意，从小独立有主见的他，早就对自己的将来有了清晰的规划，早早地进入社会，从事一份普通的工作，挣一份工资，从来都不是他的人生目标。除了继续在医学上有所作为之外，他还想继续进入学校深造，哪怕他的学历和能力已经足够立足社会，对于自己，他有更加坚定长远的思考。

黄良谋拒绝了这份工作，转而报考政法学校，用父亲的话说，“去了一趟三保街，18块钱不赚，倒又花了两块钱报名费”。虽然家人感到遗憾，但对那时满怀理想抱负的黄良谋来说，自己的梦想之路，正扬帆起航。

1924年9月，黄良谋通过考试进入位于仓前山的福建法政高等专门学校学习，因为擅长写作，他在课余时间还帮机关单位撰写公文，以赚取一点学费和生活费。读书的路是自己的选择，大学四年，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在福州城立足，刻苦学习文化知识，艰难谋生。

闽清人到了福州城，上下杭的三保街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此前哥哥声溶带他到了三保街，聚居在此的乡亲们也都知道有这么个懂医术的年轻人。进入大学深造只是黄良谋提升自己、为日后的更好发展而做出的一个选择，但无论他将来会从事什么工作，医学都是他不愿放弃的心头好，他似乎把从医当成了一项使命，冥冥之中，命中注定，他就应该为成为一名良医而努力终身。因此，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到三保街免费为乡亲看病，这一个小小的义举，从他读政法学校开始，一直延续到他毕业后在福州当军法官，直到他在年过半百时回乡，福州上下杭的三保街，永远有一个“免费郎中”，随时随地为大家把脉开药，造福乡人，不求回报。

在福建法政高等专门学校学习四年，1928年6月黄良谋大学毕业，同年9月，被派往泰宁县担任

政府军法承审员，从此开启了他在各地的军法官之路。泰宁、同安、厦门、闽侯，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尽力为此地改善不良现状，抓海盗，平械斗，为一地安宁做着不懈努力。

泰宁土匪众多，安全隐患严重，初到此地，黄良谋就下决心解决土匪问题。案件发生时抓案犯只是最基本的，他要深入问题核心，彻底消灭罪恶发生的土壤。因此他设定保甲制，若是一个保或甲出现治安问题，保长和甲长要负责，这种连坐的方式，是将责任下放到各级负责人，保长和甲长对各自的区域负责，因此都积极解决治安问题。这时的黄良谋刚刚大学毕业不久，在他二十几岁的年纪，表现出极大的智慧和魄力，整个县的保长和甲长都对他敬而远之，仅仅用了两三年时间，困扰当地多年的土匪问题就被彻底解决了。

大学时黄良谋在三保街帮人看病治病，大学毕业后，虽然暂停了“医生”这个身份，但“救治”的“职责”却没有改变，只不过他“救治”的方式从一副副药方到一个个铁腕的制度，从温和的望闻问切到凌厉的法律惩戒，前者是治病救人，后者是治人治国，既作为医生又作为军法官的他，不仅救治民众的肉体，也关照他们的人身安全和生活环境。从医人到医国，从医生到法官，黄良谋一直在为普罗大众谋福利。

黄良谋在泰宁待了三年，1931年被派往同安担任政府司法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1932年担任福建省防军第四混成旅步兵第三团上尉书记，一度没有可以担任的职位，于是他干脆回乡。

1933年10月，黄良谋开始担任闽清县第三区区立东墩初级小学校长，在混沌的抗战时期，为乡里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可供学习之地。公立学校的费用来自村里的公轮田和书灯田，教师则来自村里可教授知识的村民，因此，学校麻雀虽小，却也五脏俱全，语文、心算、珠算、口算，涵盖生活所需的最基本知识和文化。

现在看来，仅仅五年的小学学习固然不足为道，但对于那时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又逢战乱，这五年的小学生涯，让他们与同龄人的差距渐渐拉开。黄良谋的学生中，长大后有的包工程，测量长度、测算水泥砖头等材料用量，都比缺乏教育的同行高效。一个毕业生后来到了南洋谋生，因为能写会读，被选作商会长，经常代表乡人上台作报告，带领闽清同乡在南洋打拼立足。甚至，此学生在一次回乡时，了解到一个老乡被冤入狱，回到马来西亚诗巫的他以商会的名义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写了一封信，说明事件缘由，很快，老乡就被放了出来。

仅仅念了五年小学便能写国书，可见黄良谋提议创办的这所小学为当时的孩子带来了多大的福利与恩泽，正是因为黄氏家族自小重视教育，黄良谋又受惠于文化知识，使他可以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与走向，成就理想。似乎也就是从黄良谋办学伊始，重视文化教育的理念开始在乡间传开，短短几年时间，整个乡村的文化程度和素质便有了很大提高，而这些从知识中受益的学生，他们的后代也大多走上读书改变命运的道路。教育一代传一代，这是比金钱和物质更为深远的影响。

因为自己从小接受教育，深知知识文化的重要性，黄良谋因此可以进入大学，在某个专业领域稳扎稳打，为日后自己的人生道路扩展了无限可能，也因为接受文化教育，他懂医学，懂法律，懂得以这两样为武器，武装自己，保护民众。从医生到法官再到校长，黄良谋不仅用知识滋养自己，也将知识带给大众，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学子，让他们的人生道路也有无限的可能和选择。无论他在哪里，从事什么职业，拥有什么样的身份，黄良谋似乎都尽最大程度地发挥着他的职责和作用，救治病痛，救治民众，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救治社会，转了一圈，他又把知识带回乡间，教育民众，回馈社会。

是良医，是良相，黄良谋也是良师。

花封别径 春染乌山

文 / 欣 桐

趁春阳正好，萌生出去福州乌山看桃花的念头。说走就走，或许就在这心念之间。

这是第二次上乌山觅春了。前几年的三月末，与友人阿虹相约上山看桃花，已然是繁花落尽的零落。而今年，早春二月里满山桃花却开得如火如荼。站在一株株樱花树下，天空也恍如染上了红云，夹杂着福州女子轻慢的福州腔。原来，花丛中有三五女子身着汉服，在树下拍花，也在花下对镜揽妆。福州女子有一种天然的嗲，与吴侬女子的小桥流水的温柔不同，如作家郁达夫这样描写福州女子：“她们有希腊古代的雕塑之美，且皮色细白，有种嫩白微红，像刚施过脂粉的皮肤，这大约日夕灌溉的温泉浴是一种关系，吃在闽江江水，总也是一种关系。”

那几个着汉服的福州“诸娘子”在花下笑语嫣然，细看果然肤白细腻，在花繁艳丽的衬托下，满树烂漫，那绵软的身姿柔软得如同一汪春水。

我曾在台北的阳明山公园也赏过樱花。那里的樱花如同驿路驻足的闲人，总是一株半株侧于道旁，零零地开着花，犹如一阙清瘦娴雅的婉约词。我也曾在龙岩的永福镇赏过如云如雪的白樱花。斜风雨雾中的樱花树落红片片，点缀于茶园小径上，形成“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美好画卷……

乌山上的樱花树并不是特别多，但因位于福州市中心，历朝历代来这里游玩的文人墨客极多，成为福州有名的景点。据清朝古籍《乌石山志》记载，乌山自古风景秀美，春天百花竞放，其中数桃花最盛。每年桃花一开，就成为福州人踏春的好去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春暖花开时节，桃花总是依约款款含笑而来。

乌山上除了绯红的山樱花，还有不少名贵的牡

丹樱。爱好植物的友人介绍说，与单瓣的普通樱花不同，牡丹樱花色深红又是重瓣，花量充足。看，这远远望去，像极了一张张华丽的伞盖。那伸展的树冠因朵朵紫红点缀其间，如同撑开了一把把大花伞，细小花瓣，但一串串挂在枝干上，就有春深似海的繁华。

行走在浓烈的山樱花与艳丽的桃花丛中，玉兰花也悄然绽放了。那白色的花瓣，花姿高雅，像亭亭玉立的美人，故得了“二乔玉兰”的雅名。“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唐代诗人杜牧《赤壁》中的诗句，虽然不是写这二乔玉兰，但用在此处却十分妥帖。

这是第二次上乌山，奔着那片绯红的樱花和桃花而来。用手机拍了无数花影，在智能手机的年代，花与树，光与影，还有自拍时光，总能让人流连忘返。下山之时，发现上山的门，上面横额题写着“花封别径”四字，让我意犹未尽，不禁思忖：或许就是脚下这条登山径的名称，很雅。再看对联，上联被小树的枝叶挡住，走近才看完全“春萼秋花万万开”，再回头看下联“素女幽人得得来”。这“得得”挺有意思，通常马蹄声可以用“得得”作为象声词，这里素女幽人也“得得”声，估计是穿着高跟鞋或旧时木屐的呢？

原来这副对联的出处，缘于这附近有一座漱石山房。清朝时遍植梨树百余株，是个非常清幽静谧的园林居所，曾是福州诗人结社聚会的场地，林则徐也为山房题门额“玉雨山房”。当时的诗人李剑潭便作《玉雨山房》诗：“梨花十树九树开，素女幽人得得来。山鸟不惊啼终日，野云随意傍高台。岁时忽忽愁双鬓，世变茫茫酒一杯。眼前风物吾曹在，容我百日相襄回。”在选作楹联时将上句做了修改，以便与下句对仗，并与景观对应。

为这“花封别径”忍不住又慢下了脚步，层层叠叠樱花如云霞绯红，引得行人侧向花枝按下快门，再按下快门……记录这享受春光的绯红记忆吧！

一条路的风景

文 / 赵玉明

与六一路结缘，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

那时，芒果树还小，我也正年轻。我每天骑着自行车，从六一南路出发，到东大路上班。那时的六一南路，中间没有隔离带，左右车道以铁质栅栏为界。沥青路面坑坑洼洼，圆形和方形的铸铁窨井盖，或高出路面，或低于路面，自行车经过时，摇晃颠簸。幸好有路边的芒果树，一棵棵翩翩少年样，呈现出生机蓬勃的青春活力，成了六一路上最亮丽的风景。

简朴的六一路，有着悠久的历史：“1916年1月29日，福州水部至台江汛马路建成通车，为本市第一条马路”（见《福州市交通志》）。这里所指的马路，是从五一路东侧的福新路开始，经六一中路至台江广场。彼时，六一中路的福新路口至象园路口一段，是全市第一条马路的组成部分。

现在的六一路，作为市区南北主要交通干道之一，连接火车站、福厦路。我家住仓山下藤路，最熟悉的还是六一南路。每天清晨从下藤路至六一南路出发上班，傍晚从东大路至六一南路再到下藤路回家。如同一个起早摸黑的农人，我在六一路上早出晚归。20年来，我认识这里的每一棵树，这里的每一棵树也认识我。

春天，六一南路最热闹的当数芒果树。雨水刚过，一场春雨后气温升高，蓄积了一冬的芒果树释放生命的能量，枝条的顶端开出褐色的小花，一簇簇像宝塔像火炬，灿烂繁华。这些芒果花小巧如米粒，却能长成比拳头还大的果子。

春风春雨，芒果花纷纷落地，悄无声息。土黄的颜色，如锯木屑铺在路面。有的花儿只是为了绽放，

有的花儿则结出小小的果子，黄豆般大小，藏在碧绿的叶子间，密密麻麻，在春天里做着长大的梦。

榕城的盛夏燥热不堪。路边的芒果进入成熟期，枝头芒果累累，颜色青黄相间，果形曲线优美，沉甸甸地下垂着。我骑车从树下经过，一粒下垂的芒果挡在我的眼前，像是向我问好！

有时候也可在芒果树下避雨。有一次去上班遇雨，我刚好从树下经过，就在树下短暂停留。有时，我心里有了莫名的愧疚，几乎天天与芒果树见面，却匆忙得顾不上看一眼，好在芒果树不矫情，无论你见与不见，它都向阳生长。

四季常青的芒果，落叶和发芽几乎不分春秋，变化最不易让人觉察。只是，芒果树的年轮，一年一年，一圈一圈地生长，从不张扬。而我匆匆回首时，这些曾经的小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

春夏秋冬，日出日落，来来往往，我和芒果树终于一起等到了六一南路翻新的高光时刻。

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工人们先是将整条路面上的沥青挖起运走，又在马路中央修出绿化隔离带，再优化道路两边排水口等等。挖掘机、推土机、切割机，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施工队工作了近半年时间，六一南路的容貌和气质有了巨大的提升。

重修后的六一南路，路中间的隔离带美不胜收，一排栀子花青翠碧绿，且每隔三五米就栽了黄花风铃木。春天，黄花风铃未叶先花，一串串黄色的花挂在无叶的树枝上，真像一串串金色的铃铛。新修的柏油路面，平整宽阔，窨井盖与路面的衔接处平整得浑然一体，开着摩托车行驶在路面，平稳舒适，我激动得有些想唱一首赞美的歌。

一条路，除了风景之美，最重要的还是实用价值。无疑，六一南路作为交通主干道，极具实用价值，也让我十分受益。六一南路的桥南站，有十几路公交车停靠，给附近的居民出行带来极大的便捷。儿子读高中时，每天都要乘坐115路公交车到学校，我每天早上送儿子到桥南站台乘公交车。

桥南公交站台的热闹景象，从清晨六时左右开始。有时候，站台就如早市一样拥挤，依次停着七八辆公交车，长龙似的等着进站。此时，乘客们一阵慌乱，有人从头跑到尾，才找到自己要上的公交车。

这样的站台，看似平常，也会发生一些生动的故事。我记得一个冬日的清晨，我把儿子送到公交站，开着摩托车准备回家。一抬头，看见路边低垂的芒果树枝上，挂着一张学生卡。卡上贴有一张小小的照片，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小女孩，眼神清澈，笑意盈盈，看着过往的车辆，看着拥挤的人潮。

公交站台旁，无数行人的双脚，无数车辆的轮子，潮水般地涌动着。而这张学生卡，居然完好无损，居然被人拾起挂在树枝上，在风中轻轻摇曳，像吟唱一首冬日的暖人歌谣。

是谁在赶车时丢了学生卡？又是谁在匆匆赶路中弯腰把它拾起？

是一位早早来乘车的女士，还是一位飞奔着赶车的男子？他们看见这张学生卡，是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还是自己的孩子？其中的秘密，只有树知道，只有风知道，只有挂在树枝上的学生卡知道。

第二天再送孩子到站台，那芒果枝上的学生卡已经不见踪影，它一定等到了它的主人。

后来每次送儿子到公交站台，每次从这棵芒果树下经过，我就会想起这张学生卡。想象着那个找到学生卡的小姑娘，一定笑得灿烂如花。

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都记得这件事，记得这张学生卡。

从故乡湖北至福州，我走了一条很长的路。在

福州，我也搬过好几次家，也走过无数条路。而对六一南路，这条并不算长的路，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或许，对六一南路的喜爱，不仅是因为这是一条家门口的路，不仅是因为沿途美丽的花草树木，不仅是因为出行便利，更是因为这些温情的故事和故事中的行人，温暖着我，打动着我。

他们南来北往又匆匆忙忙，他们互不相识又彼此怜恤。就如这张学生卡，被人捡起挂上树枝。看似平常，却蕴藏着普通市民最朴素和最宝贵的良善。

一场又一场的风吹过，一场又一场的雨落过。无数的日月如流水般逝去，直到我快退休，路边的芒果树早已华盖亭亭，像一个个巨大的绿伞。它们树树相连，连接成一条蜿蜒的绿色长龙，蔚为壮观。而我，居然没有尝一口这些树上的芒果。虽然这些芒果树只是绿化树，不是为了收获果子。而我们相识20余年，必定要认真品尝一下，让这些美好的事物在我的生命里留下完整的记忆。

为了这个小心愿，在芒果成熟时节，我特别关注马路两边的动静。终于等到这一天，那天周六外出，经过六一南路，正遇到一群采摘芒果的工人。他们开着小货车，拿着长竹竿采收芒果。我怯怯地捡起路边的一个芒果，小心地放在包里离去。

这是正宗的福州本地芒果。皮厚、肉少、核大，但是味道香浓，几乎是我吃到的香甜最为浓郁的芒果。这味道，很符合六一路的气质，纯朴而温情。

今年的冬日格外温暖，我又到六一南路。行至市二院门口的人行天桥，无意间抬头，我被眼前的风景惊艳。人行天桥上，紫红色的三角梅密密匝匝开得正旺，把天桥护栏织成一条紫色的花带，像瀑布一样垂挂下来。冬日暖阳下，枝条和花朵把天桥装饰得像一条彩虹，行走其上的行人，像是在彩虹上飘移。

这路，这桥，这花，美得如一幅画。我看得有些恍惚，竟然忘了赶路。

烟雨君山

文 / 林宝华

在我老家，推开后门，抬眼便是盎然盛景。

西望君山，卓然秀立于银白的大海之上，仿佛白玉盘里一髻青螺。巍巍然，昂扬上亿年，海拔四百多，有王者气象，其余海坛诸山四面拥簇，分列左右。

从空中俯瞰，整个山脉南北走向，北宽而南狭，呈盾牌形状。东西向，横亘三峦，中曰插云峰，东为马头山，西为东郑山，像巨大的笔架竦立青冥之下。南北向，起伏五峰，分别为插云峰，白马岭，坑北岭，虎头山，烟堆峰。峰与峰当中溪流飞纵，谷与谷之间烟村点缀。凡，溪八条、村三十六处。

海坛方言里，“君”与“军”同音，又有部队驻扎，故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便以为那就是“军山”无疑。其实，称为军山，也不算谬误。志书记载，君山亦名军山。最初名罂山，以在大海中远望如浮罂，故名。又以常有岚气往来，又名东岚山。

至于为什么以“军”为名？是源于宋初设置牧监事件，抑或明朝政府设游营、屯兵士之故，现在已不可考。此山作为海坛最高峰，晴明无风之日，半个闽海尽收眼底，是兵家必争天险，成为历代驻军之地，不足为奇。尤其是明清两代，倭患和海匪此起彼伏，包括君山在内的海坛诸山，都建有烟墩。每有险情，狼烟四起，警醒岛上的军民做好御敌的防备。现在平潭地名中，如南寨山、牛寨山、

桃花寨、小雄石寨、寨顶等等，凡以“寨”为名之处，皆是当时放风望哨之地。

山川之美，贵在云雾。我曾见过梅里雪山的愁云，巨大的幕布把天空遮去一半，连月不见“日照金山”的奇观。也见过武夷山的白雾，缠绵多情，在峡谷岩缝间吞吐不息，浸润出名动天下的武夷岩茶。但最爱的，还是君山的烟岚。

旧时海坛名胜三十有余，君山独占其六，其中“君山插云”“罂山晓岚”，均以云雾言事，绘染出绝妙的人世仙乡图。

君山云雾，大致有三种。

最常见的是秋冬季节或阴雨天气的层云，灰蒙蒙压得很低，扣住大半个山体。云线上下，隔出冬、夏两个季节。海坛胜景之首的“君山插云”，说的就是这般景象，前人描绘道“云气常结不开，一岁无数目雾”。

其次是戴帽云，又称萸状云，属于自然奇观。须风定天晴，云团被山头阻滞才会出现。远远看去，犹如飞碟悬停在山尖，十分有趣，算是升级版的“君山插云”。

还有一种便是平流雾了。暖湿气流起于东海深处，遇到山地逐渐抬升，冷却成云和雾，随风过境，来得快，去得也快。这种云雾是最妙的，请闭上眼，冥想这样一种画面：春末夏初，地气回暖，清晨推门忽见青山氤氲缥缈。远望山中，古木幽禽，绝巘飞瀑，人烟寺观，一切事物半明半灭，似有还无。近处水上，渔子待发，一派景象繁忙。倏而欸乃一声，日出烟消，解舟远去天际。真是活脱脱一幅米家云山图！

烟云是山水的精魂。以山水画论观之，中国画讲究留白写虚，往往以散点透视的技法，融高远、深远、平远于一纸，方寸之间包罗万象，足以让观者思接千载，心游万仞。君山本是低矮丘陵，纵深不足，腹地不大。正因有了云雾的加持，平素的场景才显得层次丰富，幽深可观。

海坛先民大多依山、依屿、依丘卜居。君山横跨流水和中楼二乡，为潭地巨障，背山面海，是理想的安居之所。早在唐末和宋初的牧马时代，来到海岛的牧民便傍山而聚，他们把村落深藏在山坳里，以避开旷古的大风。在乱世，君山更是以海外蓬莱的美名，成为遗民隐士的遁居之地。如，流水山门前村的林氏，谢厝迹村的谢氏，他们的一世祖都曾在南宋末年为官，晚年归隐海坛君山，渔樵耕读。到近代，环山一线，百姓数万人，成为平潭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寺观林立，人神共居。

现在的中楼乡东岚村，村后有一东岚宫，高悬山腰，临谷而建。明季，有倭寇从海上泛舟而来，啸聚为祸，遇到村庄和寺观，烧杀掳掠一空。岛上不少名寺古刹都毁于贼手，独有这座东岚宫因常年浓雾遮罩而幸存。冥冥之中，似有君山神灵的庇护，山下百姓至今口耳相承，引以为傲。

小小君山，不仅成为海坛先民的栖身福地，更是无数游子的乡愁坐标和精神原乡。

明初内徙后，君山脚下的谢厝村，有一支迁往长乐江田。谢氏后进谢宗英，客居异地，经常立于高处，望着海坛岛方向，动情处，泫然流涕而不能自胜。长乐籍翰林高廷礼，是谢宗英的知交，为解好友思乡之苦，作《东岚秋思图》以赠。不仅如此，高廷礼还邀请了同乡举人陈仲完，为该画写了《东岚秋思记略》，一并相送。可惜，时过境迁六百多年，我们已无从领略画作的真容。我不清楚，高廷礼和陈仲完有否到过海坛谢厝，但我坚信，谢宗英老前辈必然不止一次地对朋友介绍自己的故乡和回家的路。

“湖之东又有山，高若干仞，环立盘礴，迥出海上，峰林蔚郁，岩穴深邃。其山有岚气往来，昔人以东岚山名之。山之下故家，谢宗英氏实居焉。”

或许，正因为有高廷礼、陈仲完这样一群趣味相投的友人，温暖了处于人生低谷的谢氏族人。谢宗英一族，终究在长乐江田定居下来，世代繁衍，

科第盈门。

中国人最爱山水，也最懂山水。从鹊山到君山，变的是时空，不变的是一脉相承的文士风流，是家国情思、朋友仗义、山水依恋，是一坛浓得化不开的人伦佳酿，足以慰藉乱世风尘。

君山林泉高致，可望可行，可游可居。千百年来，以其宽厚的胸怀，拥抱着迷茫的愁客，也滋养着一方子民的心田。旧时，以福清与海坛两地的一众儒生，有事无事，总爱登临这座海上仙山。或渡海而来，或步行而至，在车马慢的年代，一次成行要花去不少时间，很不容易。他们可是把君山玩遍了呢，大多时候从君山东麓的山门前村出发，沿水磨溪而上，到崇台观看日出；有时从北岸攀登，在君山后的九松书舍先逗留一晚；偶尔也顺着冠山溪，从西麓山脚往上爬，先到国清院谈经论道……总之，怎么好玩怎么来。

历史上，君山多生长白芒、芦竹、槟榔、蒿草等草本植物，兼有黑松、苦楝、相思树等树木。清代以后，海坛人口从一万多增长到近九万，君山作为远近村民的获取柴草的主要来源之一，植被遭受极大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放眼望去，赤土朝天。每到雨季，岩土顺着溪涧奔涌而下，漫漶成灾，农田多为冲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举全岛之力治理风沙，先后引进相思树和木麻黄两大树种。相思树根系发达、树冠不高，适合种在山丘之上，木麻黄则多植于盐碱沙地。半个多世纪过去，绿化已成气候，海岛上遍地葱茏。

如今，青山依旧，但景致却远胜以往。风云一来，漫山相思树暗流涌动，恍如龙虎潜行。择一古道而上，随行随止，有奇石苍苔，有清泉潺流，有空山鸟语，足以让人六根清净，浑然忘返。我很确定，这种快乐，即便是那些前辈古人也是不曾体味过的。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值此春夏之交，烟岚又起，不如携三五好友，爬山去。

石码，石码……

文 / 雪玲珑

石码是我生活了大半辈子却永远跨不出的一座城。我生于斯长于斯，从不因为她的贫瘠简陋而嫌弃。相反，无论我走到哪里，最让我魂牵梦萦的，依然还是我的小石码。

不久前，龙海撤市成区。当有的单位还来不及换下公章和信笺，当我们还来不及在脑海中形成一个意念，我喊了半辈子的石码镇突然又被更名为“石码街道”。此时，念旧的我心里如同打翻的五味瓶，说不出是啥滋味。只能怪我的思维跟不上节奏。互联网时代，地球都叫村了，石码叫街道又如何？当我这样自娱的时候，内心的不适也就变得坦然了。“石码街道”，顾名思义，给人的直观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街区。石码是著名诗人舒婷的出生地。如果不是舒婷的一篇散文《到石码去》，我相信偌大的中国，很少有人知道福建漳州那旮旯，还有一个名不见传的小镇叫石码。

打开尘封的史册，让我惊讶的是，石码曾经与石狮、涵江齐驱并驾，被誉为福建“三大名镇”，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镇。石码原名石溪，唐以前尚是内海海滨，明宣德年间改称锦江，明弘治以后，因沿江垒石筑十二坝护堤，故名石码，并由此沿袭至今。可是，从我懂事的时候起，石码老街区就是一个方圆仅有1平方公里左右的弹丸之地。两横两纵是街区的主要分布路线，石码的街区建设并不繁杂，高楼更是少见，但绝对的

整齐有序。街道两旁全部是商住两用的骑楼式建筑，我们称之为“五脚距”。尽管当时的住房条件极为有限，面积小得装不下屋里的人，“五脚距”却一间都不能落下。以至于，街上行走的人，不管风吹、日晒、下大雨，沿街的“五脚距”都能让你从街的这头走向那头，无论休闲、购物还是观光，从容而不受影响。

印象中，石码沿街最热闹的地方，当数“圆圈”。“圆圈”位于东西南北路口交汇处的中心位置，当时的很多娱乐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比如露天电影、舞龙舞狮，抑或是各种踩街活动都会在这里停下来，认认真真地表演一回。这里是人流汇集地，哪怕是一声稍大一点的动静都能在瞬间吸引到一批围观者。从五板桥到龙海桥，是石码从西到东的两个标志。从大码头到石浦头，就意味着从北走到南的尽头。受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影响，石码的许多建筑都大胆地融入了西方元素，比如礼拜堂、华侨新村、宛南亭和多处的寺庙设计。石码最有名气的地标性建筑是中山亭，这是根植在石码人脑海里的共同标记。

早期的石码不大，街区以外更多的则是水域和农田。那时候，住在街区的叫居民，而住郊外的都算村民。曾经因为居住在城区的优越感，仅仅因为享受的福利是每个月都能定时供应的粮票、油票、布票等各种票证。贫苦年代没有多少的贫富差距。

以前的人单纯，无欲无求，容易满足，因而也不见愤世的。虽然清苦，日子过得也算踏实。早期再穷也都任其生育，在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的年代，生儿育女是一种最容易满足的天伦之乐，家家户户人口爆棚。穷人的孩子“好喂养”，都是土生土长的似乎也不太需要什么成本。上学的学费也是相当的便宜，似乎没听过上不起学的。倒是家里因缺少劳力不让孩子上学的事却时有发生。

早期的石码镇叫公社，居委会叫大队。得缘于我的父亲曾经是解放初期第一任新仙街的街长，后来改称解西大队，我的家就住在浸水埕解西大队隔壁的二楼。后来，这里也成了我的出生地。那个时期，生活清苦却不敢违规。在市场上做点小买卖都能叫投机倒把。公私合营后的大集体时代，工商商店不在少数，从而也造就了很多的就业机会。石码的外来人口极少，物质基本能做到自给自足。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种的，该有的石码都有，也具备这得天独厚的条件。石码地处水域，水上航运发达。“放杉排”曾经是九龙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期的石码更多的是“靠水”吃饭。

石码还是个著名的侨乡。早期到南洋讨生活的人比比皆是。在石码，几乎家家都能沾上个海外关系。华侨在海外赚钱回乡置业“起大厝”的大有人在。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位于下庵路的“杨氏大夫第”。杨氏大厝现在已是省级文物保护建筑。石码是个很包容的地方，最早融入的西方教派有基督教、天主教、宗教等等，各种教堂和寺庙在石码遍地开花，举目可见。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外来文化糅合了中华文化、福建本土滨海文化和海外文化，呈现出了多元文化兼容并存的格局。

时间如白驹过隙，往事若素月流空。一晃我已从懵懂少女步入知非之年。昔日的小石码在我的眼皮下悄然蜕变。首先变化的是石码的外围。周边的农田渐渐被一幢幢高楼取代。石码邻郊再无城乡差

别。沿江的楼盘此起彼伏，夜幕下的锦江道堪称上海的小外滩，尽显繁华盛世。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无论怎么拆迁重建，石码街最早的两横两纵，除刚开始解北片区被改建成红树林小区，其他依旧保留原来的模样。因为人们开始意识到保护古街刻不容缓的深远意义。特别是近年来重新修建的后港古街，再一次唤醒了石码人的记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百年前的情景再现石码后港古街。双桥织雨的景象，禅院钟声与沙埭蛙鼓的交替，仿佛时光倒回，瞬间穿越。我朝夕相处的石码啊，原来也有这么美！

石码的人间烟火气特别浓烈。各种诱人的小吃多得让你只恨肚子太小装不下想要的全部。吃着五香和卤面长大的石码人，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尝过多少的山珍海味，让你念念不忘的还是家乡的味道，回到石码的第一份美食，必定还是五香和卤面。石码的美食名目繁多，各有特色。在石码品尝美食，一顿一个款式，一个月都不会重复。石码水域地处淡水和咸水的交界，石码的本域海鲜也成为市场上备受欢迎的海鲜。

石码的空气是清新的，天空是蔚蓝的。在石码街区，汽车根本派不上用场，窄小的街道，让电驴成为出门的首选。这是告别自行车以后，石码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行走在石码街上，没有汽车尾气的烦恼，没有大城市的匆忙与喧嚣，一张张悠哉的脸上写满了惬意；行走在石码街上，穿梭于一排排见证岁月沧桑的骑楼下，对于怀旧的你我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看得见的乡愁……



种田德自福

文 / 张国琳

我住处的楼边，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新增了一座释迦寺，平时不以为意。2018年6月，我到东园杏坑采风，才发现那里也有座释迦寺，因为实在是普普通通，我也没多留意。直到今年夏天应邀参加惠南文化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才知道那座貌不起眼的释迦寺已经脱胎换骨、焕然一新。这使我感到非常讶异。

大概过了一个月，我特意去了一趟杏坑，友人郭总亲自陪我去参观。我一见，真的愣住了，第一判断就是这样的寺庙，整个惠安都没有哪座名刹能够超过它！无论是石雕还是木雕，不管是佛像还是壁画，那种大气、那份精致、那种庄严，一下子折服了我。最吸引我的是大雄宝殿穹顶藻井，那才是木雕艺术的巅峰之作！我手持相机拍个不停，沉浸其中，不能自拔。我记得那天郭总说过，为重建释迦寺，他至少开了一百多次的会议。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怀，能够让他如此诚心、如此执着、如此大气地让妙相重光、大放异彩呢？

杏坑故称凤坑。清同治年间，凤山杨氏廿世裔孙杨名水仔，居于晋江深沪，独钟佛法。家长见状忧心忡忡，为其成婚。但年仅20来岁的他一心向

佛，于泉州涂门街释迦寺正式剃度，受具足戒，法号“仁德”。后来，仁德师将凤坑祖家二百多平方米的私塾下馆改建为释迦寺，成为凤坑释迦寺开山祖师。此后有房姑、招姑、庭耀大师等也相继进驻凤坑释迦寺。那时，整个泉州地区的释迦寺还不到五座，而惠安仅此一家。

这让我想起了同是惠安人的传贯师。传贯师俗姓龚，名育恩，东岭龙村人，1925年1月24日（正月初一），19岁时便在晋江灵鹫寺拜广空法师剃度出家。原来他当年到晋江打工谋生，因为忠厚勤劳，又长得帅气，东家千金小姐暗生爱慕之心，大胆追求他。奈何他迷上了三宝。而父亲在1924年出家，法名广谦。为绝少女怀春之念，血气方刚的龚育恩师毅然自宫出家。这是何等的信念啊！

后来他追随弘一法师成为其最信任的弟子。弘一法师来净寺挂锡，便是传贯师力荐的结果。

话说回来。此后有个白奇里春人叫招姑的也来进驻释迦寺。1927年，里春30来岁的郭家谢氏嬷姑携9岁幼子郭细奄来投靠亲属招姑，入住释迦寺，协理寺务。原来郭细奄的爷爷算是白奇一富，父亲为郭氏十七世郭玛福，可惜30多岁时出事，人船货

皆没，赔到家里只剩一张床。谢氏嬷姑因此投靠佛门，拜泉州转尘大和尚为师，法名瑞卿。瑞卿姑至1974年8月10日示寂。

郭细奄生于1919年1月3日，9岁起拜后岩寺廉津师为师，法名善戒。后廉津师担任泉州承天寺监院，随后善戒师跟随廉津师住泉州承天寺、开元寺。

善戒师净慧宿植，矢志不移，僧龄长达80年，为泉州地区最久。

郭总介绍，善戒师“文革”期间任泉州开元寺住持。其时红卫兵大毁寺庙。善戒师与有关人员将里面的佛像用枋皮钉死，以防破坏。泉州开元寺在十年浩劫中居然没有损失一块瓦片，堪称奇迹。

那个年代强迫出家人吃荤，还俗，结婚生子。庆幸的是善戒师六根未净，心里还想着传宗接代，不忍家族在自己手中断了子嗣。于是他在1943年收养了凤坑一个姓杨的孤儿为子，以传承延续郭家门庭。一心出家的他以此为由誓不返俗。有时被强迫得受不了，他就偷跑回家，没过三两天又回来了。如此反反复复，折腾不停，他凭一份执着、坚定和虔诚折服了红卫兵和造反派，这样他就成了泉州开元寺唯一的和尚，集住持、法务、杂工、小卖部店主于一身，全权代表。因为那里的开元寺开设一间小卖部，什么活都是他一人在做。

他收养的儿子，就是郭总的父亲。因此，郭总称他为师公，称瑞卿嬷姑为阿太。有一年，郭总到泉州开元寺。里面的和尚告诉他，他的父亲才三岁就被善戒师收养，为他取名演宗，意为演变祖宗。善戒师将演宗一直培养到福建农校毕业后成家立业，而自己始终初衷不改，痴心不变。

困难时期，善戒师惦记着凤坑释迦寺的母亲和养子，时常将自己分到的肉票叫人领了，包好，从后渚乘船来，再走路带回凤坑家，放在窗子上，就回去了。他的尘缘末了，亲情未断。那个年代，吃肉简直是一种梦想。郭总从小就感受到那颗藕

断丝连的心，还是那么炽热，还是那么温馨。有一次回去，船刚开走，他纵向一跃，飘落船上。所以，白奇人断定善戒师是个练家子，轻功很好，会少林武功。

善戒师跟随泉州承天寺监院廉津法师多年。承天寺是云果师重建。

释云果（1882—1914），俗家是惠安獭窟人，俗姓林，15岁拜泉州承天寺圆常院莲鹫上人为师，复师从莆田广化寺从善和浙江鄞县天童寺印月法师，23岁重返承天寺。当时不少殿宇已坍塌亟待修葺，云果师发愿大兴承天寺，多次前往海外东南亚各国以及台湾地区化缘，使承天寺焕然一新。

云果师因此成为善戒师的偶像。他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光大佛门。

1982年，善戒师应邀前往菲律宾常住马尼拉大乘信愿寺，募化数万善款，扩建释迦寺，建筑面积达300多平方米，于1985年竣工。其间款项不足，善戒师独力填补所缺，终于1986年12月12日举行开光庆典仪式。

1990年善戒师回国，续建释迦寺。1996年，法师再度前往菲律宾，2002年6月回国，任泉州承天寺西堂，直至圆寂。

“2007年1月4日，善戒师圆寂于承天寺涅槃堂，有5000多人来送终，队伍从南俊巷一直排到西街后。有几个在他遗像前拜了几十拜，而不是三拜。”

郭总回忆起往事，有些动情。

善戒师的法事费用全部由郭总承担。住持向愿法师过意不去，说“钱是你出的，遗物要给你”，就将善戒师生前所穿的一件破破烂烂的僧衲交给了郭总。火化后，郭总拾得五颗舍利子，一黑四青，后来安放在如今新建的释迦寺右侧的舍利塔，其他遗物则收藏安放在左侧二楼纪念堂。郭总将在山上另建舍利塔，纯银铸成，单做工就得三年，还有玉石，价值100多万元。郭总心里，钱不是问题，而情义无价。

“我从小跟着师公，深受他的影响。人要有佛心，要慈悲为怀。他对我要求很严格，办事却很细心。在他面前，我们吃饭也不能有声音。筷子不能把碗弄出声，嘴巴吃饭也不能有声音。他的威慑力很强。如果不是晚年患上糖尿病，他不知要活多久！阿太活了94岁。师公才89岁。”

回忆起师公的点点滴滴，郭总还是历历在目，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我读书到13岁，15岁就去泉州木器厂工作，还去找过他。1986年我创办服装厂，1990年创办纸箱厂。那时厂里我雇了几个四川人，都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乘车到站回家还得走路一天一夜才行。深夜疲倦，就只能睡在阴森的墓埕里，第二天再赶路。师公回来看到我，知道此事，恻隐之心顿生，嘱咐我要好生善待打工仔。他说人家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你叫来我认识一下。看到他们黑黝黝的脸，师公于心不忍，掏出身上的钱，一人分给200元，说是要结缘。那时的几百元可不少。这种言传身教对我触动很大。师公是在教育我要厚待工人，不可刻薄，要有佛心，厚德才能载物。此类事甚多，我都数不过来。”

郭总停了一下，思绪回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那是刻骨铭心的思念。他想的是，隔世之情，今生必答。

善戒师生前任释迦寺住持期间曾将寺宇加固重修，随着岁月摧枯，释迦寺殿堂频受雨损虫蛀，漏雨，墙体斑脱，濒临坍塌。释迦寺曾先后两次历劫，焚毁殆尽，寺院就此一蹶不振，而菜寺即祖祠。释迦寺必须翻建不可，于是郭氏演宗率子孙研讨决定重新翻建释迦寺，于是他们开始拜访各地的名寺古建，博采众长，重建方案越来越臻于至善。

然而，周边有十二三栋民居。搬迁，是民间第一难事。郭总庆幸的是这些人没有一家不同意，这让他很感动。而他给了补偿款将近1400万元。双方

皆大欢喜。

土地有了，空间有了，这就好规划设计了。

郭总开始拜访各地的名寺豪宅，500元、1000元，处处添油，留心拍照。寺庙自不必说，就连泉州最有名的杨阿苗故居，他也特意前往参观取经，博采众长。他的方案，也自然臻于至善。

设计要一流的，材料要一流的，师傅要一流的，施工要一流的，最终质量要一流的，就是要一流才行！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投入了80%的精力。在他心里，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没有比这项工作更有价值的了，没有比这个工程更令他牵肠挂肚、魂牵梦萦的了。正如《诗经》所云：“夙夜在公，殚精竭虑。”工作，要做到极致。工程，要做成极品。要严格按照闽南传统古法工匠艺术来重建释迦寺这就是郭总的愿望。

新建的释迦寺包括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舍利堂、祖师堂、禅房、僧舍等。寺内供奉释迦牟尼佛等近五十尊佛像，单金箔就用了超50斤。总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比原来的规模扩大了近十倍，让梵宇显得更加庄严、雄伟、壮观，于2019年10月15日落成。

郭总说：“师公把福留给我就够了！是他积下的德，才有我的今天。有德才有福！我建这座释迦寺，比自己创办五六间工厂还要开心！”

郭总说到这里，坚定的语气中透露出一股如释重负的舒心，锐利的眼睛中折射出一束光芒。那一刻，我感受到了郭总内心的快乐和幸福，似乎也充满了一种温暖的能量，在我身上蔓延开来。我相信，那就是他佛心的外溢。窗外，一片阳光明媚，如佛光般的温馨、怡人。我相信，身为惠南文化研究会会长与全国知名品牌企业老总的他，身上流淌着的血液一半是道义，另一半则是修行。难怪我第一次见到他，总感到戴着一副眼镜的他显得那么儒雅，眼神慈祥。

瀛洲河印记

文 / 江枝铃

清澈碧绿，潮涨潮落，舟船穿梭，木排放渡，龙舟锣鼓，洪水横流，道头卸货，游泳戏水，捕鱼捉虾，沙洲蚬子等诸多生活场景和活动项目，都伴随我儿时、童年乃至青少年的成长与欢乐，这就是我家门口美丽的——榕城瀛洲河。

瀛洲河坐落于福州台江区瀛洲街道和新港街道的交界处，连接两岸的是座古老的石拱造型的“瀛洲桥”。早期河道较宽，河床两岸相距30~40米，平潮时水深可达2~2.5米，河道往上游一公里左右连接闽江，往下游可达五公里远的南公象园。所以当时的瀛洲河也是闽江航运支流的货船运输主干道，沿河两岸有多个道头（简易码头）提供装卸货物。

当时货船多为木体船，而且是靠人工撑，动力借水流，所以只有在涨潮时顺流而下，落潮后再原路返回。如果遇上半夜涨潮又是一番景象了，船连船，灯接灯，吆喝声此起彼伏，伴随着潮涌激流，河道上如长龙出水，萤火飞舞，月光下碧水映天，船帆倒影，不失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种水运繁荣景象从20世纪70年代持续了十多年，也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历史见证。

瀛洲河是母亲河。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住河两岸的人家都是饮用瀛洲河的水。我们会等河水平潮时取水，平潮时间约40分钟，此时段水最干净，涨潮冲污水，落潮又带杂物，均不合适取水。我家取水很方便，阳台就架在泊岸上，小木桶系上2米长的绳子就够得着了，然后倒到大水缸里，“明

矾”沿缸壁抹上两圈即可，半小时后就开始沉淀了，一天一缸水，每天取水，日复一日，就这样喝着自制的纯净水长大。

瀛洲河也是娱乐场。家门口有了这条河，使我的儿时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捉鱼最常去。涨潮可钓鱼，落潮去捕鱼，运气好的话当天饭桌上就有半斤多的新鲜美味的一盘红烧鱼了。摸蚬子不会少。夏天蚬子是旺季，因水质好，只要有沙床就有蚬子，一天也能摸上半斤的黄蚬子，晚餐配稀饭也是标配的菜。同时还是天然游泳场。端午节后一直到白露整个夏天都可以游泳或泡澡，涨潮时河面宽适合游泳，落潮后河床低刚好泡澡。偶尔也约上几个邻居去漂流或跳水，每每学燕子式的跳水时，会不见了裤子，引来小弟小妹们的嬉笑。傍晚泡澡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调皮的小玩伴有时连“出恭”都一条龙服务了。

瀛洲河有时也发脾气。那是在四五月雨季来临之时，降雨引发洪水。早期上游没截水，闽江每年都发洪水，正所谓大江满小河溢啊！此时，我们河两岸的人家都要到其他地方少住几天，洪峰来时把自家的门板和墙板都拆了搬到二楼，一楼任由洪水来回穿越，杂物堆柱绕梁。等待洪水退去，我们再回家收拾安装，偶尔也会捡到几只留下的鱼和虾。

碧水东流去，朝潮尽繁华。时代的变迁写满儿时的记忆，老家的生活印下童年的欢乐。瀛洲河的风韵虽褪色不少，但被我们这一代人珍藏在记忆深处，闲暇之余与子孙唠叨一番。

走进下党

文 / 江旭升

两山相夹之水，称之为“涧”。闽东山多，溪涧多，连接两山之间的廊桥也多。鸾峰桥，一座有200多年历史的单拱木廊桥，横跨在寿宁县下党乡的溪涧上。从桥头的石台阶拾级而上，走进古桥，一股清涼的山风迎面而来，伸手轻轻抚摸木板、木窗、木椅，似乎让人感触到历史跳动的脉络。远望窗外，天空烟雨迷蒙，群山若隐若现，树木翠绿绕烟。往桥下望去，湍急的溪水裹挟着黄泥沙，横冲直撞，奔涌而下，溅起无数的水花。默默地坐在长板凳上，聆听下党村民讲述当年领导干部因陋就简，在古廊桥上简单午餐小憩，与乡村干部促膝长谈，破解贫困山区脱贫路、致富路的历史佳话，令他们难以忘怀。雨后的山村，邂逅清爽，万物生机勃发，回望鸾峰桥，“古桥留足迹领袖风范传天下，山乡换新颜人民幸福奔小康”的对联，在湛蓝色天空的映衬下，显得清新朴茂。

杨尚利、杨尚全，下党乡人，哥哥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基层党员，在抗击洪水灾害转移村集体财产的过程中，兄弟俩双双触电身亡，献出年轻宝贵的生命。1989年初夏，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向 下党乡袭来。所到之处溪水暴涨，道路冲毁，房屋倒塌……受灾最为严重的是下屏峰村，造成30多座民房倒塌，60多户300多名村民受灾严重。在灾害面前，哥哥杨尚利始终牢记党员初心使命，舍小家为大家，积极帮助群众抗灾救灾。受灾群众转危为安了，这时他想到村集体财产以及公章账簿等还没来得及转移，于是，义无反顾地带着弟弟杨尚全冒着雨夜涉水进入村委会，完成抗灾工作后，在返回的

途中，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杨尚利、杨尚全兄弟俩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死，他们的死比泰山还重。

明代寿宁知县冯梦龙，在寿宁县曾留下“地僻人难至，山多云易生”的诗句，由于山多田少，交通不便，当地群众生活十分贫困。1934年7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经停下党乡两天两夜，村民用极其匮乏的物资为红军战士补充给养，用山上的采回来的草药为红军部队救治伤病员……斗转星移，八十七年后的2021年7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举行的视频峰会上，下党乡以精准扶贫为主题惊艳出镜，所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与独具特色的魅力令世人啧啧称奇。

一个上午的走走停停，到了饭点时分，走进一家农家饭堂，点几碗米饭、一盘土猪肉、一盘炒春笋、一大碗豆花汤，虽然只是农家小菜，但也咸香可口。吃饱喝足后，来到小溪旁，几位当地老农正在溪边的长廊里售卖山村土特产。闲谈中得知，老农的老房子被外地来的经营商看上了，出资装修一番，用来经营民宿与农家乐，自己不用花一分钱，每年还有租金收入。平常自己也上山打理几亩茶园，或进山刨些山货，放在家门口售卖。闲暇时就坐在长廊里，一边欣赏着这里的绝佳美景，一边向过往游客讲述“廊桥小憩”“三进下党”“下乡的味道”等下党的故事。“看，这是自家种出来的有机茶叶，不施打农药化肥，绿色环保，气味清香；这是新晒干的蒲公英，清热解毒、清肝明目；这是深山里挖回来的牛奶根，用于煲汤，香气浓郁，是纾困解乏之上品……”老农对自己所售卖的山货如数家珍。“我买两捆牛奶根”“我要一包蒲公英”“我买两包野山茶……”

下党，我们就要离开了，好客的老农与我们挥手告别。车窗外，一人一物开始渐行渐远，而我们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包包的山货，更是山乡人民一张张幸福的笑脸。

“一代完人”与茶饮

文 / 林长华



著名文学家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多处提到“黄道周”这位名人，仅第二卷中册就有9次提及。黄道周（1585—1646年）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书法家、儒学家，他年轻时就被誉为“闽海才子”。地理学家徐霞客对他十分敬仰，与之结为莫逆之交，他称黄道周“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甚至，清朝乾隆皇帝也赞扬黄道周：“不愧为一代完人！”常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黄道周能够得到皇上高度评价，用现代话说，就是“时代楷模”。

喜欢舞文弄墨的黄道周在生活上不贪酒色，尤好饮茶，他的家乡福建东山岛铜山古城（原属漳浦县）与台湾隔海相望，介于厦门、汕头之间，是著名的闽南、潮汕工夫茶盛行不衰的地方，黄道周自

小就是在“工夫茶的海洋中泡大的”。也许是茶育人品、茶助文思起到的一定作用，黄道周一生著述甚丰，成书几十种，如《易象正》《续离骚》《春秋揆》《三易洞玑》等等。

黄道周的家乡东山岛举凡红白喜事都要用到工夫茶，平生钻研儒家学术的黄道周对高雅的茶事十分看重，每次创作书画前，他几乎都要沐浴、净手、焚香、泡饮工夫茶。东山岛四面环海，海产丰饶，人们三餐几乎都少不了鱼虾佐餐，作为解腥的理想饮料工夫茶，黄道周常泡常饮，他说“宁可一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并习惯称茶叶为“茶米”，把茶叶摆在大米之首。大约明崇祯初年，福建平和县九峰民众为答谢王守仁建置平和县之功，建了一座王文成公祠奉祀。当时，翰林院编修黄道周到九峰讲学，平和县教谕蓝光奎便向黄道周约

写一篇《王文成公碑》的祠堂碑记，黄道周满口答应。当夜，黄道周边泡饮工夫茶，边谋篇撰文，茶助文思，未及四更便已完稿。翌日，蓝教谕阅文之后，甚感满意，奉送一大包银子作为润笔。黄道周决意不收，但喜好饮茶的他却不客气地说：“贵地特产之茶，送我两斤足矣！”可见平生不以物喜的黄道周却对茶叶情有独钟。我想，清官性格像茶，总是清醒、理智地看待事物，不卑不亢，不贪不腐，清正廉洁。一个人若在茶中有品位，自然对生活有感悟；对生活有感悟，自然对情感有真诚；对情感有真诚，必然对人格有操守；对人格有操守，必然对国家兴亡会有忧思。黄道周就是一位一生爱茶，一生如茶，有口皆碑的清官。

黄道周讲究以茶倡廉，以茶为礼，以茶敬贤，以茶励志。明崇祯十年（1637），黄道周升任右谕德掌司经局、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等职，他不畏魏忠贤等奸佞，毅然上疏弹劾，触怒“龙颜”。崇祯十四年他被充军广西以后，崇祯皇帝曾召他回京，拟官复原职，黄道周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他托辞有病到武夷山茶洞寓居讲学。茶洞周围幽谷中所产的茶叶是除“大红袍”之外最出名的，被誉为茶中隐客的李卷在《茶洞作武夷茶歌》的诗中写道：“高岑窈壑积空翠，遍植仙芽种特异。雀舌鹰爪著翘英，顾渚蒙山逊韵致。虽云胜地发先春，焙制精良始绝伦。”茶洞周围有七峰环抱，谷中有五泉奔泻，胜景荟萃，环境幽雅，徐霞客认为“比天台的明岩更为奇矫”。对于喜爱饮茶的黄道周来说，隐居在这名茶丛生的环境中，没有了明枪暗箭，刀光剑影，他更有时间潜心钻研学问。他的挚友李卷用长诗描述了黄道周品茶时悠然自得的情趣：“碧瓯引满时独酌，搜索诗肠润枯涸，遂觉两腋御凉飕，尘缘荡尽清虚味……”武夷山仙浴潭的清泉恰是黄道周烹茶时的用水，甘醇爽口，潭边的摩崖石刻“茶洞”就是黄道周留下的字迹。1642年至1644年，黄道周在这里寓居讲学中结识了李

元仲、黄世忠、郑牧仲等一帮志趣相投的茶友，他们在品茗之中忧国忧民，吟诗唱和。黄道周有一首《题屏周八曲山房》，就是在黄世忠幽居的武夷山八曲山房中品茶聊天中诞生的，诗曰：“旅客空招猿鸟悉，道人何意此重游。书从数阅方知妙，山自频过益觉幽。遗蜕仙翁长启齿，含花柚子渐垂头。沧桑世界红尘外，漫说麟鸾十二洲。”字里行间抒发他虽然暂时蛰居山洞，远离尘嚣，但是他那颗滚烫的心绝非山间之阵风，水上之涟漪，潭里之云影，草际之露珠，风中之柳态，他无时无刻记挂着国家的兴亡。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后，明朝覆灭。在烽火连天，国难当头时，黄道周忍耐不住寂寞。1645年，他毅然外出募兵，亲率门生和义民9000多人，向信州（今江西省上饶市）进发，大破清兵。不幸，终因带兵乏术，孤军无援，兵败被俘，黄道周被解往南京。清廷派人百般劝降，黄道周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当时降臣洪承畴多次以闽南同乡和同学等老关系协助清廷劝降，都遭到黄道周痛斥。洪承畴知道黄道周喜好品饮武夷岩茶，虚情假意，命人奉上一杯茶，走到黄道周面前，低声下气地说：“请先生用一杯清茶！”胸怀反清复明愿望的黄道周尽管好长时间没喝到茶，茶瘾难忍，但他一听到“清茶”就感到逆耳，不禁勃然大怒，掷杯于地，说：“我清粟都不吃，还喝什么清茶？”可见喝茶与黄道周的爱国情怀牵丝挂缕，这在中国的茶史中是极其少见的！

当天黄道周有感而发，匠心独运撰制了一副妙联“史笔留芳，虽未成名终可法；皇恩浩荡，不思报国反成仇”。联中巧借“承畴”与“成仇”的谐音，将史可法和洪承畴对比，前者拼死反清，为人传颂。后者苟且偷安，在权贵面前摇尾乞怜，被人唾骂。这副妙联抒发了黄道周忧国忧民的赤胆忠心，名联宛如名茶一样馥郁甘美，令人回味无穷，至今在我国对联界脍炙人口。

在须弥山石窟(外一首)

文 / 年微漾

小部分的光线在杏林中逗留
投射地面，显现出
酸到发亮的前程
而在背阴的另一边
一截峡谷正在发育，俨然
是从群山攥紧的拳头中
逃逸的掌纹，带着天地间
游移的愤怒，在沟壑里撞击
最初，一群人来到这里
风尘仆仆，带来的工具形状不一
闲谈中交换家乡的旱情
那条干涸的河流，在方言里
重新找回了流域
道阻且长，挣脱了山川
替一个个家族坚忍地活着
它有时甚至漫长得就像
父亲不在场的日子
充满了纪念与懊悔
斧凿铮铮，旷远的表达
循着它的味道、色泽、力量
和曲线，在绝壁上雕出佛像
就如同从水中，邂逅自己的脸
许多年过去了，一代人的执念
尚未风化殆尽，未完成的佛像
也并不急于否定人间
哦，如果明月亦可修葺
他们就到诗句里背井离乡
这周而复始的遗憾
成全了命运的完满

在蒙自烈士陵园

大地是一张滚烫的电报
微风起，所有的草
向着落日冲锋，部队先行强渡了
银河
小部分的水
自前线撤下，又重新集结
用月影开辟秘密的邮路——
从红河回到昆明
左手是大屯海
另一边是长桥海
我们实有许多的路可走
偏偏选择最难的这段
跟随象群北上

你眼里闪动的柔光

清净寺

半月穹顶的凝望
古兰经刻在回民的晴空——
默念、鞠躬、再叩首
祷词绕梁
那虔诚的举手投足
仿佛一场暴雨的洗礼
轰然降落头顶
斜靠圣殿础柱
我看一只蚂蚁
搬运草地上的碎屑
它会读懂吗
一墙阿拉伯文
正用古老的身体，分娩出
日月交辉的光芒

星光的倒影

文 / 郑泽鸿

西湖笔记
你看那西湖的小鱼群
轻易游进了诗的第二行
为蛙声腾出静谧，为小船
编织漾动的霓霞。夜已良深
清风的第九章，在拱桥处停止翻动
哦，原来是扶桑焊住了栈道
那朴素的红，和暗放的喧嚣
正如乐音里飞扬的芦笛
压低了璀璨星空
我有什么理由不漫步这里
让成片鱼群游进我诗的断章
我有什么理由不歌唱，当夏虫吮吸

福道遇雨

雨在下，奔跑中摔倒的儿子
刚刚擦干了哭声
将夏天还给蝉唱与蛙鸣
父亲是朴素的
跟在我们身后
他沉默的眼睛里
仿佛洞悉了将来的一切
就这样沿着福道
一直走，一直走
包围我们的
是清凉的微雨
和微斜的黄昏

青松，是青山的主人

——谒访古田会议会址

文 / 吴伟平

怦然，仄仄起眼前的笔架山脉
在这里写诗，派用不上书面语
一株小小的草木都有十面旌旗
古田，军号响起，大风从四面起兮
峰针、树轮，佚名的冠林
现在，我要驾长风亲自检阅

我的诗韵操觚在山角，沙场点兵
心跳和喉结突突，巨擘短歌相见
天上星星，是感叹中省略的标点
我的左臂是大山，右膀也是大山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濛濛滂湃
我从史诗里钩沉——呼号的口令

身后的青松，才是青山的主人
因为热爱，热爱这山川的壮美
今天，客家人衷心迎接他们

匡山颂（下）

文 / 张冬青

四
你是闽江源头的五万亩原始生态
公益林
福建最北的国家级森林公园
悠悠宝溪水驮着两岸青山滑翔
在水库大坝前歇成的十里长湖
你是高坊水电站发出的强劲电流
一级站二级站绵延不断

每盏灯影里都明媚着罩眼的青绿

你是《苦斋记》哺育成长
甘苦自知的匡山女子诗社
以诗筑巢的匡山诗部落
由《诗刊社》揭牌的“匡山阅创
中心”
你是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双同村
全省最具体验价值十佳森林人家

五

你是我母亲的水父亲的山
客家这一脉筚路蓝缕从汀州府来
多少年多少代繁衍生息
只在你的山底下转了小半个圈
朴素的村庄都在族谱里眨着眼睛
依次是莲塘坂、塘岱、外半山、
高泉
祖先今是白天在落叶下睡觉
夜晚被天神召去犁田

那个深秋犁头星当顶的凌晨
我在峰顶香坛熹微里看得真切
霞光虹彩里衣袂飘飘的刘伯温踏
云显影

西边那一线陡峭的山脊
每一棵微弓的树木
都是我先人站立的骨殖
从天上次第走来
扛着犁杖埋头下山

祖先们都是犁地的好手
他们犁的地
只在某个秋高气爽的午后天空展映
每一道犁沟都像从前一样井然有序

有如大鱼的鳞片有如翻开的花瓣

眼下，我在远方的都市喧嚣里眺
望故乡
我的双眼潮湿一片
感谢生我养我的匡山
感谢谦卑的祖先

高峰谷秋吟（节选）

文 / 马乔

高峰谷·旗帜
能成为一面旗帜
不是所有的山都有机缘
如同芸芸众生
由又鸟变凤凰谈何容易

令人诧异的是
只有区区900米海拔的
高峰谷，却一鸣惊人
把平和的十万大山
甩开了若干条街

山国平和，仅千米以上高峰
就有26座，至于
可与高峰谷媲美高程的峰峦
更达到221座之多

高峰谷凭什么，让贵为漳府老大
标高超1544米的大芹山
第一回感到矮人三分

高峰谷一夜之间

就织成一面旗帜
奥秘在它垂青于一名土著
它的名字叫平和白芽奇兰

是这位带兰花香的姑娘
与高峰谷相亲相爱
让原本默默无闻的山谷
崛起成巍巍高峰

高峰谷·春秋

年的季节被删除了一半
被腰斩的不是时光与岁月

一年四季在这里
貌似不适于生存了
这里的气温，山景
动用自主权，鼠标一点
就删除了冬夏两季

从此，高峰谷
只为春秋两个大国
留下版图，留下历史

答记者问时
高峰谷说：这里
不喜欢严寒和酷暑
这里只喜欢
山与人都眷恋的适宜

这里的山头谷地
只愿意涵养春葩秋果
这里的沟壑山脊
只热衷于接纳
拧得出水的负氧离子

高峰谷拒绝老皇历
只垂青与适宜的季节
把酒言欢，称兄道弟

高峰谷·黑枣

打小我就知道
黑枣补血，但不壮阳
从外表形态观照
在枣类世界黑枣的个头
属于比较内敛的品种
营养学听到我的嘀咕
忙不迭为黑枣打抱不平
君不懂浓缩的才是精华

浓缩的才是精华的果然
于癸卯年中秋节前夕
在高峰谷得到验证
一粒黑枣以漫不经心姿势
把高峰谷炸得群峰乱颤
当先锋的是光辐射
亿量级克勒斯
瞬间就亮瞎人眼
紧随其后的冲击波
一不小心就制造了
一波又一波走山
最后的核灰尘沾染
则陷中招者于万劫不复

坐着台阶上的列车开进深秋——阿尔山行记

文 / 念琪

1. 乌兰浩特的夜

在高空看见灯光组成蛛网
陌生人迷茫了双眼
北风以孤独高调伴随进城之路
候鸟驱赶寂寞
一望无际的史前荒凉
最早的首府，很显然被改写命运
酒店门口街区
定格在了八十年代
路边停满小汽车在使劲摇头
商店门可罗雀，准备睡去
只有五一广场夜市
烧烤正旺
不知明天一早能否买得到面包
成为今夜乌兰浩特的最大隐忧

2. 乌兰浩特的夜（之二）

提前进入了冬天
北方的冬夜
可以有充足的睡眠
乌兰毛都草原奔跑的兴安盟牛羊
欧式的小火车站穿过秋天的金黄
一群人等待猎奇的镜头
熙熙攘攘的蚂蚁不见了
纷纷扰扰的世事不管了
在山水面前放下
就此归隐，或者冬眠
不知可好

3. 乌兰毛都草原

涉足一场秋季的惊喜

那达慕每天都在上演
奶牛斑斓地穿过水边
羊群凝固于山坡上拼命为主人吃草
白云掉进了草甸
羊群爬上了云朵
再往前走，只剩下白桦林
与蓝天做伴
天和地都撒满了调色板

群山呼吸，脚步轻盈

文 / 赖翠伟

白云勾勒山脉轮廓
风作雨的嫁妆，烟雨与江水贴贴
破碎的生命重组了
初夏朦胧的枫叶
陷入黎明或沉醉黄昏
格外自在，接受群山邀约

郊野的绿意映入眼帘
水杉也在雨中欢愉
银杏叶拥抱盛夏
粉红异木棉依然傲娇
梧桐花与我对话
漫步郊野公园
群山呼吸，精灵脚步轻盈

永远的星座

文 / 荷露

无边的夜色
繁星照耀
宣告一路温和

母亲熬制的米汤
记录多少节气的沧桑
积蓄着岁月的芬芳
遥远的雨滴
滋润着大地
散发出一缕荷香
那一年，在梨花盛开时道别
每个星座，都在等候命运的发落
城墙外的紫荆花
向着月光奔赴
溪岸边的芦苇花
向着梦想徜徉

多少次梦中的相遇
多少次深夜的回望
我心间的云彩，仿佛被一眼照透
今生的错过与彷徨
留着来世慢慢回首

雨花还在飘落，稻香还在呐喊
初秋的夜空，笑得多么轻盈
我多想永远牵住月光
细数繁星点点，我多想拥抱银河
倾听海浪千年的呼唤

抬头，月儿是多么明静
那是妈妈的眼睛
那是老师的叮咛
那是我心中的明镜
就朗诵一首诗么
无限的感恩，握紧一份赤诚
如果，可以有诗的翅膀
我多想飞到你的身旁
一起倾听雨滴的歌唱

武夷秀色

文 / 江水一湾

虎夷同心德 玉带鬼斧琢
一带淌九曲 曲曲多秀丽
一曲一束腰 倾城输窈窕
碧水吞云梦 人闲舟上行
险峻自天游 游人乘风行
石阶通天去 曲曲环环径
众星拱月处 绮丽欲断魂
云窝漫迷雾 绿野寻仙踪

诸峰嵌灵动 流光出溢彩
大王露威仪 指下画江山
玉女情根种 青海夜夜心
潭深怀玉石 日月鉴情真

仙鹤临玉华 琼浆沁心脾
春风十里回 新枝遍桃源
茗香来摄魄 魂牵入旖梦
状元叩皇恩 红袍扬四海
涧瀑飞流泉 雪花舞清灵
一壁万仞山 千丈挥豪情
仙人遥指路 虎啸震百川
气魄生五洲 轻颜时相和

汉城书古韵 闽越遗风存
精舍藏清幽 儒气染群峰
明月惹清秋 词曲醉古今
千山推暮雪 一线万物生

归去来兮

——深切悼念余光中先生

文 / 丁瑞武

归去归去，这是一个时代之殇。诗歌之殇，文坛之殇，
两岸之殇，游子之殇，故乡之殇，历史之殇。
一颗巨星陨落，一个时代远去。

——题记

您用尽一生的力量追求的，是归途。
这无疑是人世间最遥远的路，最厚重的愁，最
长情的恋。
这条原本是一条最温暖的路，终您一生，还
是没有走到头。
是路太遥远，还是您太羸弱？
“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
家园故土，慈母亲人，却如同彼岸花，花与
叶，两不相见，生生相错！
漂泊，成了您一生的主旋律。

乡愁是什么？诗中，您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
邮票，一张窄窄的船票，一方矮矮的坟墓，一湾浅
浅的海峡。

诗外，您用毕生的心血给出了答案：乡愁，是
天边的一抹红，头顶的一轮月，窗前的一阵风，黄
昏里的一缕炊烟；是长在心头的一颗痣，嵌在睡梦
中的一滴泪，藏在年轮里的满头银丝。

而您，也因此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标志符号。
您在《当我死时》一诗中写道：“……我便坦
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
河……”。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都是我们炎黄子孙

心中的图腾，生命的胎记，是每个人文化根脉中的
“中国印”。

有人说，这是一种文化的情结、历史的情结，
更是祖国的山河恋。

诚哉斯言，这就是一个文化人——抑或仅仅
是一个游子——与故园之间存在的生命脐带。

因了这种根植于血脉中的情结，一个游子的孤
独的灵魂，在海峡上空游荡了几十年。

不，将是千万年！东海碧波荡漾，海峡洪流奔
涌，那都是您隔岸的泪啊！那一行隔海相望的相思
泪啊，打湿了普天下多少衣襟、多少梦枕……

您累了，那首诗也累了，被五千年的历史压
着，被无尽的岁月压着，被绵长的乡愁压着，被滔
滔的海峡水压着。

一湾浅浅的海峡，如何能承载如此厚重的愁，
如此锥心的痛，如此黏稠的相思？

那首诗，那湾海峡，那海上的浪花，那满树满
树纷飞的落叶，早已如您一般，因愁而老，白发苍
苍。

这次，您事了拂衣去，转身即天涯。只任那一
湾海峡，瘦成了一句诗行！

从此，故乡更远、乡愁更重。

一首诗，一个旅人，一座丰碑，一声绝响！

乌石山三十六奇

文 / 万小英

乌石山相传有“三十六奇”。《乌石山志》并未集中记载，而是散注在景点介绍里，笔者统计，果然为三十六处，分别为：初阳顶，落景平，向阳峰（薛老峰），长乐台，鳞次台，道山亭，瓣香堂，蟠桃坞，天章台，冲天台，天台桥，天秀岩，鸦浴池，金刚迹，清冷台，霹雳岩，天香台，望潮峰，般若台，华严岩，宿猿洞，金麟穴，邻霄台，社稷坛，不危亭，石天，放生池，射乌山，道士井，仙井，霸石，尊胜真堂，崔公井，谢公浴堂，头陀岩，坐禅石。

所谓“奇”，一定是有其独到之处。它们或奇在自然风光，或奇在建筑创造，或奇在名人佳话，或奇在神话传说等。历经千百年，几处奇景已在历史中湮灭，只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幸运的是，多数被保留下来。部分被损毁或消失的，经过福州两轮的大规模修复，也大部分被重现。

峰顶奇景

初阳顶。唐德宗年间，福建观察使阎济美经常登乌山，并酷爱此峰。因为每天清晨群山还处于黑暗中，唯独在此峰，太阳先升起，所以取名“初阳顶”，并有石刻。目前初阳顶已重建。据《乌石山志》载，阎济美到福州之前，与皇帝辞行，“德宗谕以农事，且言南方山水之富”，所以他一来到这

里，在乌石山之东就创建了“观稼亭”。后面此亭废。阎济美曾被写进了晚唐温庭筠撰写的小说集《乾鑿子》里，是一位凭两首诗夺取进士的传奇考生。传说阎济美活到了九十高龄，在缺医少药的古代堪称奇迹。

落景平。也叫落景坪，落景的意思是夕阳。初阳顶迎日升，落景坪送日落。落景平处于邻霄台下，可以看到镌刻在邻霄台后的《大宋福州社坛铭》。北宋元祐五年（1090）春夏之交，闽江发生特大洪水，很多地方被淹没了，灾情严重。时任福州太守的柯述积极赈济灾民，在邻霄台按古代规制重新扩建社稷坛，还撰写了祭文和《大宋福州社坛铭》。文中有“为民祈报，以政莫先焉”，表明以民为先，以民为本的思想。柯述是泉州人，两次出知福州，还当过福建提刑官等，为人正直，极为清廉，从不妄取不义之财，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向阳峰。有无名氏《寻薛老峰记》说：“谓之向阳，其为西南之峰明矣。”山顶突起，有三字“向阳峰”，相传乃苔纹自然成字。此峰后来又叫薛老峰。唐咸通年间，侯官县令薛逢与神光寺僧灵观同游，见此峰颇具特色，于是建亭在侧，题名“薛老亭”，所以此峰又被叫作薛老峰。据《三山志》记载，“闽王于薛老峰西作百道阶，每岁中元，闽人盛游于此”。旧志云：“伪闽癸卯岁，一夕风雨，闻山上数千人喧噪，旦则三字倒立。其年闽

亡。”崖上“薛老峰”三字一夜之间倒立，颇为灵异，果然预示着当年（945），闽被南唐灭亡。

望潮峰。在天香台南，可望台江潮汐，故名。这里比较有名的是官员林廷玉的两处楷书石刻。一是“冰壶”二字。一是短赋：乌石山或建祠宇，且树木长盛，予患，言于当道。未几卫卒两度乱，金云当毁祠伐木。寻有咎予非是者，赋此用告诸后：“鸟石分明是虎头，虎头昂耸岂良谋。凭君莫究从前事，我为生灵独隐忧。”“我为生灵独隐忧，一片冰心在玉壶”，爱民心志袒露无遗。

邻霄台。在山之顶，曾有石刻楷书“邻霄台”，字径三尺。“邻霄台”用邻不取凌，表示台与云、天空位置很接近，关系和谐，而非凌犯之意。邻霄台为数块巨石围合形成的石坪，其中最高的一块巨石顶部，宋代设有社稷坛，为简单的方形祭坛。唐濮阳宁《迁新社》记载了社稷坛情形。宋元祐六年，柯述在邻霄台按古代规制重新扩建社稷坛，还在坛后勒宋《社稷坛序并铭》。1870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御用的皇家摄影师约翰·汤姆森在福州拍摄了清代总督在邻霄台祭祀时的照片。社稷坛目前已不存。20世纪50年代，巨石台大部分被炸毁，只剩下部分石块和几级台阶。

邻霄台视野开阔，可以鸟瞰福州城外景色，自古以来都是文人墨客登高游览、望远怀古胜地。重阳节在此登高、放风筝是旧日传统。现留存的历代诗作有40多首。从诗中可看出，当时的乌石山峭拔挺秀，可看壮观日出和眺望闽江激流上的风帆，而福州南台还是一片旷野。

不危亭。据传当初建造的不危亭四面材瓦、白土墙，单薄秀巧挺立一角。工匠告诫说，损，勿修；修，必坏。后人没有领会，后来果真一修就倒了。后来多次重建，不久亦废。目前的亭子是2022年重建，是目前乌山上唯一一座石亭。高约6.8米，宽约3.2米，石质结构更耐久、安全。设计团队曾专门去南京文天祥诗碑亭学习。

清朝在这个亭子里，发生令人扼腕叹息之事。清康熙初年，福州人、山西道监察御史萧震因父亲病故回福州，见乌山古迹荒芜，便个人捐款并募集资金在清虚亭位置重建一座亭，命名为“邻霄亭”，还倡议修复古迹并建仰止亭、观海亭诸胜。但是没想到，萧震建邻霄台竟成了自己的祭台。三藩叛乱中，靖南王耿精忠杀害萧震后，霸占了萧震的财产，还把萧震的尸首放在邻霄台示威。邻霄亭有一副萧震题写的楹联：“但愿桑麻成乐土，不妨诗酒上邻霄。”萧震事件发生后，有人把楹联中的“诗酒”改为“尸首”。这样的讽刺反而令大家更加佩服萧震的气节。

石天。在邻霄台东。三石撑架，外广内狭，中可宴坐数十人，上行书镌“石天”二字。古人认为这里的巨石是女娲补天时偶然坠落到乌山的“百炼石”，岩石上刻“石天”两个大字，取以石为天的意思。石天四周有元、明、清时留下的不少名人题刻。清康熙间，萧震重修邻霄亭，并将此事摹唐八分书刻成“百字碑”。

程师孟留迹

道山亭。宋熙宁初（1068），郡守程师孟建。程师孟，苏州人，以光禄卿出为福州知府，修建新城，拓广其西南隅，以余力浚河防，治桥梁，办新学，治理成绩被誉为“东南第一”。公事之暇，他爱游乌石山，至今尚留他多处手迹。

程师孟认为乌石山“前襟海门，回览城市”，可与海上三山蓬莱、方丈、瀛洲比美，故改名道山，并在山上建亭，亲撰“道山亭”镌石。《道山亭记》是曾巩在明州知州任上，应任满离开福州的程师孟之请而作。曾巩此前曾在福州任职13个月。曾碑存世约300年，亭以文传，闻名遐迩。现有道山亭为2008年修葺。

长乐台。后梁乾化三年（913）建，程师孟楷书

“长乐台”。这里有一块石刻记录着李纲在福州的行踪。题刻落款是绍兴二年壬子，就是1132年。这是一次高官贵朋、不同寻常的聚会，提到的11个人都是当时的社会士官权贵。元代黄济改建长乐台，改名为“鳞次台”。目前保留有摹米芾“第一山”榜书和朱熹“清隐”题刻等。

天章台。在道山亭西有一块天然岩石，远看像块大印章，醒目地刻着“天章台”三个篆字，据说是宋郡守程师孟所题。左边刻着隶书：陈休斋曾来淳熙丙申秋。陈休斋是南宋名士陈知柔，晋江人，1142年与秦桧之子秦熺同榜进士。官福建安抚参议，因不阿附秦桧而被解官。辞官隐居时，曾在门前贴了一副对联：“山水怡情耻与权奸为伍；淡泊明志欣同寒士作朋。”

霹雳岩。在清冷台左，石刻楷书“霹雳岩”，相传程师孟所写。传说岩下有古榕门，老榕二株，垂须入地，拱立如门。后为大风所拔，一干无存。此处有多处精彩的石刻，最为人赞的是这块，写道：宗藩主人扬解语曰：“官无崇庳，各有职业，岁既更始，益懋尔图，能无愧明德……”官位无大小，都是职业而已，非常具有现代意识。

冲天台。道山亭东。唐大中初，刺史崔干创亭，初名“四向”，后因携青田鹤在此地忽冲天而去，改名“放鹤亭”。宋熙宁二年（1069），知州程师孟来此游玩，有感于鹤飞冲天，改篆书镌“冲天台”。明万历初，提学孙昌裔曾在此筑石梁书屋，带着学稼、学圃两子在这里读书。旁有巨石镌“大明孙子长读书处”八字。冲天台畔有两方夹峙的巨崖，崖顶凌空飞越一天然条岩，长可六七尺，广三尺余，如天台石桥状，故名天台桥。此桥险绝，俗称“降魔石”。天台桥下有一首石刻诗，挺有意思，最后一句是：“何时重踏榕城路，肃侍乔椿祝大年。”联系落款“壬寅季春游道山”，显然是一位外地客在榕城过了一个春节，所以感叹何时能够再来榕城过大年。

蒙人题刻

天秀岩。在双峰梦下，岩石森立，有楷书镌“天秀岩”，是行省平章燕赤不华所书，取意“得天独厚”。元末，朱元璋起义军逼近福州，人心浮动，元太子为笼络人心，特书“忠孝文武”四字赠给当时福建最高行政长官燕赤不华（蒙古族），鼓励他效忠朝廷。燕赤不华将所赐之字刻于天秀岩附近，建东壁亭保护。后元亡，亭废。今之东壁亭依史料记载而重建。天秀岩有多幅摩崖石刻，有揭法所书《东壁亭记》，明朝宰相叶向高的和诗，并留下草书诗刻。

清冷台。也是行省平章燕赤不华建，久废。位于石林景区中心，古木参天，怪石峥嵘，别有洞天，是盛夏避暑之胜地。明清时，为官员许豸家别业，即本宅之外供游憩的园林房舍。许豸之子许友在《石林自记》中有记载。此处有石刻“饮峩”“快哉”，比较醒目。

动植物成“灵”

射鸟山。也就是乌石山。相传汉何氏九仙九日登高，引弓落鸟于此。何氏九仙也在于山炼丹修仙，所以于山又称九仙山。

鸦浴池。在东壁亭旁。古记乃山上巨石遭受雷击后形成，久旱不涸；夕阳萧疏，群鸦乱浴于此。

宿猿洞。旧时其地怪石森耸，藤萝幽翳，有隐者畜一猿于洞。闽越地区早期就有猿猴崇拜。据《闽都别记》载，丹霞大圣原是一只全身红毛的猴精，到处为非作歹，后被临水夫人陈靖姑抓住，圈顿于乌石山宿猿洞内；其后改过自新，显圣佑民。有学者认为，福州的猴王丹霞大圣后来成为《西游记》孙悟空的主要参考原型之一。宋宝元中，屯田郎中湛俞（字仲谋）五十岁弃官隐于宿猿洞，三

召不起。他在洞之前后辟二十五景，著为《二十五咏》。洞前旧有荔枝树名曰“洞中红”。

金鳞穴。在宿猿洞东。后唐天成间，大石穴中有巨鳞，鳞甲如黄金，蟠屈六七丈。王氏运土塞之，建大殿以奉佛，被称为“葫芦城”。明陈衍诗《同村老寻金鳞穴》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是这条鳞蛇经过艰辛，终于有一天变成了龙，比较尽责；岂料老百姓还是很担心，不信任蛇变好。诗人最后感叹：“方知龙与蛇，俗人轻比拟。”意思是，俗人总是戴有“有色眼镜”，很轻易地判断龙蛇之别。

天香台。望潮峰之下，石壁高耸，有楷书“天香台”镌石，为北宋福州太守柯述游览乌山神光寺时所镌刻。碑刻石壁被“三友榕”围抱，构成特殊景观。当时乌石山以特产茉莉出名。茉莉有“天香”“人间第一香”之称。古人认为国色牡丹无香，天香茉莉无色，二者合为“国色天香”。

蟠桃坞。位于冲天台侧。目前蟠桃坞已不复原貌。《乌石山志》说，蟠桃坞上有一方石刻，内容是仲湜携子游乌山，其中就有陆游前妻唐婉的丈夫赵士程。现在这方石刻已找不到。元朝大学者许衡的孙子、时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的许从宣曾携同僚同登乌石山，在蟠桃坞西面留下题刻。目前余小幅，给蟠桃坞留下了坐标指向。

僧道修场

般若台。在华严岩侧。昔有僧人在此持《般若经》不释手，故名。唐大历七年（772），来自京城的著作郎兼监察御史李贡携带李阳冰的书法真迹奔临而至乌石山，在平整如床的石壁上刻下了名扬天下的篆书《般若台铭》。全文24个篆字：“般若台，大唐大历七年，著作郎兼监察御史李贡造，李阳冰书。”与浙江处州“射驿记”、缙云“城隍庙记”、丽水“忘归台铭”合称为“天下四绝”。20世纪70

年代被毁坏。现在看到的是根据拓片刻写的复制品。旁有“住持僧惠摄”楷书五字，乃重修李篆时所勒。

李阳冰是唐代大书法家，也是李白族叔。《般若台铭》闻名于世。北宋靖康之变，宋哲宗的女儿——吴国长公主和她的丈夫一路南逃，到福州时还特意到乌石山来看李阳冰墨迹，并在霹雳岩处留下一块石刻，对此事作了记载。落款潘正夫正是驸马爷。

华严岩。据说唐时有僧持《华严经》于此，一夕雷雨大作，劈石为巨室，故名。这里有一块记述程师孟与一众好友冬游乌山的石刻，其中有福州“海滨四先生”之一的陈襄。陈襄曾向宋神宗举荐苏轼、曾巩、程颢、张载、苏辙等日后的大家。

头陀岩。据说宋时有安文头陀游南涧寺，于榛莽中得此岩石，有一穴仅可容身，坐其中，号头陀岩。他曾摩岩刻云：“客至不点茶，相看淡如水。白云深谷中，稳坐浮生里。”乌石山麓有两块石刻，皆指该头陀。一云头陀颂：“物外闲居冷似冰，冰冷如霜雪冻凝。苦淡水深分白日，回头谁看此中人。”一云普眼庵头陀云：“山居久隐道身贫，日月同时百草春。闲叫一声三世佛，叫来无佛亦无人。”

金刚迹。在鸦浴池东。以石上有巨人迹，故名。有建亭其上。此处多处石刻描写在邻霄亭、不危亭所见所感。

放生池。在邻霄台东李石下，旁有泉脉，四时不涸。宋天禧、绍兴间每当圣寿，郡守都会率僧徒放生于此，俗传池下与大海相通。

另有道士井、仙井。霸石在尼帽石左，相传梁仙人王霸坐此。传说王霸旧居乌石山南，凿井有白龟吐泉，炼药既成，点瓦砾为金。这年，闽中斗米千钱，百姓都买不起，王霸乃鬻金运米给贫困者食用。后来他在皂荚树下蝉蜕而去，成了仙。

一个老军人的治山情怀

文 / 林哲

—

福州多山，城在山中，山在城中。民谚曰：“三山藏，三山现，三山看不见。”“三山藏”中，保存最完整的当属位于福州市中心的治山。“闽之有城，自治城始”，治山见证了福州2200多年建城史，是闽都文化的发源地，被誉为“闽都之根”。然而长期以来，福州市民对治山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治山周边老旧的砖混楼房，像交错的犬牙，把这不到10米海拔的古山淹没于寻常百姓的烟火凡尘里。

2000年，与共和国同龄的陈元春，带着一家人搬到了这里。彼时，他年逾五十，慈祥矍铄，与任何一位省直机关老干部的既定形象并无差别。邻里中没有人想到，这位来自蓝色军营的海军军转干部与治山的未来，会有什么大的关联。

从位于屏山大院的工作单位福建省机关服务中心到治山片区内的家，不过五百米。结束了工作日的忙碌，傍晚时分，陈元春步行回家，老伴正做好了一桌香喷喷的好菜等着他。吃完饭，他携手老伴在居住的院子里散步，他们的生活朴实简单，却有节律的如同列车时刻表。这是陈元春在蓝色军营里从军多年养成的自律习惯。

“老陈，散步哪！”街坊们见到这对相濡以沫的夫妻绕着治山遛弯，总是这样打着招呼寒暄着，久了，老陈夫妇就成了院子里一道“固定的风景

线”。因为许多人发现，这对夫妇的散步方式有点“不走寻常路”，其他人遛弯，总会选择一个与家相近的参照物，两点之间匀速运动，到点就回家，可是老陈，喜欢在小小的地盘里“探险”，一会儿顺着蜿蜒得只容得下一个人侧身走过的小山道，登上治山矮矮的山顶，一会儿，又七拐八弯转进周围迷宫一般的中山路、能补天巷、丽文坊、城隍街、北院巷，在几处古老却破旧的民居前走走停停看看，仿佛一个考古学家。

饭后百步走的时间久了，“考古学家”虽然没挖出什么宝藏，却有了不少新发现——

顺着一条不易被觉察到的石阶，一路蜿蜒而上，不大不小的泉山摩崖石刻林就映入眼帘。治山之畔，民族英雄林则徐曾在这里出生、成长，而后走向更大的历史舞台；治山之上，孙中山先生曾在这里会见福建政要，发表演讲、提笔书匾“戮力同心”，鼓舞国人奋勇前进；治山之后，别具风格的仁寿堂曾是海军元老萨镇冰的晚年住处，在这里，他回顾并走完了人生风雨的道路；此后，这里还成了后勤大院，民国红砖将军楼至今耸立；离家不远的“欧冶池”古迹，则是著名冶炼家欧冶子在治山池畔铸造宝剑时留下的，它将福州的历史直接写进了春秋时代。闽越国成立之后，无诸以治山为中心，建立起福州土地上的第一座城池——治城，使之成为福州城发展的根基与起源！

陈元春深深爱上了这座山、这片街区，对这个闽都文化发祥地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开始了潜心研究。除了翻阅、收集大量相关书籍、文献资料，找专家请教外，他还进行实地研究，于是，“饭后百步走”的“规定动作”，演变成了工作之余废寝忘食地钻故纸堆、探老房子。

家人担心研究让他过于劳累，年轻的晚辈劝他：“您都快花甲之年了，又不是考古学的专家教授，研究这些自娱自乐还好，累坏了身子可不值得。”有一起工作的同志们也说：“您真是精力旺盛啊，可是您看这片地儿这么老旧，要改造成文化遗址博物馆可不是一天两天的，研究出来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这些老古董了！”

对于这些善意的规劝，陈元春笑笑，没往心里去。他知道，海军军营培养出的那种执着精神又在心中萌发了。这么多年，他一旦决定做某件正确的事，就要排除万难，坚持到底，不达目标不罢休。

老伴高雪娇也坚定地站在了他这一边，在顾好小家的同时，全力支持丈夫的潜心研究。他们是远近闻名的模范夫妻、最美家庭。

二

时间，不知不觉在充实的日子中流逝，陈元春光荣退休了，有了更多的时间挖掘、研究、阐释、传播闽都文化。经过近十年的积累沉淀，陈元春已成为“治山专家”，被邻里们亲切地尊称为“治山堂主人”。从2010年开始，已经退休的他就开始协助住地所在的鼓楼区鼓东街道中山社区义务讲解治山文化。为了更好地将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起来理解，他还自学了甲骨文，对于古文字、福州的历史文化，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2015年，一位女同志穿过层层叠叠的民房，走到治山这座小山包前，看到了正伏身观察摩崖石刻的老陈。女同志向老陈伸出手，说道：“陈老师好，

我叫钟薇，是区政协委员。最近区委研究决定，让我包片挂钩鼓东街道。我对辖区的治山历史文化也很有兴趣，希望多向您学习。”

陈元春的眼里闪过明亮的光，原来，鼓楼区几套班子都开始重视治山的保护和闽都文化研究了，自己的付出得到了不小的收获。于是，他滔滔不绝地向女同志介绍起了治山的“前世今生”，在自豪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隐忧——众多古迹已饱受岁月的侵蚀，有的仅剩下残垣断壁，令人扼腕叹息啊！

女同志边听边记，若有所思，老陈说完，也陷入了沉思……

三

叮铃铃……

陈元春的手机铃声，在某个普通的日子响起。

“您好，陈老师吗，我是中山社区居委会主任陈绿漪。”

“哦哦，您好。”

小陈主任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福州市鼓楼区两会即将召开，已当选鼓楼区政协副主席的钟薇即将把保护开发治山历史文化片区的建议写入政协委员提案，提交区政协全体会议。提案初稿已经形成，提交前，钟副主席等许多区政协委员将在一两天内，面对面听取陈老师的意见建议。

陈元春欣喜不已。他连夜整理治山的历史资料、保护开发的意见建议，让老伴工工整整地抄好，再细细装订成册……很快，钟副主席就带着政协委员们如约而至。很快，一份论证到位、数据翔实、建议中肯的政协提案就修改完善好了。

“治山之美不在风光，而在于背后的历史人文瑰宝。解放时期，治山可查文物有500余处，时至今日，仅存100多处，治山面积也从旧时约3平方公里至现如今不到1平方公里，许多文物古迹由于

资金及技术等原因年久失修，有些被占为办公场所或居民住所，有些甚至直接被拆，保护状况令人担忧。冶山作为闽都文化的发源地，价值无可估量，保护刻不容缓。”

在这份名为《保护冶山文化，抢救冶山文物》的提案中，钟副主席这样写道，她同众多区政协委员们一道呼吁保护冶山。提案提交之后，鼓楼区政府十分重视，当年8月，就打算启动冶山历史风貌区一期保护修复工程。但由于工程涉及众多房产征收、利益错综复杂，区级单位出面协调动员中直、省直单位配合搬迁安置难度较大，工程推进一时艰难，甚至多次停滞。但大家都没有放弃努力。2017年，钟副主席当选福州市政协委员，她再次将提案《应尽快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冶山文化，抢救冶山文物》提交市政协全会，该提案随即被列为年度重点提案，直接推动了市委市政府领导挂帅“冶山春秋园保护修复工程”重点项目。2021年，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举行，历经两年两期工程修缮保护的冶山春秋园华丽蝶变、惊艳亮相。陈元春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四

在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下，如今，冶山不再寂寂无闻，而是成为省内外有名的“网红打卡点”。慕名而来的游客、历史文化爱好者和考察团多了，陈元春也就更忙碌了。他说，政府为冶山加强“硬件”，我也要用实际行动为冶山的推广增添“软实力”。

军人言行必果的作风，促使他很快为自己制定了“三步走”计划——第一步是研究冶山，第二步是守护冶山，第三步是宣导冶山。具体说来，还有很多细节：要培养几个随时能派出去的讲解员；要协助政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宣传工作；要进入机关、进入企业、进入学校进行公益讲座；要准备做

一个冶山的旅游导图，通过拍摄选出比较好的照片，做一个导览图……

说干就干。陈元春推动成立了冶山亭社志愿服务队，至今已有51名老、中、青成员。这支文化志愿服务队依托中山社区，开展冶山及周边中山堂、城隍庙、欧冶池、唐代马球场等历史遗址、人文古迹的文史研究及推广。同时，在属地鼓东街道和中山社区的牵头下，辖区内的省财政厅、省卫健委、省商贸集团、省供销社、中信银行福州分行等单位以及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等共建单位中也有许多年轻人，利用文明单位共建、党团共建等契机，一起参与到闽都文化志愿服务队中来，讲好闽都文化故事。

陈元春在历史、考古等方面已有很深造诣，但人们很难相信，如今学识渊博的陈元春，因为自幼家境贫寒，很早就辍学了。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梦”，从未间断过练习书画、自学甲骨文，甚至紧跟时代潮流，开辟自己的抖音、微信公众号，在疫情大背景下用线上方式讲好冶山故事，传播闽都文化。最近，老陈的学术成果越来越丰硕，他主编的《福建贡院砖铭拓本集》顺利出版发行，推介会开到了福州市有名的网红书店——鹿森书店，另一本专著《冶山摩崖石刻新编》的编撰出版得到了鼓楼区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也在持续推动中。

陈元春就是这样一个永远保有情怀的人。他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是部队、党和政府培养了我，如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文化服务回馈社会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幸福。”或许是巧合，这位与萨镇冰一样同是海军蓝色军营培养出来的“文化人”，这位居住在曾是部队后勤大院片区的“冶山堂主”，用海纳百川的情怀，让历史文化在尘埃里的花在今天又鲜活了起来，让许多曾经被拦腰斩断的历史在新编撰的书籍里再次唤起乡愁，情暖心田。

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大电影浅谈

文 / 蒋羽宁

新媒体时代是一个张扬个性、创作样态多元化的时代，时代特点极大满足了现代个体的表达权和知情权。正所谓秀才不出门，打开手机就知天下事。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传播对象可扩散到每个人，传播的观点可被无限放大，进而对居民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但是开放的环境并不意味着毫无限制地随波逐流，要在多方合作努力创建的良好环境下，在创作者和观看者的独立思考下，网络大电影的创新与表达才能更有价值和意义。

网络大电影的开放与包容

网络大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属于院线电影的替补角色。它以“网络”区别于院线电影，又因时长60分钟以上，区别于“微电影”，为“互联网+电影”的深度融合。从狭义角度看网络大电影，也即网络自制电影，其凭借周期短、投资回报快、观看方式便捷、题材灵活多样等特点发展迅猛，一出现便备受业界关注。

网络大电影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开放性、嫁接性、附着性。作为一种媒介艺术的电影，必然会随着媒介生态的变迁而相应地出现新的变化。基于互联网平台，尤其是各大视频网站的内容需求而出现的所谓网络大电影，或许也正逐步从一种“概念电影”发展为可进一步尝试和探索的“新样态”电影。

开放塑造了多样空间，也促进了独立思考与优质内容的生成。时下，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丝绸

之路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网络大电影节等各类评选展示平台为中青年及小众影人提供了舞台，出产了各类叫好叫座的网络大电影，《目中无人》《青面修罗》《盲战》等实现内容、口碑、收益的多赢，徐峥的《囧妈》和王晶的《倚天屠龙记》从院线电影转战网络大制作，网络高分作品频频出现，网络分账模式为网络大电影带来了更多可能。

网络大电影的粗制与媚俗

然而，在网络环境和资本追捧之下，劣质网络大电影也此起彼伏。一些网络大电影，缺乏独立思考，对社会现象无法进行客观判断，扭曲事实，为了流量无底线抄袭他人作品，画面劣质粗糙，特效无用廉价，题材雷同，剧情单调无趣，人物形象单薄、不立体，营销过度，质量极低。

现阶段网络大电影的法律法规体系有待完善，抄袭、侵权现象时有发生。同时，部分网络大电影创作者的媚俗之态屡见不鲜。这类电影工作者法律意识淡薄，法治观念不强，尚未在内心深处真正认同法制的权威。一些文化素养低下的网络大电影创作者在资本利益的驱逐下，单纯刺激观众观感，麻痹观众审美，往往表现出一种肤浅的价值观，并通过廉价的方式进行影视呈现。甚至固步自封、闭关自守，做一次性买卖，利用低廉的成本，粗制滥造的电影，欺骗观众情怀，消费大众文化，污染网络环境，使得其产出的网络大电影，缺失美学价值，艺术性匮乏，出现娱乐至上、题材单调、故事性弱、伪网感等问题。

随着内容生态的不断丰富，用户对优质内容的需求与日俱增。投入少、周期短、回报快的网络大电影虽然能够紧跟市场热点，但是内容却空虚泛滥。如今的受众经过文化教育的洗礼，受众审美水平不断提高，对优质网络大电影的需求更加旺盛，网络大电影市场中一些粗制滥造的影片内容，差评、骂声也充斥在受众的网络声讨中。

艺术虽有专业和业余之分，有雅俗之分，但部

分受众的鉴赏能力弱，无法辨别电影的好坏，只能盲目全盘接受，对媒介传播的信息照单全收，对电影所传播的内容听之信之，盲目转发，煽风点火，甚至作为“帮凶”，恶意渲染舆论气氛，由此产生诸多负面效应。

网络大电影的优化与提升

互联网作为公共空间，网络大电影属于新鲜事物，新必然带来好与恶，还需积极惩恶扬善，才能推动网络大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从行业规范来看，应传播正确价值观念，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发展电影法律服务体系，健全电影市场准入、产品准入、资本准入以及技术标准准入制度，严厉打击侵权盗版行为。

广大电影工作者也应坚定树立法制观念，健全法律意识，自觉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文化发展利益、保护思想文化发展脉络。严格守好法律红线不去逾越、法律底线不去触碰。共同形成保护原创、抵制抄袭的氛围，不断增强版权意识、法律意识，规范运营，对任何领域、任何平台、任何形式的抄袭侵权，坚定地说“不”。让原创之风普及众人，让社会的创造之风随之活跃，让每一位公民都能自由、安全地展示自己的灵感。

从政府监管角度，可增加电影市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电影市场环境。不断提升网络信息整治能力，掌握网络领域话语主动权，严格把关参差不齐的网络大电影，避免质量低、存在有害信息的电影流入市场。对网络大电影的发展进行方向性引导、规则性建设。还可充分发挥视频播放平台合力，做好内容把关。通过技术手段，及时清理有害内容，避免劣质网络大电影在平台的肆意传播，鼓励原创，打造精品，输出受众喜爱的、有价值的信息内容。进一步提高网络大电影的审核门槛，主动将粗制滥造和低俗色情的网络大电影拒之门外。

此外，可创造环境，让网络大电影创作者，共

同以开放的姿态、坚持原创的初心，传扬优秀文化，树立中国文化自信。作为电影产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无论是导演、专业演员、美术指导、音乐制作，还是电影合成技术应用等人才，提高自身专业素质是必然的。网络大电影从业者应重视提高自身素质，精通业务知识，丰富想象力，避免基础性、知识性电影错误的出现。敢于创新，坚持原创，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风格，贴合社会文化热点，精通艺术语言，发挥正确的价值标准和精神指向，提高观众鉴赏能力和审美品质，积极将本土文化与国际接轨，谨防“吃老本”。

在新媒体网络视域下，网络大电影相比传统电影在叙事和受众审美方式上更加复杂，基于此特殊性，网络大电影必须立足于对社会真实生活现象的深度分析，必须坚持原创，精进技术，坚守初心，方能使得网络大电影蓬勃发展。作为文化工作者，网络大电影人还肩负历史重任，更应该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做好正确的文化传播，营造影视行业的学习氛围，提升影视人员的文化素养，构建影视领域的文化自信，打造具有文化内涵的影视作品。

新媒体时代要求创作者摒弃流量至上的观念，发布客观真实的内容，让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让谣言失去生存的土壤，为网络大电影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观看者营造良好的思考空间。平台方应该加强审核，严把“内容出口”，输出优质观点，弘扬正确价值观。相关部门应不断加强监管，对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虚假谣言，及时处理、加以惩戒。行业内外应展开合力，促进网络大电影作品质量和审美价值的提升，扩展其商业价值和未来的产业空间。

时代的脚步在前进，生活的面貌随之改变，网络大电影的创作需要不断创新，进而获得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我们终其一生所形成的生活积累、人生阅历、常识认知，有些可以通过读书获得，有些需要从生活中提炼总结，有些则在电影中找到了共鸣，这就是网络大电影人应不断努力的价值依归。

半山可望一江春

——读吴睿的诗词

文 / 汤伏祥

我与吴睿的交往时间不算长，但每一次交谈，都感觉是精神之旅，常常被他的真性情所浸润、所浸融。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还能如此灼热，如此奔腾，如此雄浑，如此性情，算是难得的。我们第一次见面，他便与我交谈了他是如何伺候好家里的三个女人的，一个母亲、一个太太，一个女儿。通常情况下，初次相见，大多不谈家务事的，但吴睿谈起这些，全然忘乎所以，甚至沉醉。我大抵算是一个在意家庭的人，但在不熟络的情况下，多少难免矜持、含蓄，一般不谈及家庭的。虽然我与吴睿的性情有些差异，但吴睿于家庭、亲情的兴奋，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他是一个完全可以亲近的人。一个人，把家庭、亲人高高举起，在他内心深处，他一定是热爱生活、懂得感恩的人。这点，在我后来与他的交往中越发强烈，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感觉自己越发走近了他的世界，也走近了他的诗词创作世界。他的诗词是他热爱生活、热忱工作，感恩情怀的符号，也是他奔腾精神世界，追求美的享受的再现。

情恰：砚田半亩且锄耘

充满激情，热爱生活，过于激情的人，在文学创作上，有时候难免把热爱生活与文字堆砌相关联，文字表达往往容易陷入高亢的抒情，富有而不节制多少淡化了美的享受、美的张力。自然，这样的诗词呈现，也大抵是不久远的。吴睿的性情或许是不适合诗词创造的，他有时亢奋，有时又低沉。但读了他的诗词后，才渐渐感悟到，那亢奋、低沉正是他诗词创作的冒险之旅。他在情感的高潮、低谷间找到了“半位”，并做了非常恰当表达。

“砚田半亩且锄耘”“一舟钓得半江云”“半醉半醒烟水梦”“半晌时霖又赤晴”，“半”而不满，“小满未满”，犹如“轻中有富”且共从容。吴睿由于工作变动，来到福州尤溪洲畔，那里远眺金山，乌龙江两岸风光旖旎，晴日有云相伴，雨天有雨敲窗，清晨新风拂面，夜晚华灯染笺，这样一番景色，给了吴睿无限的遐思，让他的思绪变幻飘扬。

他有“流雾芳洲胜协晨”，有“大好韶光煮一壶”的开场，有如“把酒祝东风”（欧阳修《浪淘沙》）的模样、气势，但他马上刹住了情绪，一下子到了“濛濛新雨醒新筠”“情同月影荡平湖”的舒坦、柔和，有如欧阳修的“且共从容”。吴睿对新生事物总是抱有强烈的热爱之情，哪怕是工作的一案一几，一草一木。“汀洲暖，柳影拂春襟。花雨翩妍踏翠，霞笺疏展月倾心。清啭送芳音。”（《忆江南·春到尤溪洲》）花雨柳影霞光，他是断不愿意写出雄壮狂飙的，当然，他也不愿意写得低沉靡离。他的情绪有暖意，但也喜欢花雨踏青，霞光接月，一切都显得那么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是不容易的。世人皆好苏轼，苏轼性情刚毅，对时政大胆呈谏，好恶鲜明。苏轼率真的性格赢得赞颂。在率真中，他情绪万千，可以泼墨飞洒，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情，对妻子的怀念异常强烈，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悲凄之美。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情绪的喜怒，对美的享受，是在轻松间的会意一笑。“此刻春条应早醒。江畔留疏影。风过恰清柔，遥送云帆，独向南流景。”（《醉花阴·春晨》）远近、轻重、浓淡，都恰到好处。

吴睿重情，对家人的爱意总是情不自禁的。他女儿去湖南学习，就对女儿无限挂念。“初夏至，须和霁。风雨却添寒意。不知湘楚几时晴，梦里雁书遥寄。”（《渔歌子·冷暖两心知》）这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我女儿也在外地学习，挂念之情常常不能自禁。“霜飕不语夜初凉，桂兔凝望楚冈。只道中秋须月满，谁知一角挂潇湘。”（《中秋思儿》）中秋当满月，挂潇湘的一角是女儿。但就是这样的思念之情，也写得轻柔漫漫，月色明媚。“多情自古伤离别”，柳永伤离别，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都门帐饮无绪，但吴睿挂念女儿，是送女学习，是奔向更好的前程。“春晓寒烟凝冻。汽笛几声催动。乖女又兼行，心底浪愁奔涌。”（《如梦令·惜别》）

这样短暂的分开，是为了明朗的未来，因此离别的惆怅，仿佛间都变得阳光起来，就像那满月的思念，虽然有欠缺，但那挂在潇湘的一角正好填补了这欠缺。思念之情，挂念之心，在吴睿笔下，犹如“左海微风轻送”，在轻柔中见温度，在热烈中见柔情，二者相得益彰。

境清：一棹空江万里滩

吴睿的人生经历没有多少波澜，虽然他经历过不同岗位的变化，从乡野走向城市，但我以为这也算是正常的人生行程。顺意也罢，逆境也罢，都称不上苏轼那般的跌宕。吴睿只是有心岁月的磨砺，他把每次变化、转换都当成一段难得的履历，在岁月的流光中享受别样的风景。或许也正因此，他的诗词创作可谓“境清”。

那么何谓“境清”呢？我以为至少有三，一是诗词所构建的画卷清新悠远，二是入境的事物美而不腻，三是表达形式精而有神。

“清幽北麓落飞霞，石润云坑出玉芽。”（《再游武夷》）在武夷山间，清幽云淡，飞霞高远，而石润玉牙已吐芬芳，绿意葱葱。远近相衬，色彩变幻，构成了一幅清雅的山水画卷。“春江絮暖翠云低，俪影迭双相对啼。”（《咏天鹅》）天鹅戏水春江，空旷，但云暖、鹅啼，画面随水波动，生趣盎然，有如“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苏轼《行香子·过七里濑》）的画卷。吴睿构建的这般如诗如画，正是他向往的生活再现。他来自闽北山区，武夷山水滋润了他的思绪，也滋润了他的诗意，山水、草木，都是他诗词的意象。在他的笔下，多少惆怅，多少不娱，只不过是山水的点缀，在山水之间，在万物滋养间，他寻得乐趣，寻得美妙。

茗茶，是吴睿的爱好，他于茶香间寻得生活的真谛。在他笔下，他把武夷岩茶、福鼎白茶、安溪

铁观音、漳平水仙，甚至北苑贡茶都品得个遍。茶入诗词，不是单纯的赞誉，而是茶香萦绕他心田，他要让福建多姿多彩的茶，成为美而不腻的象征，在他的诗词里闪烁。“香似晴飔入画楼，韵如明月照芳洲。老枞百载尤难得，融畅诗心绕指柔。”（《品百年老枞》）“流韵武夷枞，浮香醉晚风。人生多少味，都在此杯中。”（《茶味》）除了茗茶，吴睿对“月”也十分在意。在他2023年1月创作的诗词中，有十多首写到了“月”。从古至今，“月”是永恒的题材，多少文人墨客，都离不开“月”，有吟月、赞月、哀月等等。月，时而孤寂，时而高远，时而寄情，时而怀远，在不同的心境下，对月的情感也不一样。吴睿笔下的月，我以为大抵是清爽的，是明亮的，美而不腻，不管是“月明偏向痴情处，细数笺纹点点秋”（《天凉好个秋》），还是“诗怀偏向霜天怅，独对泠泠月一钩”（《秋夜孤吟》）都是这样清新爽目。在吴睿的笔下，还有许多美而不腻的物象，清香的茉莉花，清雅的梅花，芬芳的水仙花，甚至不知名的小花，都成为他写作的素材，也都寄托着他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爱恋。“瀟瀟清影一眸收，脉脉余香沁故畴。”（《赞梅》），一切都这般含情脉脉，但又心头清爽漫漫。

吴睿创作诗词起于何时，我没向他询问过，但我以为他与古诗词的浸润应该由来已久。他不仅追求文字的锤炼，诗词的音律之美，而且在形式表达上也做了大胆探索，追求形式的精与神。“六载敲吟，尽展疏襟。叹淋漓、笺墨倾心。不言旧事，尤惜如今。咏风中花，花前月，月边琴。”（《行香子·学诗》上阙）敲吟文字，问寻花月，不就是幽会岁月吗？吴睿或许自知诗词当留白空间，当展示精与神，因此在他自勉学诗中，一路踏歌而行，有“会当凌绝顶”的气魄。“流金壮岁，千寻诗壁。踏歌行、飞棹烟浔。炎湖幽步，云岭登临。醉窗边茶，茶前卷，卷中箴。”（《行香子·学诗》下阙）

他的《一七令·咏榕》也有“一棹空江万里滩”的精气神。“榕。劲拔，葱茏。根入石，干凌空。繁叶舒展，气须达通。夏来凉飒飒，秋半月溶溶。荫护庆门左右，瞰临坊巷西东。植标有宋传今古，再唱千年左海风。”榕树气须达通，生命力极强，福州更以榕美称。自然，吴睿喜爱榕树，为榕树而歌而唱。有如白居易对“诗”之爱，“天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白居易《一七令·诗》）。

不管是诗词创造画卷的勾勒，还是入画入诗物象的描绘，也不管是意境营造的用心，还是意象表达的精气神采，吴睿大抵是认真的。这为他诗词创作展开了空间，更为诗词的生命久远提供了可能。我也乐观他的诗词创作因为在文学艺术上追寻而久远。

意远：心同明月上高楼

苏轼才气纵横，却也颠沛流离，经历大悲大喜，晚年尤为信佛。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北行，至常州，卧床不起。维琳长老伴他左右，临危时，维琳在苏轼耳边大声道：端明勿忘西方。但苏轼却回答：西方不是没有，但个里着力不得。尔后苏轼长逝。信奉佛教、追寻西方极乐世界，但到了最后仿佛即要接近极乐世界时，又感觉那世界是着力不得的。或许人生的哲学就是如此，许多事情是叩问不得、追寻不得，也道不明、理不清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都是把过程做得尽可能美好。吴睿没有苏轼那样跌宕起伏的人生履历，我也不希望他有那般的磨难。但对于美好过程的追求，他大抵是靠近苏轼的。他常常与我交流他的工作经历，与我交流他倾心的美好时光。我从他的话语间，很少听到抱怨的话语，最多就是感恩。但我以为，他的诗词创作，已经不是简单地描述美好，记录时光，有些诗词，已经让他进入到人生哲学的

境界。这境界，我以为是高远的，可“心同明月上高楼”。

吴睿热爱生活，他把生活的点滴，化作美好的意象，因此，他信手拈来，许多事物，在他的运思下，跃然纸上。这一定程度上，他成了多产的作家。当就这点是不够的，他在吟物间多了思考，多了叩问。“尤溪洲畔春正好，何妨把酒吟风。谁言尘事一场空？迥途犹在望，万里伴云鸿。”（《临江仙·步韵敬和秀桐师谢贱辰赐玉》）尘事似空非空，只要你初心不改，那就有一番风景。“最爱今朝万种春。知与庆良辰。乐观何必问天命，痴狂是、赤子此心真。回眸一笑却嚣尘，豁达总无嗔。得意须来诗上寄，酒尤斟、再进千樽。”（陈榕《荔子丹·睿哥生日快乐》）因为热爱，因为真性情，所以高远。

晏殊在《踏莎行》中云：“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这样幽静的诗句，既是宋代文化繁华的别样再现，更是在繁华洗尽诗人内心深处灵空意远的写照。政治上的相对安定与经济上的繁荣，就有了对宁静生活，对平凡时光的向往与眷恋。因为宁静平凡，所以高远。在吴睿的诗词世界里，他追求平静，“浅笑对浮名，琴书万里行，春风尤款契，秋月共余情”（《步韵敬和显环再谢贱辰赐玉》）。对于名利，说完全不在意，多少有点不真实，建功立业还是大多知识分子的梦想。吴睿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大抵也是希望有更好的前程，但对于名利，他“浅笑”，不是完全的不屑，也不是完全的痴迷，一切顺其自然就好。何谓人生的意义呢？仕途要位居何处才是满足

呢？这个各人有各人的答案，于吴睿来说，“取适无非茶与酒，月华邀，佐我清樽”（《荔之丹·步韵敬和陈榕女史谢贱辰赐玉》）。生活不就如此吗，取的就是“适合”自己的位子、角色。有茶酒，有明月，一样是一种享受，一样自在高远。

现今世人常怀北宋文人墨客，为什么会对苏轼等人乐此不疲呢？大抵是因为北宋文人大多乃真人，不管是诗词还是为人。人真了，也就是有了知识分子该有的气息、气质。“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点检几人非。”（苏轼《有怀钱塘寄述古》）吴睿虽行走于行政机关，但他身上洋溢着文人的气息、气质。因为气息、气质，所以高远。他有大胆讴歌时代的佳作，那情不自禁的表达，是他豪情的自觉溢漏。“今朝鹭岛起雄风，辉煌荧屏更显融”（《贺首届中国电视剧大会成功举办》）“海峡粼粼漾嫩晴，归帆正举恰潮平”（《海峡影视季》），也有“自是微哂朱履客，屏山且作诗翁”（《临江仙·步韵敬和秀桐师谢贱辰赐玉》）“屏山独上自从容，长歌寄傲东风破”（《踏莎行·屏山之上》）的气息、气质。“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白居易《玉楼春》），我愿吴睿能保持这样的气息、气质，在诗词的海洋中欢快歌唱，在歌唱中拥抱未来。

“远迈川途今宛首，半山可望一江春。”（《半山可望一江春》）在诗词浸淫多年的吴睿，虽然登山半程，但已经可以瞭望一江春水了。当然，诗词创作需要不断用心耕耘过往，体悟当下，瞭望未来，我希望他能继续攀登，在未来更开阔的山顶，瞭望更辽阔的大海。

根植想象，意象的王国

——读吴友财诗集《光速》

文 / 林育辉

阅读诗人吴友财的诗歌作品，你会潜意识地陷入一种漩涡式的情感纽带——无论是诗的语言风格、节奏的律动或意象的叠加，抑或情节的推演都会瞬间联想似是而非的物象（或具象），或者称之为亚里士多德的“不可能真实”的王国。

这关乎一首诗形成需要支撑的偶然、意识、经验、灵感、体验、反思、谬论与非此即彼的时空共时性——这也将构筑起吴友财特有的意象王国。

基于一个感性与理性共存的生活空间，也同时讶异于诗人不断更新的情感空间与变异的想象思维，我们一同走进诗人的创作空间：

一、语言即形象

诉说诗的语言实则在创造形象，吴友财在塑造诗的形象同时又不断超越诗的本身，就像打破一堵时间之墙，恍惚进入他布道的屏障——恰如通往时间的道路，跌入时空的泥沼，直至飞越想象的图腾。

而吴友财似乎不是天生能够随意创造语言之人——他的诗歌语言出于他能体验的色彩、质地与声音，而他正是日复一日地还原所描绘的语言形象，诗人跟随语言形象一道苦痛、忧伤、欢乐与苏醒。这其实注定诗人不但要学会从社会生活的语言中获取营养，还得从社会的神话、梦想与激情中获取营养，实际就是从最神秘、最强大的趋势中获取营养。因之，诗人的任务是向我们揭示了我们是什么样子并且邀请我们成为这个样子。

这从诗人明快的作品中已经感知诗歌形象带来的律动与快感。在第一辑《光速》中，诗人一旦

找到活在他心中的一个词时，他便将语言与自身的存在混合在一起，通过诗的语言我们洞见另一个世界以及他创造的最隐秘的空间。这就很好理解诗人所有的语言不是来自书本或词典，而是来自他生活的那个世界，来自他生存的狭窄空间。而他实际就是语言的代言人，恰如他不经意说出的“错觉——怀旧的事物——蝼蚁般世人的苦楚——头顶的星光——极乐鸟的伤悲——绝望之爱——梦幻的人生以及天堂的模样”语言形象时，我们跟着写诗的节奏一同见证时光的飞逝与时代的变迁。

二、节奏的推演

诗人吴友财总是漫不经心、条理清晰地推演着诗的节奏——与其是个设计布景的高手，不如说是他面对生活的一种自发态度，因为节奏代表存在的具体时间性，也代表他个人的形象与描述的含义。诗人不喜欢被文字单纯地约束，就像他打破风格无意设定的节拍与音顿——层层推演的节奏，他总希望把过去变成现在，把梦幻变成现实。这么说吧，诗人在重复有节奏的诗句时，正是基于创造期待的时间，而他希望通过重新创造时间来回到他所信仰的“乌托邦”王国，回归他自己内心的心灵空间。

换句话说，诗人创造的诗歌节奏就是要把那既是过去，又是未来，同时又是现在的我们化为现实——节奏伴随具体的时间一同消亡又一同复活。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以至于诗歌的节奏、形象与意义同时存在于一个紧密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中。从第二辑的《有个男人在唱歌》《陪女儿下棋》

《无名的花》《把脚放在阳光里》《日常》《凳子》《兄弟》《教父亲写诗》乃至《中年书》，我们无一不感受到诗人日常生活的欢乐、祈祷、启示与领悟——在那里，一首诗就是一个形象，一口气读下去，有些甚至不需要一个标点符号，但潮涌般推演着诗的节奏。尤其在《小镇》《床》中，我们又感受到另类的温暖与平静——来自悠然自在的心灵图景。

任何时候，诗人不是为了表达可表达之物，而是像个天真的口吃者，他在一个劲地重复着他内心的声音——纯节奏。是节奏（不是音节）奠定了他诗写的形式，又从形象中衍生出形而上的真实的人生意义，而这便是诗人的使命——他不断地触摸与锻造节奏的空间，不断地在世界、感觉与心灵之间构筑起一座桥梁——通往诗歌的桥梁。

三、根植想象

诗歌能够通过想象将梦境、环境与回忆凝聚在一起，想象是根植于梦想的诗学，同样根植于梦想的空间。严格地说，诗人是通过形式想象与物质想象来创造一个想象的空间。

诗人吴友财深谙“诗歌的抒情——根植于想象（或更确切地说是幻想）——是与神圣体的最真切的联系”。他把诗歌作为最原始的体验，而诗歌正是宗教的起源，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宗教是对原始经验的阐释”。很多时候，诗人从存在的客体里获取情感和才智，并以此获得“超验的想象力”。在《海边小店》里正是基于一次想象力的翻转意外收获人性的良善与真诚；在《梦中杀人记》同样通过想象力的升华揭示了内心深处矛盾的综合体；而《惩罚》却直接诉诸想象来道出人类的悲哀；《落叶》又何尝不是无奈说出想象窒息里悲凉的气息。

四、意象的王国

吴友财最擅长的莫过于制造意象的假象，诗人知晓诗歌中意象的现实并不讲究真实的，诗歌也并

不说明存在的事物，而是想象可能存在的事物。正如开始描述的诗歌的王国不是现实的王国，而是亚里士多德的“不可能真实”的王国。更多时候诗人是通过意象重新创造事物。在诗人的意象王国里，我们看到诸多纷繁“非此即彼”的世界，亦称之为“此和彼”或“此即彼”的世界。

正如《异乡人》所描绘的“他对每一个清醒的路人言语 / 却从不轻易把沉醉的自己叫醒”，意象转化成担心美好的事物瞬间飞逝；《在梅尔顿·莫布雷的孤独》直到他们中的其中一个 / 从这里离开后再也无法回来了，诗人跟随意象不愿停止祈祷与祝福；《刚烈的鸟》里的“在草丛里跳也在雪地里跳 / 在隐秘的地方死 / 也在面前死”，表达了对生死的大义与凛然；《走路》里的“比所有看得见路的人 / 走得都快”，陡然间诠释了底层生活的艰辛与困惑；《不堪回首》中的“井边汲水洗衣的奶奶 / 那么的瘦弱 / 回家的小路那么的长 / 淹没在一片朝霞的余晖里”，诉说面对困苦的生活依然满怀期待；《黑翅膀》的“故乡沉默寡言的小池塘边 / 目不转睛的黑翅膀 / 刻骨的 / 流淌的黑翅膀”，实则透过叠加的意象折射出诗人内心瞬间的焦虑与不安——所有这些刻画的意象，无不透析出一幕幕人世间的真实画卷。诗人乐此不疲地打造一个个属于存在或不存在、被说出或不能说出、确定或不确定乃至生与死瞬间的恍惚意象，都旨在指向时间的不确定性，正如指向生命的无常与人世间的变幻莫测。

五、诗的揭示

与所有诗人一样，吴友财追逐诗歌的永恒主题实则为了实现人的本质。通过诗的体验最终回归他个人的宗教体验，这是一种生死的跳跃，也是属于本性的改变，即回归诗人原始的本性。一旦诗的意象建立在本体之上，或者诗的语言超越了神的力量，诗人便实现了诗的揭示，最终实现对自己的揭示。



热辣澎湃武夷山

文 / 陈文波

林健康 / 摄

接受武夷山的菜，和接受武夷山的茶一样，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喝茶，大多是从绿茶喝起，西湖龙井、太湖碧螺春、黄山毛峰，均是绿茶佳茗，沸水一下去，清香就飘出来，清新甘甜，冲泡方便，往往是入门茶客的最爱。茶喝多了，口味也越重，从铁观音到冻顶乌龙再到凤凰单枞，最后，你往往会无可救药地爱上武夷岩茶。

一般人看来，武夷岩茶忒重口味了，幽幽水仙已经气象壮观了，更不用不说肉桂的冲天霸气，有些老枞水仙，酱油般的茶汤就让人望而却步。事实上，好喝的武夷岩茶，清香甘醇，变化无穷，一旦爱上，欲罢不能。

武夷山的菜也是如此。

从山水来看，武夷山的风景很精致，九曲浪漫，天游旖旎，非常小清新。没想到，菜肴却是实打实的重口味，岚谷熏鹅、星村牛头、五夫田

螺……每一道都是色彩浓烈，辣上云霄。

这就是武夷山，不管是风景还是茶，就连美食，也要热辣澎湃，却能令你沉醉其中。

武夷山的菜肴，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辣，生猛的辣，是不婉转的辣，它麻痹你的口腔，灼烧你的食道，直接冲上脑门，一吃就忘不掉。

这和肉桂一样。武夷岩茶中，肉桂的品种特征尤为明显，它香气高扬，霸气十足，初次接触岩茶的人，喝了一堆品种茶，最有印象的肯定是肉桂。

肉桂是岩茶的看家品种，武夷山人以茶待客，不是水仙就是肉桂。就如武夷山菜肴最基本的特点一样，一桌子菜，辣是基本色调，不辣的也有，但不多。

辣有很多种，肉桂也是变化多端，三坑两涧，三十六峰，每个山场的肉桂都有自己的特点，武夷山的辣也一样，搭配上不同的食材，辣就也摇曳多姿了。

岚谷熏鹅大概算是武夷山最著名的伴手礼了。鹅是闽北山区的白鹅，上了福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名牌产品。岚谷这地方，一听名字就知道是地远山水好的地方，上好的鹅肉，用茶叶、糯米加上香料的熏制，能不好吃？熏鹅是武夷山宴席上一道必上的菜，入口虽然辣，吃起来就是香，而且越辣越吃，越吃越停不了一——这是一种令人上瘾的辣。

如果把熏鹅比成牛栏坑的肉桂，回味悠长，那星村的牛头就必须得是马头岩肉桂了，山场在向阳的山涧中，此地的肉桂阳刚十足，相当霸气。

星村是在九曲的上游，本来热闹非凡，由于世界遗产保护区的划定，这里突然就变成了人迹罕至的边缘地带。建军饭店就开在去星村的路边。店非常不起眼，招牌挺大的，也很俗气，但奉献出令人终生难忘的美食。

吃牛头需要预订，我们去的那天下着雨，天有点冷。下车的时候，甚至有点瑟瑟发抖，一进小店，顿时闻到浓重的肉香，马上食指大动。牛头从预订时就开始下锅，用各种调料和药材，在柴火大灶中烹煮几个小时而成。吃牛头的过程也相当豪放，店家将整个牛头直接搬上桌子，小刀翻飞，一片片牛头肉恰到好处地被片了下来，蘸武夷山辣椒酱吃，那是相当过瘾。

武夷山基本上无菜不辣，五夫的田螺煲、黄鳝煲、泥鳅煮粉干、稻花鱼……每一道菜都辣劲十足，简单粗暴，直截了当，却让人无法忘却。

喝茶的人都知道，肉桂高香，水仙水好，尤其是老枞水仙，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枞味”，让茶客们痴迷不已。武夷山菜肴中，能类比水仙的，就得是那些原汁原味的汤汤水水了。

闽人爱喝汤，在武夷山，人们相信，汤是最好的滋补品。于是，宴席中，汤是一盆盆地上，珍贵食材加上草药，更具备了滋补功能。武夷山的汤，讲究原汁原味，没有一点辣椒的踪迹，鸡、鸭、蛇等



等，直接清炖，回味甘甜，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除了水仙、肉桂两大看家茶外，知名的还有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水金龟等四大名枞，除此之外，还有一堆的品种茶，被称为奇种，有雀舌、百瑞香、半天妖、金钥匙、黄观音等一百多种。

这些奇种，往往产量不多，能够遇见，已是幸运。武夷山的餐桌上，也有一些这样类似的佳肴，遇见了，就算是有口福。

猫爪菇，是一种难得的山珍，形似珊瑚，长在岩石缝中，人工难以培植，焯水后用辣椒爆炒，口感爽脆；红菇，唯有深山中才有的山珍，用来炖汤，只需三四朵，就能炖出一锅鲜美的好汤；其他如茶树菇、椴木菇、梨菇、铁皮菇等等，都是不可错过的佳品。

笋是武夷山一大特产，而武夷山人也把笋做出了百般花样，在上梅乡，春笋吃法也是丰富多样，光是祖辈流传下来的烹饪方法就有一二十种。除了春笋，武夷山的冬笋、苦笋、笋干均是美味，游武夷山，吃各种笋宴，也是一次发现之旅。

值得被发现的，还有武夷山的各种小吃，比如紫溪粉和越南粉。很多人都以为紫溪粉是闽北小吃，其实是一碗烙着江西属性的米粉。从江西铅山紫溪镇走到福建，也受到了广泛的喜爱。今天，人们不分闽赣，福建的精神，海纳百川，此言不虚。

妙笔出华章 醉墨达古意

文 / 林耀琼

书法是一门古老的汉字书写艺术，也是一门具有抽象性和抒情性的造型艺术。自汉末、魏晋南北朝、唐代乃至北宋以来，书家们的取法渠道有三：一通向古人，二通向心灵，三通向造化。正如张璪所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方希先生近四十年笔耕不辍、钟情翰墨，深谙“寓新意于传统，寄妙理于法度”，在书坛取得不俗的成绩。

20世纪80年代，方希拜以行书见长的河南名家现中书协副主席宋华平先生为师。在宋华平老师悉心指导下，从“宋四家”苏、黄、米、蔡的经典作品入手临帖，着重于行书的笔法、结构、章法、墨法、意韵等诸元素，进行系统性的训练。同时将明清如傅山、王铎等书法格调融入自己的书法创作中。功夫不负有心人，方希笔下的书法线条：神、气、骨、血、肉五者俱臻，其行书结构修短合度，点画轻重协调，线条阴阳得宜、刚柔互济，“形、神、意”三者相克相生，互补充盈。他的行书条幅入选第七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并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成功的喜悦并没有给方希带来快感，反而让他感到任重道远，涉足于更宽阔的原野，攀登于更高的山峰。或许方希是一名体校教练，职业的习惯让他的血液里充满着冲动和激情，总有一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开张之势，他选择了从行书到草书的华丽转身，而草书正好符合了此性情。如何从草书中寻找到自己的创作方向并把握自己的书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方希一直尝试以当下的流行书风去寻找自己的突破点，却始终无法在整体的章法中展现作品气息。正如庄子云：“技近乎道。”技是技巧，而道是里，是内隐到我们的感官无法感受的，其小到一粒尘埃，大到充盈于天地

间。技和道之间的链接只有靠书家的感知、感悟、推理、分析、判断、整合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大道至简，大象无形，其道修远，竟让方希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上下求索。还好方希有一颗对书法的赤诚和敬畏之心，“无注其速成，无渗于势利”，有甘坐冷板凳的心理素质和思想准备。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云：“若所见博，所临多，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尽得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久之，变化纵横自有成效。”这段话用在方希书法探索经历上再合适不过了。当他临习怀素小草《千字文》时，仿佛醍醐灌顶：此帖一改怀素以往的纵横捭阖、狂放不羁的书风，无论其文字姿态的轻重缓急、墨色的枯湿浓淡，线条变化丰富多彩，笔致却沉稳含蓄，每一笔都严格遵循章法和法度，没有任何的狂怪之形，中正平和，平淡娴雅，与自己本真的气息相吻合。其间从孙过庭《书谱》、张旭、怀素的大草，再到同一时期日本书家“三笔”“三迹”的墨色变化的研究和探索中，那种“松风流水天然润，抱得琴来不用弹”的道法自然风格正是自己追求的方向。凭借多年的书法创作经验，方希已悟出“世间无物非草书”之理。原来世间万物皆可化为符号、线条和意象，通过自己对万物的领悟、意会，将其简单地提炼而转化到抽象，并用草书的笔墨形象在创作中展现出来。从此，方希的草书创作开始成熟，以篆籀的笔法入草，圆转流畅如行云流水，天骄流美的线条，交互牵掣的点画，古拙的字迹间，可谓“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蕴含着作者精神境界和文化深度的篆籀气。参加各种展览作品皆以草书为主，确立起草书见长的书家形象。

福建文艺家风采



◎ 陈丽宇

陈丽宇，女，民盟福建省委委员。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剧（尹派）”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越剧表演专业本科，文学学士，现就读于中国戏曲学院第七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师承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非遗传承人尹小芳。

主演剧目《团圆之后》《烟波迷月》《狮吼新传》《红楼梦》《张羽煮海》《柳梦梅》《盘妻索妻》《沙漠王子》《何文秀》《海丝情缘》等。

多次荣获福建省百花文艺奖、省艺术节、省中青年演员比赛、水仙花戏剧奖比赛等省内各类奖项；曾获中国文联“文艺出新人”大奖赛戏曲组“全国十佳”；首届“CCTV·越女争锋”全国越剧青年演员挑战赛“十佳金奖”、荣获“新时期越剧十姐妹”称号；2019年以《团圆之后》中施佾生一角荣获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福建文艺家风采

方希，民盟盟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政协书画院特聘书法家，福州市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

书法作品获福州市第五届百花奖书法一等奖、福建省首届书法兰亭奖获三等奖、福建省第三届书法篆刻展三等奖。曾参加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展，第七届福建省艺术节书法展等展览。



◎ 方 希

